

中國邊政

第五十六期

目 錄

論	著	評書	介譯	重要文獻
向反共復國建國的大道邁進……………	宋念慈			
海外蒙藏同胞組團回國參加十月慶典活動……………	振			
有關尼布楚條約的簽訂……………	周祉元			
成吉思汗傳譯者序……………	史耀古			
揮淚話尺子先生週忌……………	蔡懋棠			
北部邊疆民族發展之演變史略……………	沈咸恒			
評介「蒙古逸史」……………	學	學		
評介史譯「成吉思汗傳」……………		岩村忍		
元典章之判例法探索(四)……………		蔡懋棠		
西域塵談……………		宋念慈		
蔣主席在國民黨十一全大會政治報告全文……………				
反共復國行動綱領……………				
中國國民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十二月出版

向反共復國建國的大道邁進

宋念慈

蔣總裁崩逝一年有半，中國國民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十一月十二日在台北陽明山召開，於十八日圓滿閉幕。這是一次承先啟後、深具意義的大會。這次會議召開於我十大建設正蓬勃發展，創造輝煌成果，大陸匪幫面臨崩潰亟待光復之際，無疑這是一個具有決定性、戰鬥性、建設性和號召性的重要會議。

國父畢生從事國民革命，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曾說「余之從事革命，建主義以為標的，定方略以為歷程，集畢生精力以赴之，百折不撓，求天下之仁人志士，同趨於一主義之下一同致力，於是有立黨」。與中會和同盟會便在這一大目標之下，推翻了專制，建立了民國。

蔣總裁於繼承國父領導國民革命，完成北伐，統一全國，從事建設之際，突遭日寇侵略及共匪倡亂，致使我民族復興大業遭受摧殘。我政府中樞於遷台之後，幸賴總裁睿智之領導，二十餘年間，已使我國在國際政治上，立定腳根，在文化經濟建設上蔚為開發中國家之楷模，而無堅不摧，無敵不克之國民革命軍的訓練，更成為反共復國之保證。

我們復國建國的工作，凡屬國民自皆責無旁貸，然中國國民黨黨員，自更應踴躍奮發，為民前鋒，不惜赴湯蹈火，以竟革命全功。因此，此次大會之重要使命自當根據蔣主席所提示之「黨的當前任務，時代化政策的意義，黨務革新、建設與復國、提振黨員的革命精神」等問題，加以檢討研究。因為鞏固復興基地，充實三民主義模範省的建設，還是當前一切工作的根本，單是黨員明瞭並從事建設還不夠，還要使海內同胞一條心，加強宣傳，強化組織，使大家一致參加討毛救國聯合陣綫，摧毀匪偽政權。

毫無疑義國民黨是個革命政黨，但是要使主義的實行不但不違背國家民族精神文化的原則，尤其要合乎時代的要求與民眾的願望。則這個政黨便必須是革命而民主的。因為革命而不民主，乃違反人性與時代，民主而不革命，斷不足以適應這個大時代的變局。

中國國民黨偏處此一基地二十餘年，雖在政府建設上卓有成就，然處於安定局面之下日久，難免暮氣遂之而生，因之，革新黨的結構，必須建立一個黨與黨員無論在歷史、生命和事業的成就上，都是整體而不可分的關係。

不僅如此，黨員處在當前的環境中，不僅要在精神上、學術上、思想上力求進步，並且還要有後來居上的雄心壯志，時時研究，不斷發展，人人精神貫注，人人立志雪耻，有健全的組織，完備的計劃，冒險犯難，發揮革命大無畏的精神，反共復國大業，纔能有成功的希望。

大會就本着這番精神，在七日之間作了徹底的檢討研究和選舉，使黨的精神、組織、氣氛、工作方面、工作綱領，都獲得了最佳的表現與妥善的安排。尤其對當前時局有極為明確透關的認識與分析，使中國國民黨嚴正的立場、積極進取的精神與光明正大的態度，昭示於天下，使共匪及若干無聊政客，乃至糊塗愚蠢的姑息份子的欺人把戲，再無法施展與遁形。

蔣主席在其政治報告中，曾明確地指出共匪的兩種障眼法，一種是說美俄兩國最後非打一場核子戰爭不可，所以使美國一方面既要和蘇俄搞「和解」，一方面又希望「聯匪制俄」，顯然這正是陷美國於匪俄、美俄，重重矛盾蔽障之中，也就是在為美國種下危機禍根。另一種是說俄共、匪共，兩大人類蠢賊，早已陳兵邊境，最後是非演變成為射擊戰不可的。實在這只是共匪要利用這樣的一種姿勢，來一方面投美國「聯匪制俄」之所好，一方面又挾美國以自重，以恫嚇蘇俄。而等到美俄兩敗俱傷之時，共匪便採取最惡毒的陰謀詭計，來對付它所想埋葬的「美帝」。

共匪另一個主要着眼點，就是想借刀殺人，假美國之手，來削弱我們中華民國的力量，孤立我們的國際關係。也就是要迫使美國自己去破壞其集體的安安全體系，自己破壞其自由國家間對美國自由正義的信賴，自己去破壞美國最後的安全保障，讓你自己搞得「天下大亂」。這就是共匪近程的「既聯合又鬥爭」統戰的手法和謀略。

這種深入淺出的精闢分析，對美國來說，可說是金玉良言。

共匪於不斷實施砲戰，及所謂「回師」「認同」等統戰陰謀詭計，仍不獲逞之餘，復經常透過其外國走狗散布和談的煙幕謠言，陰圖鬆弛瓦解我民心士氣。對此，蔣主席在報告中鄭重指出：「不論共匪反覆掙鬥出來的頭目是誰，我們認定任何第一號共匪頭目，就是我們的第一號敵人，除開陣前槍彈的接觸，絕對沒有另外的接觸。」

不論將來自由世界關係如何變化，我們一定堅守民主陣容，堅持自己的革命人格，絕對不和共產集團搞任何權術的、瓜葛的關係！

我們堅決反對國際上任何違背我國國家政策的「安排」，我們絕不會在所謂「善意」與所謂「保證」之下苟安喘息，我們自始至終，堅持我們光復大陸國土的使命和勇氣，不達目的，決不終止！

他對我們國策的立場，闡釋得無比透徹，足可消滅一切謠言幻想。至於他對大陸同胞的呼喚，則尤為切實而親切，他說：

「我們保證，光復大陸任何一省一縣包括邊疆各地，立即廢除共匪思想的

、政治的、經濟的一切控制、壓榨、和恐怖、迫害——

現耕的土地，不歸還原地主，並廢除匪的所謂「公有制」；「人民公社」的土地，按實際耕作人來分配，這土地就是現耕農的財產。現住的房屋，不歸還原屋主，房屋也不再是「公有制」，所有住戶，就是這房屋的所有人。

現在工作的工廠，不歸還原廠主，匪的所謂「國營工廠」除有獨佔性的，不得不由國家經營，但仍照顧勞工權益外；其餘工廠都由民營，並由正在工作的勞工，合理分配股權。「公私合營」的工廠，也比照辦理。使工廠勞工擁有一份所有權。

凡是被共匪「下放」「勞改」「整肅」到邊疆，到集中營的民衆和共幹，一律依各自的志願，從何處來，回何處去，並沿途給予照料，妥善安置。

更明白些說，本黨一貫的主張，是「資源歸大眾所有，建設歸大眾所享」。也就是任何人都處理自己財產的自由，都有選擇自己工作的自由，都有接受教育不被歧視的自由，都有和家人聚居不被分散的自由，……也就是任何人都享有中華民國憲法上的一切自由。

這不是空言，而是本黨對大家莊嚴的保證，這不止是召喚，而是本黨對大家披肝瀝膽的赤忱，和對革命復國大業負責的誓約。

蔣主席對中國國民黨的反共復國方針，和對大陸同胞的召喚，根據上文所引，大體已甚明瞭，但大會經多日研究，在宣言中，更有較詳細之保證：

①對大陸上所有反共的人士與集團，不問其過去立場為何，一律承認並尊重其合法的權利地位，更當給予一切可能的有效支援，對於在反共鬥爭中犧牲的志士，當比照國軍將士，從優表彰撫卹，並照顧其家屬生活。

②在適當時機，我們本「國是決之於公，政權歸之於全民」的原則，共商國家的重建問題，共同致力國家的和平建設。

③本黨為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奮鬥八十餘年，以實現民族主義為首要目標。我們在剷除大陸匪共過程中，決不容許任何外國干涉阻撓，如果中國的領土受到侵犯，主權受到損害，我們必堅決為維護國家民族獨立自由而奮鬥到底。

④大陸光復時，對共黨份子除元凶首魁外，一律不殺、不鬥、不究既往，並且立功受獎；但為根絕民族的災禍與人民的苦難，共產黨制度必須徹底剷除。

⑤大陸光復時，釋放所有獄囚，解散勞改場所，取消階級成分與政治歧視；取消對人民擇業、婚姻、遷徙、旅行、信教等一切管制；恢復法律秩序，維護個人的人格尊嚴，保障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⑥解除匪共對知識份子的一切歧視與束縛，恢復被下放青少年的自由，並輔導其升學就業。輔導退、復、殘「軍人」就醫、就養、就業、就學。

⑦大陸光復後，加強邊疆經濟建設，扶助少數民族，俾獲充分發展；尊重其文化、語文、宗教與習俗，並實施高度的自治制度。

我們不必再看全文，祇就上舉諸端，即已可知這是一場弔民伐罪，以仁制

暴的戰爭，相信當國軍西征登陸大陸之日，大陸同胞必群起響應，箚食盡漿以迎王師，共匪之滅亡實指日可待。

綜合此次大會各種文件，可謂將「中華民國憲法所制定的國體，反共復國的總目標，伸張國際正義維護世界和平的志事，以及不與共匪妥協的立場」，表露無遺，其中總的奮鬥目標，主要為國家統一、政治民主、與經濟自由三項，而尤使邊疆各族同胞深感興奮與欣慰者，厥為大會時時顧到邊疆人民之疾苦，處處在為廢除中共在邊疆所實行的暴政為重要目標，如上述大會宣言三之④，暨「反共復國行動綱領」行動要領之③「廢除中共強加於邊疆民族的暴政，保障邊疆民族的應有權利，尊重其宗教信仰與生活方式。大陸光復後，本民族平等之原則，依其意願，制定其自治制度，扶助其高度發展」。又有關邊疆民族應有的權利，本為憲法之所規定，然現已全為共匪所剝奪，此等被剝奪被壓迫情形，全國國民所遭遇者，初無二致，惟邊疆民族信仰宗教特篤，故對共匪之剝奪宗教信仰之自由，實深惡痛絕，是以多年以來，蒙藏新疆各族武裝起義，風起雲湧，為共匪最感頭痛、最難受理之事。今中國國民黨所懸之目標，既正適合邊疆民族之願望，則今後在反共復國之行動上，邊疆民族必能與政府齊一步驟，互相呼應。

吾人深信反共大業，非一蹴可幾，反共戰爭亦決非一族一人之事，古人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深盼全國同胞，處此偉大時代，不分種族，不分省區，精誠團結，人人「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以無比堅定的行動來粉碎敵人一切離間分化、滲透顛覆的陰謀，以無比勇敢的奮鬥精神，來爭取共同的勝利，則殘民以逞的萬惡共匪政權，無不滅亡之理。

所以在此時此地，我們各族民衆，唯有一心一德，聽從國民黨的號召，聽從政府的指揮，齊心戮力，作好當前本位工作。共匪暴政收平之後，黨和政府一定會隨國民的意願，建設一個平等、和諧、以仁愛代替仇恨，以互助代替鬥爭，維護倫常關係，保障家庭制度，恢復思想、言論、信仰、學術自由的開放社會。

以上是我們相信國民黨十一全大會所立下的莊嚴諾言，必將盡力付諸實施，但同時我們也殷盼檢討與改進同時進行，不使大會的檢討研究，等於虛擲，不使大會的宣言決定徒成為歷史上的文獻或具文，那還有待於黨政當局的積極努力、劍及履及的精神，揆諸蔣主席勇敢踏實、親民愛民的作風，必能把握任何良機，為國家民族開創新運。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海內外苦恨共產暴政的八億中國人民，和全世界愛好自由、反極權、反暴政的國家民族，莫不對中國國民黨和中華民國政府，寄予厚望。我們在此謹殷殷祝望中華民國在中國國民黨領導下，早日摧毀匪偽政權，重使斯民出於水火，而登於衽席之上。尤望我海內外愛國同胞！一致並肩攜手，齊一步驟，向反共復國建國的大道邁進！

海外蒙藏同胞組團回國參加十月慶典活動

振德

今年光輝燦爛的十月，旅居於歐美各地的蒙古同胞和西藏同胞，早在幾個月以前就開始與國內連繫，要求回國參加各項慶典活動，所以今年回國的人數比往年較多，其中來自美國、法國和西德的蒙胞代表有十八人，來自美國、加拿大和瑞士的藏胞有八人，合計二十六人，他們從十月三日開始由海外各地陸續抵台，迄十月九日全部到齊，並向「回國僑胞接待服務處」辦妥報到等手續，分別下榻於中央大飯店及華國大飯店。



蒙藏兩團團長抵達松山機場時，蒙委會委員長親臨貴賓室接待。談話：石起：賴格達吉活佛、色德巴團長、蒙委會委員長垂言、薩迦吉達爾達團員吳欽、達爾達團員吳鵬。

蒙胞代表回國致敬團係由團長色德巴博士副團長諾仁先生所率領，團員名單為：雅瑪巴山先生、道爾濟先生、博林先生、布爾滿濟特先生、依凡

朝克先生、吳罕台先生、鄂奇爾先生、嘎布拉爾先生、軍楞先生、桑吉先生、宮姆嘉女士、福羅莎女士、喀薩潤女士、微拉女士、麗莎女士和莫哈娜女士。他們之中具有博士學位和碩士學位者各有二人，其餘都是大學，或專科學校畢業。他們現在的職業有律師、大學教授、建築師、總經理、設計師、製藥公司主任、行政管理員、護士、化學師等，還有一位是剛從西德陸軍服役期滿退伍的中尉軍官。藏胞回國致敬團係由旅美西藏佛教薩迦派教主薩迦吉達爾達欽團長所率領，該團團員在僑居地的職業，有大學教授、喇嘛、商人、護士和藥劑師。

蒙藏同胞回國致敬團在台灣停留近一個月期間，除再三聲稱堅決擁護政府反攻復國政策，確信唯有消滅大陸上共產匪偽政權，重建三民主義的新中國，才能使大陸上全體人民獲得自由和幸福外，並對國內之革新、建設，社會安定、繁榮等各項成就，備極讚揚；他們並且明白表示，將在海外各僑居地，盡一切力量支持政府，願意為政府效力。茲將上述兩團在台期間參加之重要活動分述於后：

蒙藏兩團聯合招待記者，堅決擁護政府支持國策

十月八日上午十時，蒙藏兩團全體團員在行政院新聞局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會議由丁懋時局長主持，首先請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崔垂言先生介紹兩團團長、副團長及所有團員與記者見面，接着崔委員長致介紹詞說：「旅美、旅歐的蒙古同胞，都是出生入死的反共鬥士，他們具有鋼鐵一般的意志，要把共產制度，從現實世界中徹底摧毀，要把共產思想從人類觀念中徹底的剷除。他們熱愛祖國，國家處境愈困難，他們在海外反共愛國的行動愈是積極。前幾年國際姑息逆流高漲，由歐美波及亞洲，他們曾選派代表回國，參加全世界蒙胞反共愛國會議，會後返回僑居地，即根據所通過的全世界蒙胞現階段反共愛國行動綱領，展開各項工作。嗣後又於民國六十三年在美京華盛頓召開全蒙反共會議，議決支持祖國反共國策，誓為政府後盾。他們看到政府在幾年之間展佈旋乾轉坤的措施，開創否極泰來的機運，尤為興奮，所以除歷次熱烈選舉代表回國參加慶典活動外，今年更加入幾位年青代表組團來台，以示隆重。」

「旅居世界各地九萬多西藏同胞，大都是親身經歷過共匪暴政浩劫，輾轉離開西藏的。他們對共匪的罪惡，體認極深，因而，反共的意志極為堅強。近年來每逢十月慶典，他們都會組團回國，自從姑息戾氣瀰漫世界後，他們更深切了解：

現在全世界上徹底反共的，唯有我中華民國；西藏同胞未來的命運和全國所有同胞未來的命運一樣，完全繫於我們政府反共復國的前途，唯有進一步加強團結，舉國一致，集中力量，在政府英明領導之下，努力奮鬥，才能掃蕩陰霾，呈現光明。所以今年的回國致敬團的西藏同胞，大都是民國四十八年三月拉薩反共抗暴運動的英勇鬥士……。」



一之會待招者記行舉合聯團兩藏蒙
德色長團胞蒙、長局時燃丁（詞致立起）長員委崔：起左
。鵬化員委吳、巴

鏡者，有合作投資共同開發者，在在說明了我國家欣欣向榮得道多助的事實。大陸匪區自毛酋斃命後，內部奪權鬥爭，迅即到處發生，民衆益形痛苦。蔣主席於此時發表了告大陸同胞書，號召奮起摧毀共匪暴政，當是一種最適切的措施，相信大陸同胞必能掌握此一重大變化的關鍵時刻，爲爭自由爭生存爭幸福而徹底消滅「毛體制」偽政權，爲重建民族獨立、民權平等、民生樂利的三民主



。二之會待招者記行舉合聯團兩藏蒙

蒙胞代表團團長色德巴博士緊接着發表談話，他說：「我們是歐美各地的蒙古族，很興奮的回來參加今年的雙十國慶大典。我們雖然是各國的不同地區、不同社團產生的代表，但是我們反對共產極權擁護自由祖國的決心却是堅定一致的，我們確認唯有消滅中國大陸匪偽政權，重建三民主義的新中國，才能使大陸上全體人民獲得自由和幸福。近一年來復興基地的台灣，爲實踐總統蔣公遺志，寶島軍民在中國國民黨蔣主席領導之下，革新又革新，建設再建設，使社會安定繁榮，民衆安居樂業，國家聲譽日隆，備受國際讚揚，經濟發展快速，深獲各方重視，以致歐美國家工商界代表紛紛來華，有考察實況用示借

義社會而努力。我們旅居海外的蒙古族，對於反攻復國前途，一直抱有最樂觀的信心，同時也願意隨時貢獻我們的智慧和力量，爲光復大陸河山而效命，堅決追隨政府齊向既定的目標勇往邁進。」
其後藏胞回國致敬團團長薩迦吉達爾達欽教主也起立致詞，他說：「我們一行八人，分別來自美國、加拿大和瑞士等地，專程回國參加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國慶大典，能够在這裏和國內同胞見面，感到無比的愉快。自由祖國近年來在國際政治、經濟橫逆衝擊之下，無畏無懼，愈挫愈奮，貫徹全面革新，推行十項建設，經濟更穩定，政治更民主，使國際社會對我們的潛力，重作一番確

認，海外藏胞聞之無限興奮。我們此次回國將見到更多的進步情況，願意把目睹的一切，廣泛地介紹給海外藏胞知道，加強他們反共的信念。反觀共匪自竊據大陸以來，倒行逆施，天怒人怨，已步入分崩離析的絕境。毛匪澤東惡貫滿盈，冥伏天誅，我們光復大陸重整家園的時機已經來臨，所以我們在海外僑居地，私人的事務不論如何忙迫，也要暫時放下，回國來參加光輝燦爛的雙十慶典。目前海外藏胞總數約九萬人，大部份都是民國四十八年拉薩反共抗暴後，離鄉背井，輾轉逃到僑居地的，他們親身經歷共產暴政的浩劫，洞悉共匪猙獰的面目，所以反共的立場都非常堅定。我們認為西藏同胞的未來命運，與中華民國政府的反共前途，休戚相關，希望繼續加強海內外各族同胞反共大團結，共同奮鬥，達成反攻大陸、收復河山、摧毀匪偽政權的目標。

十月八日下午六時三十分，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特在三軍軍官俱樂部以節約晚餐款待蒙藏兩團全體團員，餐會簡軍隆重，邀有蒙藏籍中央民意代表及年長同鄉多人參加，餐會進行中崔委員長、蒙團色德巴團長、藏團薩迦吉達爾達欽團長及白雲梯老先生曾先後發表談話，一致主張加強國內外蒙藏同胞之團結工作，同為復興中華而努力。晚餐於九時許在一片異常融洽之氣氛中結束，賓主盡歡而散。

十月九日上午九時兩團全體團員搭乘專車到達圓山忠烈祠，向革命先烈暨國軍陣亡將士獻花致敬，行禮完畢後隨即乘坐原車到達國父紀念館向國父銅像獻花致敬。下午三時到達中泰賓館，參加僑務委員會舉行之歡迎全體僑團茶會，迄五時許完畢，搭車返回旅社。

參加國慶紀念大會及赴南部參觀

十月十日是晴空萬里陽光普照的好天氣，兩團團員在早晨六點左右即已全部起身，大家興高采烈地在旅社樓下匆匆用完早餐就準備登車出發，八時四十分兩團人員已到達總統府前廣場，就坐後不久，各學校、機關、團體的樂隊和遊行隊伍也紛紛到來。九時四十分，吹奏起勝利號角，同時直昇機由北向南運動，通過景福門上空，散發標語，接着由「雙十作業」隊伍，以特定動作向定位運動，由三軍樂隊配合齊唱「團結力量大」。「忠誠作業」隊伍緊接着齊唱「我愛中華」，以特定動作進入定位。九時五十七分，輕航空隊由北向南通過會場上空，施放五彩煙雲。在此期間，全體團員以及其他參加人士不斷鼓掌，頻頻讚美。九時五十八分國慶紀念大會程序開始，至施放汽球、和平鴿、高空標語後，壯大的人車混合縱隊即陸續井然有序的通過主席台，部份首次回國致敬的蒙藏青年同胞，在一小時左右的遊行過程中，對國內政治建設、經濟發展、軍事強大、教育普及已有深刻之了解，尤其對十大建設的花車遊行，認為極有時代意義。下午二時三十分步行到中興大橋參觀國軍戰技表演，表演課目計有：一、直昇機空中分別。二、交叉噴煙。三、獻機投傳單。四、定點空投沙包。

五、高速低空通過與鑽升。六、翔龍凱歌。七、長風萬里。八、怒海蛟騰。九、直搗黃龍。十、四海歸心。十一、高空跳傘。十二、高空噴字。十三、特技表演。有幾位從歐洲回來的團員曾坦白表示，他們絕沒有想到我國空軍的戰鬥技能，會如此卓越高超，他們認為我國國軍的戰技，與世界上第一流強國比較，毫不遜色。

十月十一日上午十時乘專車到達陽明山，參加嚴總統伉儷舉行之歡迎茶會。下午三時二十分赴台北賓館參加中央委員會海外工作會舉行之歡迎茶會，茶會由陳主任裕清主持。

十月十二日上午七時四十分離開旅館乘車前往桃園大溪，於九時許到達慈湖恭謁總統蔣公陵寢。下午三時三十分應邀赴台北賓館參加大陸災胞救濟總會之歡迎茶會，茶會由谷理事長正綱主持。

十月十三日開始南下參觀，莒光號列車係於八時三十分離開台北，下午四點多鐘駛抵高雄，兩團人員全部住宿於澄清湖畔的圓山大飯店。

十月十四日上午八時卅分至十一時卅分參觀鳳山陸軍基地，演習課目為：



。員團體全團兩藏蒙待招餐晚約節以長員委崔
士女拉薇國法、生先楞策國德、士女莎羅國美：起右
。姐小娜哈莫國美、姐小瑪爾諾媛令生先爾奇鄂國美

一、軍禮歡迎。二、直昇機演練。(內含烟幕試放、空中分列、裝備吊掛、標語飛行等項)三、官校學生地面分列式。四、鼓號操練。五、戰技表演(內含功力表演、墊上運動項目)。六、儀隊、樂隊操練。七、高空跳傘。八、軍禮歡送。下午一時卅分乘車前往中國造船廠及中國鋼鐵廠參觀，三時卅分由中鋼廠前往澄清湖遊覽，晚六時卅分參加高雄市政府在鄉雲居舉行之歡迎晚宴。

十月十五日上午乘專車赴岡山參觀空軍基地，其演習課目如下：一、軍禮歡迎。二、空軍幼校鼓號樂隊表演。三、直昇機救生演練。四、各機種編隊飛行通過受禮台致敬。五、機群編隊對地面目標炸射。六、空軍雷虎小組特技演練。七、空軍裝備展覽。八、軍禮歡送。中午十二時車抵台南市，先至延平郡王祠向延平郡王遺像獻花致敬，然後由台南市政府派員引導至午宴地點，參加台南市政府舉行之歡迎午餐，餐畢在市府安排下遊覽台南市各處名勝古蹟。晚間返回高雄市區遊覽及購買物品。

十月十六日上午前往海軍陸戰隊基地參觀，演練項目有：一、儀隊操練。二、蛙人操練。三、莒拳道。四、加強步兵連登陸突擊演練。中午十二時到達高雄火車站，搭乘十二時四十分莒光號列車北返，於七時左右安抵台北，當即返回旅社休息。

兩團團員們在南部停留三天期間，雖然在火傘高張之下，按照安排的項目，一一前往參觀，大家都感覺很熱也頗為疲累，但是，大家都非常興奮愉快，有幾次坐在行駛於郊外田野之間的遊覽車上，輪流傳遞麥克風，唱着蒙古和西藏名謠，同時還有人用蒙語和藏語說笑話，所以，常在歌聲、笑聲中不知不覺的到達參觀地點或回到了旅社。有一位旅居法國的蒙胞薇拉女士，她表示沒有隨身攜帶一部錄音機而後悔不已，她說，否則就可以將這些親切可愛的歌聲和笑聲帶回僑居地去與家人共享了。筆者也深深感覺這些蒙藏名謠非常珍貴，奈何無法把這些歌謠錄製保存起來。

十月十七日是星期天，一部份團員因為假期快已用完，即將離台，所以連袂到台北市區逛街、購物、吃小館子，當他們回到旅館時，每人都買了很多大包小包的東西，其中以綢緞、衣服較多，其次為手錶、收音機、花瓶、古畫、宮燈、綉花拖鞋、食品、甚至電鍋、蒸籠等，樣樣俱有，據說價錢都比僑居地便宜得多，所以要帶回去。

立法院邊政委員會以茶會接待蒙藏兩團

立法院邊政委員會於十月十八日下午三時，在院內第八會議室舉行茶會，歡迎回國致敬之蒙藏兩團全體團員。茶會由吳召集委員雲鵬主持。到會人員，除兩團團員，邊政委員會全體委員與院內其他委員有關委員職員之外，尚有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崔垂言先生、蒙籍國大代表劉廉克先生與監察委員王枕華先生等七十餘人。



立法院邊政委員會舉行茶會接待海外蒙藏同胞回國致敬團
右起：蒙藏團團長、召集委員雲鵬、白委員大誠、蒙胞色德巴團長、劉廉克先生。

茶會開始，首由吳召集委員致歡迎詞如下：「首先，本人代表本會同仁，向遠從海外歸國的蒙藏同胞代表們，深致欽佩與感謝。因為各位遠在異國，二十多年來，為祖國的反共復國大業提供，卓越的貢獻。本年在國際形勢日趨光明，祖國國運呈現新機，雙十國慶前後，各位先生組團回國致敬，對於祖國，又一次表達了各位熱愛祖國的心意。使我們國內朝野各方，在奮勉進步中，又一次獲得最大的鼓勵。」立法院邊政委員會和行政院蒙藏委員會，是兩院分別主管邊政立法和蒙藏政務的兩大部門。因此，邊政委員會今天的茶會，雖然非常簡單，但所代表的意義，却極為深遠。本委員會藉這個簡單茶會，來慰問各位回國代表的辛勞，並交換有關溝通海內外蒙藏同胞意見，共同致力反共復國的奮鬥，希望各位不吝指教。」自七十年代和解放政策實施以來，國際形勢發生了劇烈變化。亞洲首當其衝，印支三邦淪陷後，備受共黨侵略顛覆的威脅。我們的國家，在強有力的政府領導下，堅持不變的國策，為反共大業繼續戰鬥，贏得自由國家的重視，成為太平洋上反共的重鎮。與我們中華民國外交關係最密切的友邦美國，雖然實施錯誤的對匪關係正常化軍略，企圖聯匪制俄，

但是，由於亞洲赤禍的擴張，最近也提高警覺，大為修正了亞洲政策的幅度。下屆總統候選人福特和卡特兩位先生的言論以及兩黨政綱都大同小異，一致表示在與匪交往期間，絕不犧牲我中華民國的權益和友誼。我們一貫反對美國此一與匪正常化的政策，在美國政策正在轉變期間，希望各位先生發揮影響力，促使美國此一行動，斷然停止，將共匪孤立我國的幻想，完全粉碎。」「當今天各位在國內歡度光輝的國慶佳節時，大陸共匪發生空前的巨變。華匪國鋒將文革派頭目江青等閃電逮捕，使大陸共匪領導中心分裂潰亂，陷入了搖搖欲墜的命運。這是我們中興復國的大好良機，我中華民國則全國軍民遵循 蔣總統遺訓，在 嚴總統和蔣主席領導下，正掌握時機，協力奮鬥，隨時發動支援，促使中共早日崩潰滅亡，加速勝利的到來。希望今年聚會之後，在最近的將來，在我們的首都南京，我們再度聚首，舉行更有意義的慶祝盛會！」

接着蒙胞代表回國致敬團團長色德巴與道爾濟代表暨藏胞致敬團團長薩迦吉達爾達欽分別發表意見：

色德巴團長說：我們旅居海外的許多蒙古同胞，過流浪生活，已足足達五十六年時間。自一九四九年起，我們許多流浪同胞乃至被共產奴役的許多地區，就一直寄望於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視為自由燈塔。因為中華民國政府曾經有一位英明偉大的反共領袖 蔣總統。他老人家非但是一位偉大的領袖，而且是絕不會與共產黨妥協，會一直坚持到共產消滅為止。我們旅居海外的蒙古同胞，儘管人數不多，力量不大；但是一致願意追隨偉大的 蔣總統所曾堅強領導的政府反共到底。過去羅馬帝國，有個很殘暴的暴君，今天大陸上的毛共匪幫，其殘暴更有過之而無不及，互相殘殺，並消滅善良百姓。不過他們的自相殘殺與互相鬥爭，正給予我們以反攻大陸的最佳機會。只要我們海內外同胞緊密的團結起來，深信一定可以消滅共匪偽政權，返回我們的故鄉家園。過去的逆風，是對魔鬼——共產匪徒有利，但現在的順風，却對於實行王道的中華民國有利，我們的光明前途，已是現在眼前了。現在我要請一位反共意志最堅強的朋友道爾濟先生向大家說幾句話。

道爾濟先生說：「我們在中華民國建國六十五周年紀念之時，回到自由祖國——台灣，參加雙十慶典，看到各方面的進步繁榮，我們國家有這樣的成就，內心非常敬佩！以我數十年的反共經驗，以及所經歷的種種慘痛教訓，非常了解共產匪徒的殘暴！我與色德巴團長併肩對共黨作戰達五十七年之久，和他有同樣的感受。」「一九四一年，蘇俄史達林當政之後，對居住在烏特卡地區的蒙胞，用盡各種殘暴迫害方法，殘殺數以萬計，這是鐵的事實！共產黨派滅人性，要廢除各種宗教的存在，要所有人民信仰共產主義，接受共產黨的統治，這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我們為了維護信仰自由，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奮不顧身的與共產黨鬥爭，共產黨把我們許多同胞送到西伯利亞集中營去。在此同時，所幸我們中國有一位偉大人物 國父孫中山先生，創造了三民主義，

是主張民有民治民享，為人類謀幸福的主義，也正是對抗邪惡的主義。」「我們政府播遷台灣，二十七年來，全力實行三民主義，老百姓生活大為改善。在民族、民權、民生各方面，都有顯著的成就。」「近年來，因共產勢力擴張，民主集團在鬥爭中，產生一種和解邪說，如同催眠術似的，使一般人昏昏欲睡，真假不分。對於自由世界，發生不利影響。我們行政院蔣院長於今年二月間在立法院作施政報告時說：今天自由世界有一個很大危機，對於政治、經濟等各方面，都受極大影響，就是很多國家，不知什麼是和解政策。只知閉關自守，就是中了共產黨徒和解催眠術的毒。因此蔣院長特提醒自由民主的反共國家政治領袖及人民，必須覺悟這種錯誤觀念及迷惑思想。必須共同團結，揭穿共黨匪徒的陰謀，這才是唯一自救的方法。我相信蔣院長這一番話，不但在座的各位先生均有此同感，同時我們也有責任，把此寶貴談話，告訴我們所有親友，必須及時覺醒，始為自救之道。」

薩迦吉達爾達欽團長說：「今天有此機會與各位先生交換意見，感覺到非常榮幸！在座的海外蒙藏同胞，來自世界不同的地區，主要的是回到祖國參加雙十國慶大典，以及看看祖國的進步情形，意義深長。我今天本來要向各位報告，共匪如何危害人類及其匪的陰謀毒素，這兩個問題剛才色德巴團長和道爾濟先生已講得很多，我們非但今天應當這麼做，就是明天也應該這麼辦。在民國四十七年 蔣總統發表了告西藏同胞書，使我們非常興奮，足證祖國對藏胞如何的關懷。今天只要我們漢滿蒙回藏五大民族團結起來，遵照 蔣總統的訓示去做，不論是今天的事或是明天的事都會成功。」「我們西藏，在元朝時，與中央就有密切的關係，非但是政治關係，還有宗教關係。今天立法院邊政委員會在此歡迎我們，就是表示五大民族團結的象徵，我五大民族必須團結起來，才能發揮無比力量，也惟有如此，才能贏得反共的勝利。」「今天我們在海外，對於下一代的教育，非常重視。無論是歷史、文化、宗教、語言、風俗、習慣等方面都同時併進，以期激發他們熱愛自己國家的心理。」茶會於四時三十分結束。

十月二十日台北蒙古同鄉會與海外蒙胞代表回國致敬團在中央飯店二樓萬壽廳聯合舉行茶會，茶會於下午三時開始，除同鄉會全體會員及致敬團全體團員外，尚邀有其他來賓多人參加，國內蒙古同鄉與海外同鄉難得相見，顯得格外親熱，有的要求合影留念，有的互相舉杯祝福，色德巴團長與白雲梯老先生在致詞中共同認為，共匪偽政權崩潰在即，我政府光復大陸為期不遠，下一次聯合茶會希望在南京舉行。茶會於五時左右結束。

十月廿一日至二十九日兩團人員曾作如下活動：

一、參觀「華僑與祖國」展覽、中華民國國貨陳列館、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台灣手工藝推廣中心、台北市慶祝光復節多項慶祝活動。

二、赴 國父紀念館參觀：革命史蹟展覽、創造發明成果展覽、文藝作品成果展

覽。

三、參觀國立台灣藝術館、台灣省立博物館、六十五年秋季全國圖書展覽會、國立故宮博物院。

四、赴石門水庫遊覽及沿途參觀政府十大建設——南北高速公路。

五、迄十月二十九日止，蒙團除團長色德巴、副團長諾仁，藏團除團長薩迦吉達爾達欽外，其餘均已陸續賦歸返回僑居地。

十月卅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兩團團長及副團長到達慈湖，恭謁總統 蔣公陵寢致敬。

十月卅一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兩團團長及副團長參加中樞「總統 蔣公九秩誕辰紀念大會」；十一時參加「中正紀念堂」奠基典禮。

另有一事值得記載，即蒙團旅美團員桑吉先生（第一次隨團回國之年青團員）在台期間，曾專程赴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捐助大陸來台孤兒美金壹佰元，捐款由救總第二組組長許清懷代表接受，並攝影留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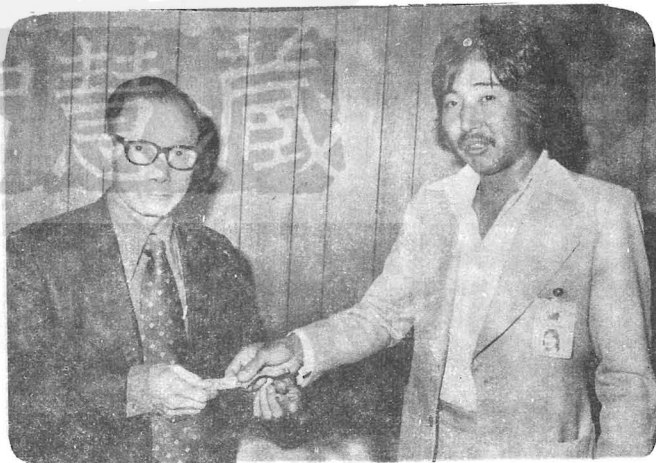
旅美、歐蒙胞十五年來反共愛國事蹟簡介



萬店飯央中在團敬致國同胞蒙外海與會鄉同古蒙北台

。歡聯會茶行舉合聯廳壽

白、長團巴德色、士女嘉姆宮、（賓來）長團迦薩：起右
。士女莎羅福、（時講演）生先梯雲



表代懷清長組許總救由兒孤台來陸大款捐吉桑胞蒙美旅

。受接

。懷清長組許：左、生先吉桑：右

十三年前旅美蒙胞排除萬難，推派代表四人首度回國參加雙十國慶，到今年恰是整整十三年，十三年來世局變幻不定，但是海外蒙胞熱愛祖國支持祖國的決心和行動，却一年比一年加強，一年比一年熱烈，因此今年的擴大組團回國參加十月慶典，實具有重大的意義。

民國五十四年、五十五年、五十七年旅美歐蒙胞又三度推派代表組團回國致敬，於返回僑居地時自動途經歐洲，訪問旅居德、法、瑞、比各國蒙胞，宣達政府優遇蒙胞政策及關懷至意，使旅歐蒙胞對祖國有進一步之了解。旅美蒙胞回到美國後，即着手籌組「旅美蒙胞台北俱樂部」，以示嚮往祖國、熱愛祖國，這個政治性社團於五十八年正式成立，支持政府反共復國國策，不遺餘力。

民國五十九年十月及六十年三月旅美蒙胞台北俱樂部兩度在美國費城召開會議，一致議決：「不論今後國際局勢如何轉變，我旅美喀爾瑪克蒙古族人均將繼續擁護中華民國政府，誓為政府後盾」。

民國五十九年十一月旅美蒙胞領導人士色德巴博士暨道爾濟先生等多人參

恭賀

新年 聖誕快樂

中國邊政社同仁鞠躬

加全美華人反共示威大遊行。

民國六十年八月三十日，旅美蒙胞色德巴、道爾濟、諾仁、伊凡朝克、烏魯木齊等多人，聯合向美國總統尼克森上書，反對尼克森對匪姑息言行。同年九月二十二日旅美蒙胞又推派十餘人，參加在聯合國門前舉行之全美華人反共示威大遊行，反對匪偽政權混入聯合國。同年十月旅美歐蒙胞推派代表組團回國，參加建國六十年國慶暨總統華誕，用示熱愛祖國。同年十一月十六日旅美蒙胞領導人士多人曾在匪偽派駐聯合國「代表團」所住紐約維斯福旅館門前舉行反共示威，迫使匪偽「代表團」降下污腥旗，按當時紐約氣溫為攝氏零度，極其寒冷，參加示威蒙胞曾在如此嚴寒氣候中站立兩小時，其愛國熱忱實令人感動。

民國六十一年五月十三日旅美蒙胞領導人士多人，參加在紐約舉行之全美華人反共愛國保土示威遊行大會，會中蒙胞道爾濟先生曾發表愛國演說；同年七月旅美蒙胞領導人士更聯名來電，響應國內各界支援「被奴役國家週」，暨「重慶自由世界團結陣營，阻遏共黨侵略運動」，申言無條件全力支持中華民國政府光復大陸之奮鬥。

六十一年九月，旅居美國、法國、西德、日本等國蒙胞，毅然排除萬難回

國參加「全世界蒙胞反共愛國會議」在三天（九月廿六日至廿八日）的會期中，與會蒙胞代表不但發言踴躍，而且還提出了極為具體的「現階段全世界蒙胞反共愛國行動綱領」，作為今後蒙胞反共愛國行動的指導原則，此外，更通過了「全世界蒙胞反共愛國會議宣言」等重要文件。這次會議的召開，具有極大的歷史意義，亦是我五族共和團結一致，最有力的明證。與會的海外蒙胞代表，於會議閉幕後參加十月慶典，並向祖國各界致敬。

民國六十二年五月十三日旅美蒙胞代表廿餘人，又參加全美華人反共示威遊行大會，向白宮遞交抗議書，抗議美國准許匪偽在美設立「聯絡辦事處」，深受美國各界所重視。

民國六十三年八月，旅居全世界各地蒙胞代表卅三人，包括有內蒙蒙胞、外蒙蒙胞、青海蒙胞、喀爾瑪克蒙胞及布里雅特蒙胞代表，其中除四位喇嘛外，計有博士四人，碩士八人，其餘代表均為大專畢業，於八月九日至十一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召開「全蒙反共會議」，邀請蒙藏委員會崔委員長以貴賓身份前往致詞，會議中一再強調支持祖國政府反共國策，誓為政府後盾。

民國六十四年四月驚聞總統蔣公崩逝，悲慟莫名，乃推選代表色德巴博士及諾仁先生兼程返國奔喪，充分顯示我旅外蒙胞效忠領袖之摯誠。同年十月旅居歐美蒙胞再組成旅美歐蒙胞代表回國致敬團回國參加國慶慶祝活動，並參觀閱兵大典，目睹國軍精實壯大，倍感興奮。並曾晉謁蔣主席致敬。

民國六十五年四月四日，旅外蒙胞又推派代表二人回國參加總統蔣公逝世週年紀念大會。

海外藏胞概況

民國四十八年西藏反共抗暴運動爆發後，各階層藏胞不堪共匪迫害，相繼逃入印度。迄目前為止，海外藏胞總數約九萬人，除極少部份經由印度轉赴歐美、日本等地求學或就業外，大部份仍留居印度、尼泊尔、不丹一帶。

十餘年來，留印藏胞先後建立四十餘個西藏社區，推廣生產事業，成立文教機構。至於遷居歐美等地的藏胞，有的進入各級學校接受西方教育，有的走入現代工廠擔任技術性工作，有的參加學術機構從事西藏研究，有的設立宗教中心弘揚西藏佛法，一般生活尚稱安定。

聯絡海外藏胞，團結反共力量，夙為政府施政重點之一，資助海外藏胞社團及文教事業，輔導開展反共愛國活動，接運海外西藏青年回國接受教育，加強與旅居世界各地西藏人士通訊聯繫等工作，無不經常積極進行。為使海外藏胞正確瞭解國內進步實況，從感情的溝通，進而達成願望的調和，政府更相機邀約海外西藏政教領導人士及知識青年回國觀光及參加各項慶典活動，頗著成效。

有關尼布楚條約的簽訂

周社元

前言

「尼布楚條約」是我國與外國最早所簽訂的第一個條約，因此，對其締結經過，實有加以深一層研究的必要。

對此約的評價，可云毀譽參半，中、俄雙方均有各種不同說法。中國方面，一說這是中國外交史上一個最成功的條約；一說該約尚不失為一平等互惠之條約；一說由於「尼布楚條約」的簽訂，我東北邊境，因而獲致了一百六十年的安寧。而相反的意思，則謂「尼布楚條約」的訂立，致使我國喪失了黑龍江上游（即額爾古納河以西）和色楞格河東岸，以及烏得河流域地方，計達二十三萬二千餘平方公里的土地；甚至有人指出，因此一屈辱條約的簽訂，東起外興安嶺，沿黑龍江上游，外蒙古、貝加爾湖，西迄烏拉山，亦即包括整個鮮卑故壤（今之西伯利亞）一千二百餘萬平方公里原屬於我國的土地，均被帝俄佔領，所以此一條約，應該是一個不平等條約。

至於俄國方面，亦有各種論調。一說從國際法的觀點看，一六八九年的「尼布楚條約」，是中俄兩國之間締結的第一個建立在平等互惠基礎上的條約，一說「尼布楚條約」的訂立，事實上是俄國在外交上取得重大勝利的有利條約；一說該約是鞏固及擴大兩國和睦關係的和平條約。而說得最離譜的，則是誣指該約是中國對俄國進行掠奪戰爭，俄國被迫所簽訂的割地條約，也就是一個不平等條約。

然而，尼布楚條約的實際簽訂經過如何，雖然史書多有記載，但均殘缺不全，今更參考各種中、俄資料，列述事實，以使世人對此條約獲得正確認識，惟以資料蒐集困難，例如本約之滿、漢、蒙文原始約本，今已不可獲得，即以蔣廷黻博士所譯之法文本，亦係取自張誠筆記，非為正本，而俄文本今日是否存留，皮藏於蘇俄外交檔案中，尚屬疑問，縱獲保藏，亦不會予出示；即使公佈，必為偽造，不可相信。因此，對本約之研究，只能根據既有資料而作客觀評價。

對雅克薩之攻略

談到尼布楚條約的締結，不能不先談雅克薩之役。

雅克薩俄人稱阿爾巴金（Albasin）——亦譯阿爾巴沁、阿爾巴青——位於黑龍江下游北岸，漠河以東，阿穆爾河口，提咸河灣以西。據「朔方備乘

」何秋濤考證，雅克薩城本索倫部所築，嗣因博木博果爾等據城以叛，於明崇德四年以大兵討平之，墟其城址，後至順治初年，羅利竊據，又再築之。又據「平定羅利方略」記載：「察雅克薩係我達呼爾總管倍勒兒故墟，原非羅利所有，亦非兩界隙地」。

先是於明神宗萬曆十年（一五八二年），哥薩克人葉爾馬克（Timofeyevich Yermak）率眾越烏拉山東侵，強佔鮮卑汗國首都伊斯坦（Isler），打通通往鮮卑故壤之路後，因鑒我方防務空虛，俄人於是得寸進尺，節節進迫，及至十七世紀初葉，額爾齊斯河上游沿岸土地，將全為俄人所佔。其後循鄂畢河南下，於一六〇四年建立托木斯克城（Tomsk），繼於一六一八年建立葉尼塞斯克城（Yeniseisk），勢力逐漸深入鮮卑故土中部，嗣由葉尼塞河沿安加拉河順流而下，到達貝加爾湖附近，於一六五二年建立伊爾庫茨克城（Irkutsk）。另有一路，則於抵達勒拿河後，於一六三二年建立雅庫茨克城（Yakutsk），折轉向南侵進，翻越外興安嶺，向黑龍江推進。一六四三年六月，雅庫茨克將軍鄂羅文乘明清兩朝用兵之際，派遣哥薩克人保羅科夫（Pozakov），率士卒一百二十七人向黑龍江進侵，沿途對我居民燒殺搶劫，姦淫擄掠，無所不為，其中以數我達呼爾人，索倫人受害最重。

保羅科夫等於一六四四年（明崇禎十七年）春，終於到達了黑龍江，旋造小舟沿黑龍江而下，及一六四六年，乃取道烏德河，翻越外興安嶺，到亞爾丹，循勒拿河於是秋返回雅庫茨克。保羅科夫返回雅庫茨克之後，曾向鄂羅文報告此行的經過，說道：「所過之地，有達呼爾人、費雅克人之部落，如以精兵三百，可一舉而取歸俄羅斯之版圖」。

保羅科夫等之獲順利到達黑龍江下游，主要在於當時正值明清兩朝嬗遞之際，我方防務空虛，加以當地氣候奇寒，人烟稀少，我國對來自北方的外來侵略，未予注意，致使哥薩克兵足跡所至，幾未遭遇堅強抵抗。

至一六五一年（清順治八年），復有俄人哈巴羅夫（Habarov）率哥薩克兵相繼侵入黑龍江一帶，掠奪索倫人的部落，因見清廷防守兵力薄弱，圖乘機略取黑龍江及其附近土地，乃一面請求莫斯科立派軍隊三千人前來佔領，一面則在黑龍江北岸建立雅克薩城，作為以後侵略中國的根據地。同時收容當地通逃、誘民，充實侵略實力。

一六五二年（清順治九年），哈巴羅夫繼續率眾沿黑龍江順流而下，到達松花江口而據伯力，當地達呼爾人等因慘遭劫殺，無力抵抗，乃向清廷求援。

時清廷都統正在寧古塔徵募新兵，得報之後，立即就近命令寧古塔之章京海色抵抗俄兵。章京海色率領清兵二千人，攜帶大砲八門及小銃三十支，對入侵之俄兵展開首次攻擊，戰於烏扎拉村。是為中俄第一次之武力衝突。

開戰之初，我軍曾一舉將俄人營堡包圍，俄軍據堡頑抗，我軍奮勇進攻，本可予以聚殲，嗣因不諳敵情，反而失利。然經此次作戰，俄人知我有備，不敢再行冒險進侵，同時深懼我軍大舉反攻，與我兵力實力懸殊，再戰恐遭全軍覆沒之虞，故乃自動向後撤退。而哈巴羅夫亦於一六五三年啓程返回莫斯科。

一六五四年（清順治十一年）六月，俄皇再派斯捷潘諾夫（Stepanov）率俄兵三百七十人出發，翌年（一六五五年，清順治十二年）三月到達松花江繼續寇掠，清廷乃派向書都統明安達禮自京率師征討，進抵呼瑪爾諸處，攻其營堡，水陸併進，頗有斬獲，嗣因補給困難，乃行班師。此為中俄第二次之武力衝突。

一六五七年（清順治十四年）六月，斯捷潘諾夫再率眾沿松花江寇掠，終經我鎮守寧古塔章京沙爾呼達所破，斯捷潘諾夫本人所部多數被殲，除被俘者外，只有少數逃散。這可說是中俄第三次的衝突。

由於保羅科夫及哈巴羅夫之相繼侵入黑龍江下游，啓發俄人侵略野心，故自一六五七年後，除少數部隊不時侵擾外，並曾先後兩次派遣使臣前來北京，外表雖為請求互市，實則乃在刺探我國虛實，以便大舉進行侵略。

迨一六七六年（清康熙十五年）六月，俄遣使尼果來等來京，進貢方物，請求互市，我方答以「若其歸我通逃，嚴禁羅刹毋擾邊境，許其貿易通好」。惟後俄方一直未有答覆，且仍繼續侵擾。雖經我軍一再擊敗，然皆中道而返，未獲澈底剷除。

及至一六八二年（清康熙二十一年），由於清廷對內大體穩定，康熙遂決心戡定黑龍江，驅逐俄人侵略勢力。觀乎一六八五年七月康熙回憶此一作戰計劃，曾謂：「羅刹侵我黑龍江、松花江一帶三十餘年，其所竊據，距我發祥之地甚近，不速加剷除，恐邊境之民不獲寧息。朕自十三歲親政，即留意於此，細訪其土地形勢，道路遠近及人物性質，以期酌定天時地利，運餉進兵事宜。不佞衆見，決定命將出師，深入捷伐」。由此可見康熙早已決定出征，清除邊患。

清廷既然決心剿滅俄寇，於是乃先遣副都統郭爾坦等以游獵為名，至達呼爾、索倫居住之處，聲言捕鹿，暗中偵察雅克薩的形勢，同時並派戶部尚書伊桑赴寧古塔，督修戰艦，調寧古塔兵一千五百人學習水戰，加緊訓練，一面則在瑯琿、呼瑪爾二處，構築堅強要塞，派薩布素為黑龍江將軍，率所部駐紮於瑯琿，與之對壘，相機行事；一面則置十驛，通餉運，計劃所需軍糧取諸科爾沁十族者，約得一萬二千石，可支三年，不致置之。康熙此一作戰計劃，可謂相當週密。

至一六八三年（清康熙三十二年），我方作戰準備積極進行當中，適俄兵自雅克薩移營黑龍江下游，到達瑯琿附近，薩布素乃開始向其攻擊，旗開得勝，將其擊破，由此益堅我對征剿俄寇之心。

一六八五年（清康熙二十四年）五月，我方作戰準備全部完成，康熙採納薩布素建議，決定採取水陸併進方式，乃令都統彭春率水師五千人、步兵一萬名、野砲一百五十尊、攻城砲五十門，進攻雅克薩城。並於攻城之前，先遣使勸俄守將圖爾布青（Tolbuzin）率軍退出，其時俄軍僅有四百五十人據守雅克薩城。乃圖爾布青竟拒絕投降，企圖頑抗。我軍乃於五月二十五日以大砲攻城，俄軍眾寡懸殊，不能支持，遂棄城向尼布楚逃亡。但清廷對俄人情況不甚了解，以為雅克薩城一毀，羅刹問題即可解決。故俄軍逃亡後，彭春既不追擊，也不佔領其地，僅將城堡破壞之後，即行回師瑯琿，遂使俄人有捲土重來之機會。

圖爾布青等逃到尼布楚後，適值俄將伯依頓（Baiton）率哥薩克兵六百名來援，於是俄人遂重整旗鼓，回到雅克薩舊地，仍然築壘作防，堅壁據守。至一六八六年（清康熙二十五年）三月，清廷聞報俄軍復重回雅克薩築城盤踞，乃馳令薩布素從速進兵。是年六月，薩布素乃親率清兵八千人，附大砲四十尊，進圖雅克薩城，不久圖爾布青戰死，俄軍在伯依頓指揮之下死守頑抗，不肯投降，幾經戰鬥，歷時三月，最後所剩俄兵不過六十餘名，即可破城。正當我軍旦夕即可破城之際，突接命令，由於荷蘭使臣從中斡旋，中俄同意議和，於是乃行撤走，結束中俄間的第二次雅克薩之役。其後，即由雙方派遣代表，在尼布楚談判，而簽訂尼布楚條約。

中、俄雙方所派全權代表

簽訂「尼布楚條約」的雙方全權代表，中方為索額圖，俄方為果羅文。

果羅文（Feodor Alexeyevich Golovin），亦譯戈羅維、高洛文、費羅多羅、及費岳多、俄昆尼等，實則均屬同為一人。

果羅文為俄國外交家兼軍事家，生於一六五〇年，卒於一七〇六年俄曆七月三十日（西曆八月十日），得年不過五十六歲。關於果羅文的早期生活，史無記載，不詳。惟果羅文壯年之時，適值彼得一世（Peter I the Great）稱帝，勵精圖治，銳意改革，果羅文可能因少有才華，而為彼得一世賞識，或亦可能出身貴族，故獲派為俄方談判締結「尼布楚條約」的全權代表。根據「蘇俄大百科全書」載，在一六九七—一七〇〇年俄國首次改變對外政策期間，果羅文以襄贊彼得一世致力建立俄國海軍，深得彼得一世寵信，而成為彼得一世左右手。其間，在一六九九年曾隨彼得一世遊歷國外，進行秘密外交，為謀抵制瑞典，先後曾與薩克森及丹麥結盟。並曾與沃尼欽（P. B. Voznitsyn）協助俄國派駐在君士坦丁堡的使臣伍克拉殷澤夫（E. I. Vkrantsev），促

成與土耳其簽訂為期三十年的停戰協定。

同年，果羅文以助彼得一世建立俄國新海軍有功，出任海軍部長。翌（一七〇〇）年，升任海軍上將。一七〇一年，隨彼得一世赴比爾茲（Birzhi），與波蘭國王奧古斯塔二世（August）在該地舉行會談。一七〇二年，受封為伯爵。一七〇四年，果羅文曾被派與波蘭簽訂俄、波條約，並於同年正式制定俄國駐外使節制度。一七〇三年至一七〇五年間，果羅文曾代表彼得一世與土耳其談判兩國邊界，終於達成協議，以庫班河（Kuban R.）及聶伯河（Dneiper R.）下游皆為兩國國界。

至中方全議代表索額圖，據「朔方備乘」載：為「滿洲正黃旗人，姓赫舍哩氏，內大臣一等公索尼第三子。初任侍衛，由三等侍衛至一等。聖祖仁皇帝康熙七年，授吏部右侍郎，旋授國史院大學士，改保和殿大學士。十一年，加太子太傅。十九年八月，索額圖以疾請解大學士任，尋授議政大臣，因事落職。二十五年八月，授領侍衛內大臣」。

又據「中國人名大辭典」（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四十年六月初版、民國五十五年七月台四版）載：「索額圖，索尼第三子，康熙間，偕修國綱等與俄羅斯議界於尼布楚，俄羅斯欲以尼布楚、雅克薩歸彼界內，索額圖固爭，得定議，以額爾圖納及格爾必齊河為界。後平噶爾丹有功，官至太子太傅，領侍衛內大臣，以居官貪黷，幽禁以死。」

另據中行書局發行「最新世界人名大辭典」（民國五十六年四月版）載：「索額圖，清滿洲正黃旗人，姓赫舍里氏，初任侍衛。康熙間，累擢保和殿大學士，加太子太傅。時俄羅斯屢犯黑龍江邊境，欲侵佔雅克薩等地，索額圖赴尼布楚往議，固執爭辨，始定議，以額爾圖納河及格爾必齊河為界；又隨征噶爾丹，官至領侍衛內臣。後以貪黷事發，被逮下獄死」。

以上所載，均甚簡略，茲經考據清史列傳，對索額圖生平有其詳盡敘述，並錄於下，以備參考。

「索額圖，赫舍里氏，滿洲正黃旗人，索尼第二子，初授侍衛，自三等侍衛升一等。康熙七年，授吏部侍郎。八年五月，自請解任，效力左右，復為一等侍衛。及鼐拜獲罪，大學士班布爾善坐黨誅，授索額圖國史院大學士兼佐領。九年，改保和殿大學士。十一年，世祖實錄成，加太子太傅。十五年，大學士熊賜履票本有誤，改寫草簽，既又毀去，索額圖與大學士巴泰、杜立德等疏劾賜履，坐罷歸。十八年，京察，侍講學士顧八代隨征稱職，翰林院以政勤才長注考，索額圖改注浮躁，竟坐降調。詔詳顧八代傳。索額圖權勢日盛，會地震，左都御史魏象樞入對，陳索額圖怙權貪縱狀，請嚴譴。上曰：修省當自朕始。翌日，召索額圖及諸大臣，諭曰：茲遭地震，朕反躬修省，爾等亦宜洗滌肺腸，公忠自矢。自任用後，諸臣家計，頗皆饒裕，乃朋比徇私，益加貪黷，若事情發覺，國法具在，決不爾貸。是時，索額圖、明珠同柄朝政，互植私黨，貪

侈傾朝右，故諷及之。上并書節制謹度榜賜焉。十九年八月，以病乞解任，上優旨獎其勤敏練達，用兵以來，贊畫機宜，改命為內大臣，尋授議政大臣。先是，索額圖兄噶布拉，以冊諡孝誠仁皇后，推恩所生，封一等公；弟心裕，襲索尼，初封一等伯；法保，襲索尼，加封一等公。二十三年三月，以心裕等懶惰驕縱，責索額圖弗能教，奪內大臣、議政大臣、太子太傅，但任佐領；並奪法保一等公。二十五年，授領侍衛內大臣。時俄羅斯屢侵黑龍江邊境，據雅克薩，其衆去復來，上發兵圍之，察罕汗謝罪，使費羅多囉等來議界。二十八年，上命索額圖與都統佟國綱往議。索額圖奏謂尼布楚、雅克薩兩地當歸我。上曰：尼布楚歸我，則俄羅斯貿易無所棲止，可以額爾圖納河為界。索額圖等與議，費羅多囉果執尼布楚、雅克薩為請，索額圖等力斥之，仍宣上意，以額爾圖納河及格爾必齊河為界，立碑而還。二十九年，上以裕親王福全為大將軍，擊噶爾丹，命索額圖將盛京、吉林科爾沁兵，會於丹林，敗噶爾丹為烏爾布通，以不窮追，鑄四級。三十五年，從上親征，率八旗前鋒，察哈爾四旗，及漢軍綠旗前行，並命督火器營。大將軍費揚古自西路抵圖拉，上駐克魯倫河，噶爾丹遁走，費揚古截擊之於昭莫多，大敗其衆。三十六年，上還幸寧夏，命索額圖督水驛。會噶爾丹死，敘功，復前所鑄級。四十年九月，以老乞體，心裕代為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事皇太子，皇太子漸失上意。四十一年，上闕河至德州，皇太子有疾，召索額圖自京師至德州侍疾。居月餘，皇太子疾愈，還京師。是歲，心裕以虐斃家人奪官。四十二年五月，上命執索額圖交宗人府拘禁。諭曰：爾為大學士，以貪惡革退後，復起用，罔知愧悔，爾家人計爾，留內三年，朕意欲寬爾，爾乃怙過不悛，結黨妄行，議論國事。皇太子在德州，爾乘馬至中門始下，即此爾已應死。爾所行事任舉一端，無不當誅。朕念爾原係大臣，心有不忍，姑貸爾死。又命執索額圖諸子，交心裕、法保拘禁，諭若別生事端，心裕、法保當族誅，諸臣黨附索額圖者：麻爾圖、額庫禮、溫代、邵甘、佟寶，並命嚴誅，阿米達以老貸之。又命諸臣，同祖子孫在部院者皆奪官。江潢以索額圖私書，下刑部論死。仍諭滿洲人與偶有來往者，漢官與交結者，皆貨不問。尋索額圖死於幽所。後數年，皇太子以狂疾廢。上宣諭罪狀，謂索額圖助胤祚潛謀大事，朕知其情，將索額圖處死，今胤祚欲為索額圖報仇，今朕戒慎不寧，並按誅索額圖二子：格爾芬、阿爾吉善。他日，上謂廷臣曰，昔索額圖懷私倡議，皇太子服御俱用黃色，一切儀制，幾與朕相似，驕縱之漸，實由於此，索額圖誠本朝第一罪人也」。（見國防研究院民國五十年五月出版「清史」第五冊列傳五十六）

雙方談判締約的經過

據莫斯科所出版之一九五四年「蘇俄大百科全書」載：一六八九年的尼布楚條約，是中俄之間的一個和平條約。它是在十七世紀

八十年代軍事衝突之後所締結，其締結的原因，是於十七世紀中葉統治北京及奴役中國人民的滿清，渴望對黑龍江附近地區取得勝利。由於俄國在阿爾巴金（Albasin）以及其他城市駐防軍的堅持固守，同時並由於外蒙古與準噶爾封建統治者之間的矛盾，滿洲人在軍事上不能取得重大勝利，被迫放棄採取大規模的軍事計劃。經過在北京初步談判後，於一六八九年八月在尼布楚近郊召開和平會議。按照尼布楚條約，係以格爾必齊河（Gorbis R.）與外興安嶺（Stanovoi Ridge）及沿額爾古納河（Argana R.）為界。在外興安嶺與烏德河（Ud R.）之間的土地，因滿軍在戰時築有防禦工事，予以保留，暫不劃界。俄國商隊獲得到北京貿易的權利。尼布楚條約同時也是俄國在外交上達到鞏固東西伯利亞，及與中國建立正式協定的一次重大勝利；在此之前，由於北京政府所採取的中國疏遠政策，以致沒有一個西歐國家能夠達到此項成就。尼布楚條約並有助於中俄貿易的廣泛發展。其後，當滿人侵佔外蒙古後，尼布楚條約即為一七二七年的恰克圖條約所肯定，後者規定了中俄貿易的條件，並建立了俄國統治地與外蒙古的邊界。

以上一九五四年「蘇俄大百科全書」所載，係引據帝俄班迪斯—卡明斯基（Bandysh-Kaminsky N.）所著：「一六一九到一七九二年之中俄外交事務概編」（一八八二年在卡山出版），雖然在字裡行間，仍然有一些強辭奪理之處，但在大體上，對尼布楚條約的評價，尚不失為持平之論，尤其對當時清廷的虛實，俄國在外交上頗能把握時機，利用蒙古喀爾喀部與準噶爾丹部構兵，清廷平亂無暇全力對付俄軍，而與清廷展開談判言和，迫使清廷締結尼布楚條約，可謂在俄國外交上的一大勝利。

茲據一九七四年所出版的「蘇俄大百科全書」，對於尼布楚條約的訂立經過，竟然顛倒黑白，抹殺事實，而謂：

「一六八九年的尼布楚條約，是俄國與滿清之間所締結的第一個條約，該約係在十七世紀八十年代，經過軍事衝突之後，於八月二十七日所締結。其締結的原因，是於十七世紀中葉侵入北京及奴役中國人民的滿清，企圖征服為俄國人所開發的黑龍江一帶地區。俄國方面係以果羅文為首席代表，滿清政府則係以索額圖為代表團團長，雙方於尼布楚城堡外，舉行談判。事實上，該城堡已被侵入俄境的清軍所包圍。我國被迫接受在放棄阿爾巴金將軍所屬的俄國大片土地之後，簽訂尼布楚條約。尼布楚條約對於邊界線毫無確定（除了額爾古納河地段外），因為在地圖位置上，該地的河名與山名，均位於黑龍江以北，在俄文、拉丁文、滿文本的條約中，故均不正確，且各不相同。至領土劃分界線為接近鄂畢次克海岸之說，完全離開範圍。在事實上，滿洲人並未控制這些領土。儘管俄國對尼布楚條約上的有關領土條文，非常不愉，但却因此打開了兩國之間的自由貿易，通過了兩國外交代表的規則，而且也對偷越國界者所採取的措施，開啓了俄國與清帝國發展和平政策與貿易關係的可能性。及至

十九世紀中葉，在經過多年來對修正尼布楚條約條件的外交奮鬥後，始在一八五八年的璦琿條約，一八六〇年的北京條約中，表現出適當的條款。」

這種竄改歷史和歪曲史實的說法，彷彿是說黑龍江及烏蘇里江流域，「自古以來就是俄國領土」，而竟將俄國對中國所進行的侵略，誣指為是中國對俄國的侵略，對於尼布楚條約的締結，反而說是俄國被迫簽訂，真可說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揆其用心，不外是在對其侵略中國史實企圖一手遮天下人耳目而已。

關於尼布楚條約的締結經過，根據正史記載，先是雅克薩之役俄軍敗後，俄國自知無力再戰，乃於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年）九月間，遣使維紐科夫（Voinikov）與法沃洛夫（Favorov）二人齎書前來北京，請求停戰修好，略謂：

「向者……曾使尼果來篤齎書至天朝通知，以不諳中國禮典，言語舉行，陋鄙無文，望寬宥之。……皇帝在昔所賜之書，下國無通解者，未循其故。及尼果來歸來問之，但述天朝大臣，以不還通逃人根特木爾等，並騷擾邊境為詞。近聞皇帝興師，辱臨邊境，有失通好之意。如果下國邊民搆作亂，天朝遣使明示，自嚴治其罪，何煩輒動干戈？今奉詔旨，始悉端委。……除嗣遣使臣議定邊界外，……乞撤雅克薩之圍，仍詳細作書，曉諭下國，則諸事皆寢，永遠輯睦矣。」（見「朔方備乘」：雅克薩城考）

康熙以俄既願言和，並以方當用兵四夷，遂允所請，旋命黑龍江將軍薩布素停戰，解雅克薩之圍。

康熙二十六年（一六八七年）十月，俄國特命全權大使果羅文等一行抵達外蒙之色楞格，清廷聞報，以值降冬，道路難行，致遲至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年）五月，始派內大臣索額圖、都統修國綱及尚書阿爾尼、左都御史馬齊、護軍統領馬喇前往議和，並隨帶八旗前鋒兵二百人、護軍四百人、火器營兵二百人，合計八百餘人偕行。啓行之前，索額圖等曾經遵旨擬具交涉要點，略謂：「察那羅斯所據尼布楚，本係我茂明安部遊牧之所，雅克薩係我達呼爾總管倍勒兒故壤，原非羅利所有，亦非兩界隙地也。況黑龍江最為扼要，未可輕忽視之。由黑龍江而下，可至松花江；由松花江而下，可至嫩江，南行可通庫爾瀚江，及烏拉、寧古塔、錫伯、科爾沁、索倫、達呼爾諸處。若向黑龍江口，可達於海。又恆滾、牛滿等江，及淨溪里江口，俱合流於黑龍江。環江左右，均係我屬俄樂春、奇勒爾、畢喇兒等民人，及赫真、費雅喀所居之地，不盡取之，邊民終不獲安。臣以爲尼布楚、雅克薩、黑龍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屬我地，不可棄之於鄂羅斯。又我之逃人根特木爾三佐領，及續逃二人，悉應索還，如一一遵行，即歸彼逃人及大兵俘獲招撫者，與之畫疆分界，貿易往來，否則臣當即還，不與彼議和矣。」（見平定羅利方略）

索額圖等自京師出發後，取道張家口經庫倫前往，未抵色楞格即因喀爾喀

部與噶爾丹部構兵，道路阻隔，無法通行，不得不已中途折返，但仍基於外交禮節，不失信於蠻貊之邦，派人告知俄使。

至於果羅文之前來議和，根據加恩所著「彼得大帝時代的俄、中關係史」(一九一二年巴黎版)一書所載，行前俄皇曾予訓示，要點有三：(一)應以黑龍江為兩帝國邊界；(二)若中國軍事首長們認為由於黑龍江注入大海，並流經中國的城郊和領土，不能以黑龍江為界，則俄方至少應提出以注入黑龍江的比斯特拉河(又名布列雅河，即牛滿河)或結雅河以上的黑龍江為界；(三)如中國人堅持原有主張，毫不讓步，不願根據上述條件締結和約，則必須遵照俄皇命令及西伯利亞總督軍事訓令，採取行動」。並隨行帶有火槍兵五百餘人，中途並增募哥薩克兵一千四百餘人，共計兩千人左右。

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八年)四月，天暖冰融，中國和議團再度出發，仍由索額圖擔任和議全權代表，索額圖啓行時，康熙曾予指示，略謂：「今以尼布楚為界，必不與鄂羅斯，則遣使者貿易，無梗託之所，勢難相通，爾等初議時，仍當以尼布楚為界，彼使者若懇求尼布楚，可即以額爾古納河為界」。同時並聞果羅文所帶之兵超過我兩倍，為防變生不測，維護我使團之安全，乃將所帶之兵略增，一面令調黑龍江兵一千五百人，由水路赴尼布楚，與索額圖會合。

索額圖等一行於同年六月初四抵達尼布楚，時果羅文業已到達，經過傳譯人等協調，雙方旋於七月初八在尼布楚城外，張天幕為會場，兩旁各列衛隊，開始談判。在第一次談判中，果羅文提出無理要求，提議以黑龍江為兩國國界，南屬中國，北屬俄國。索額圖拒之，謂尼布楚為我茂明安遊牧之地，俄人應退至色楞河以西，凡色楞河以東，包括尼布楚、雅克薩等之地，均為中國所有，俄人不得攘奪，直斥其侵犯我領土之罪謬。果羅文則狡稱尼布楚、雅克薩為俄所據之地。由於雙方固執爭辯，以致首日談判未獲結果而散。

次日(初九日)雙方再展開第二次談判，索額圖遵照康熙之諭旨，首先表示願意讓步，將尼布楚、色楞格等地方之於俄，但不准許駐軍，至以東雅克薩等地，仍應屬於中國，乃果羅文仍堅持以黑龍江為界，於是議界談判陷於膠着狀態。至初十日仍無結果。索額圖當向果羅文提議結束談判，雙方簽署紀錄，各自返國覆命。至十一日，果羅文見我方態度強硬，乃突遣人來報願意接受我方最後條件，索額圖等深恐其中有詐，乃命隨行傳教士張誠等前往探看俄人真正意向。十二日晨，我據張誠返後報告，謂俄確有早日達成協議之意，索額圖乃再着張誠往俄使，提出以西以額爾古納河為界，北以外興安嶺以東至海為界，作為雙方最後協議，乃十三日果羅文忽又提出雅克薩及其以西領土之要求，致使雙方交涉進入高潮。索額圖見俄人反覆無常，乃召集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等舉行軍事會議，研討情勢，準備用兵，並一面調派一部清軍，前往雅克薩，先刈除俄人所種之禾麥，斷其糧源；一面則遣人聯絡當地之蒙人，一旦戰事爆發，

助我攻俄。旋於是日夜晚，採取斷然行動，以急行軍渡過石勒喀河(Shilka R.)，於十四日大軍抵尼布楚城下，列陣以待，準備圍攻。俄人見狀驚恐莫名，乃於一面虛與我方委蛇，一面亦擬採取軍事行動，終因見我軍威勢盛，凜於雅克薩慘敗的教訓，不敢輕舉妄動；其間復經張誠等的一再往返折衝，陳述利害，至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俄曆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七日，西曆一六八九年九月七日)，雙方方始正式締結和約。

結 論

綜上所述，可知尼布楚條約的簽訂，乃在：(一)說明自一五八二年哥薩克人葉爾馬克越烏拉山東侵以後，俄人即對我國懷抱侵略野心，乃向鮮卑故壤蠶食進抵黑龍江下游時，為其侵略到達頂點；(二)俄之對我大肆侵略，乃係利用明清兩朝遞嬗之際，明已式微，清方崛起，四境待平，無暇顧及漠北寒荒之地，致使俄人未遭堅強抵抗，得以節節進侵，而到達黑龍江下游；(三)俄人侵入鮮卑故壤以後，沿途對我當地遊牧民族搶劫擄掠，橫施殘暴，婦孺受其姦淫殺戮，不計其數，此一流淚斑斑史實，不特在「平定羅利方略」等著作中，屢見不鮮，即連俄人亦已招認，例如巴赫魯申在其所著「哥薩克在黑龍江上」(一九二五年列寧格勒版)一書中即說道：「俄國侵人和平的達斡爾地區，在入侵的同時，會對居民進行了殘酷的屠殺，並把這片土地劫掠一空」。又如在達維多夫所著的「滿洲和蒙古東北部的殖民」(一九一一年海參崴版)一書中，亦曾指出：「我們所掌握的全部資料，顯現出一幅早期外來俄國人以不人道態度對待黑龍江各部落的可怖景像」。即可立即證明；(四)尼布楚條約的締結，我國是在忍辱和息事寧人的兩種立場之上簽字，並非清軍兵力不強，遭致俄軍擊敗簽訂，而亦絕非我強迫俄人所訂立，當然更談不到是我對俄國進行掠奪戰爭而壓迫俄人所簽訂的割地條約；(五)尼布楚條約的簽訂，如對清廷而言，因訂此約，而在其後得以保持一百三十年的邊境安謐，未始不是一件外交上的成功，但如對我整個中華民族而言，則因此一條約的簽訂，而斷送了我廣大的鮮卑故壤，任由俄人宰割，受其殘暴統治，實為一項喪權辱國條約；(六)從本約的實際利益觀點來看，俄人獲利豐碩，我除得到俄人保證不再侵擾之外，失地並未收復。因此，可說此一條約是俄國對我國在外交上一次最成功的條約；(七)從談判簽訂本約的過程中，可知俄人素性狡黠，對事反覆無常，而對俄人談判，唯有憑藉實力作為後盾，方可使其就範，如果單憑正義公理作為外交手段，往往容易受其愚弄，中其詭計。

最後尚需提出一點，在康熙對雅克薩的用兵，事前計劃週密，佈署調度有方，諸如先遣郎坦以打獵捕鹿為名，探察敵情；命薩布素之在瑣琿構築堅固工事，採取戰略防禦；令伊桑之增強海軍，加緊訓練，以及籌劃糧餉補給，設置十驛，以作三年長期作戰準備，均值稱道。

附：中俄尼布楚條約全文

(一) 西清滿文漢譯本

中國大聖皇帝欽差分界大臣、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內大臣、都統、一等公、國舅、佟國綱

都統郎坦

都統班達爾善

鎮守黑龍江等處將軍薩布素

護軍統領瑪喇

理藩院侍郎溫達

會同俄羅斯察罕汗使臣俄昆尼等，在尼布楚地方公議得：

- 一、將自北流入黑龍江之綽爾納即烏魯木河附近之格爾畢齊河爲界，沿此河口之大興安嶺至海，凡嶺陽流入黑龍江之河道悉屬中國；其嶺陰河道悉屬俄羅斯。惟烏第河以南，興安嶺以北，中間所有地方河道，暫行存放，俟各還國察明後，或遣使，或行文，再行定議。
- 一、將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爲界，南岸屬中國，北岸屬俄羅斯。其南岸墨里勒克河口現存俄羅斯廬舍，着徙於北岸。
- 一、雅克薩地方俄羅斯所築城垣，盡行拆毀，居民諸物，悉行撤回察罕汗處。
- 一、分定疆界，兩國獵戶，不得越過。如有一二宵小私行越境打牲偷竊者，拏送該管官，分別輕重治罪。此外十人或十五人合夥執仗殺人劫物者，務必奏聞，即行正法。其一二入誤犯者，兩國照常和好，不得擅動征伐。
- 一、除從前一切舊事不議外，中國現有之俄羅斯人，及俄羅斯國現有中國之人，免其互相索還，着即存留。
- 一、兩國既永遠和好，嗣後往來行旅，如有路票，聽其交易。
- 一、自會盟日起，逋逃者不得收納，拏獲送還。
- 一、兩國大臣相會，議定永遠和好之處，奉行不得違誤。

附約三條：

一、關於兩國疆界之一切紛擾告終，和好既定，兩國須遵守前記之諸項。

二、兩國皇帝之首席公使，互以兩條約副本蓋印。

三、爲維持兩國親交之紀念，以滿文、俄文、拉丁文三種語之現條約全文，勒之於石，建於兩國境上。

按：西清在本約前曾有說明：「格爾畢齊河源出興安嶺，南入黑龍江。河口東岸有石，勒清、漢、蒙古及俄羅斯、喇第諾五體字，康熙二十八年所立分界碑也。余嘗從土人得分界盟約清文，較世傳界碑漢文，微有異同。昭代掌故所關，譯出以備參考」等語。

(二) 施紹常俄文中譯本

一、將由北流入黑龍江之綽爾納即烏倫穆河相近格爾畢齊河爲界。循此河上流，有名大興安嶺以至於海，凡嶺南一帶流入黑龍江之溪河，盡屬我界。其以北一帶之溪河，盡屬俄羅斯國界。

一、將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爲界，河之南岸爲我屬，河之北岸爲俄羅斯屬。其南岸之眉勒爾客河口，所有俄羅斯房舍，遷移北岸。

一、雅克薩之地，俄羅斯所治之地，盡行拆毀，所居俄羅斯人民及諸物用，聽撤往察罕汗之地。

一、兩國獵戶人等，毋許越界。如有一二小人，擅自越界捕獵偷盜者，即行擒拏，送所在官司，準所犯輕重懲處。若十數相聚，持械捕獵殺人搶掠者，必奏聞，即行正法。雖有一二小人犯禁，彼此仍相和好，毋起衅端。

一、從前我國所有俄羅斯人，及俄羅斯所有我國之人，仍留如舊，不必遣回。嗣後有逃亡者，不許收留，即行送還。

一、和好既定之後，一切行旅，有准令往來文票者，許其貿易不禁。

按：施紹常在所輯中俄國際約注中，稱尼布楚條約爲黑龍江界約，僅共上述六條，較西清所譯者爲略。

(三) 蔣廷黻法文中譯本

大皇帝欽派：

領侍衛、議政大臣、內大臣索額圖，內大臣、一等公、都統、國舅佟國綱，都統郎坦，

都統班達爾善，鎮守黑龍江等處將軍薩布素，

護軍統領瑪喇，理藩院侍郎溫達，

於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在尼布楚城附近，會同俄國全權大臣果羅文，

爲要禁絕那般越界捕獵及搶掠殺人滋事的不法之徒；並要確實劃清中華及馬斯哥爾帝國的邊界；更要建立永久和平及諒解。

雙方一意的議定下列諸款：

第一款：自北流入黑龍江之綽爾納河（Chorna, Shorna），即滿文的烏魯木

河，最毗近的額爾畢齊河即作爲兩國的邊界。處於額爾畢齊河源之上的，而且綿延到東海濱的山脈，亦作爲兩國的邊界，從這山脈之南流到黑龍江的一切大小溪河及山脈峯脊之南的一切土地，皆爲中華帝國所有。但這山脈及烏特河之間的土地暫不劃分；等到兩國大使返國，得了決定此事的必要知識，然後或由大使，或由函札，再行決定。

此外，流入黑龍江的額爾古納河，也作爲兩帝國的邊界；這額爾古納河以南的一切土地，均屬中華帝國，以北的一切土地，均屬馬斯哥帝

國。在肩勒爾甘河（Mneritken），流入額爾古納河之處，在南岸已有的房舍，均應遷至北岸。

第二款：馬斯哥人在雅克薩所建的城垣應盡毀滅。馬斯哥帝國的臣民在雅克薩居住的，連同他們的財物，應撤回馬斯哥王的領土。

兩國獵戶，無論因何事故，均不得超越上邊的疆界。

如有一二小人超越遊行，或如捕獵，或如竊盜，應即行擒拿，送交兩國邊境的巡撫或武官。該巡撫審知罪情後，應給以相當的懲處。

如十人或十五人以上聚群擄掠，越界去捕獵，或搶掠，或殺對方的人民，應奏報兩國的皇帝，所有犯這類的罪的人，審明屬實，應處以死刑，但不得因私人的暴行引起戰爭，更不得因此而致大流血。

第三款：以往所有的爭執，無論其性質如何，今以後忘記不計。

第四款：自兩國宣誓成立本永久和約之日起，兩國絕不收納對方的通逃。如有

人從一國逃到對方國去，應即擒拿送回。

第五款：馬斯哥臣民現在中國者，及中國臣民現在馬斯哥國內者，概仍留如舊。

第六款：兩國之間既已成立本和好友誼條約，一切人民均可完全自由的從一國到對方國，唯必須攜帶執照，證明他們得允許而來的，他們宜可完全交易。兩國邊境的爭執，既已如此結果，而兩國之間既已成立忠誠的和平永久的友誼，如雙方切實遵照本約明文所訂的各款，以後不應發生任何爭執。

兩國大臣，將本約蓋印後，互換兩本。並且兩國應將此約，用滿文、漢文、俄文、拉丁文，刻上石碑，在邊界上樹立，以作永久紀念，俾不忘兩國間現

人類的帝王——成吉思汗傳

(Genghis Khan, Emperor of all men)

譯者序

世界上帝王英豪中，造就過「囊括四海，併吞八荒」這樣驚天動地之勳業的固然大有人在，但在歷史舞台上最突出的角色仍當首推蒙古戰神——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由強敵環伺的艱險環境中崛起，統一大漠南北蒙古各部落，並創立了雅薩法典加以約束，憑着他們強悍的天性和紀律，全力向外發展，蒙古人遂無敵於天下，開拓出版圖空前的大帝國。在軍事天才上，他獨創了組織嚴密的軍事制度及變化莫測的靈活戰術。在政治的腕力上，雖然當初的成吉思汗僅

有的諒解。

按：蔣廷黻譯本係根據參與其事的法國傳教士張誠（Jean Francois Gerbillon）所錄，雖亦六條，但則敘述詳盡，頗具研究本約價值。

※ ※ ※ ※ ※

另據傳啟學編著「中國外交史」（民國四十六年十月出版，民國四十九年八月再版），亦有述及本約各條，惟未註明出處，茲併錄列於下，以供參考。

第一條：俄國與清國之境界，以入黑龍江之綽爾古納河附近之格爾必齊，及循此河之水源，遠至東海岸所綽旦之山脈（即外興安嶺）為定界。……又肩勒以上之支流為爾喀河，南方一帶之地，屬於大清帝國，其北部為莫斯科帝國，現時爾喀河之南方，所有市府或住民，當移居於河之北岸。

第二條：俄國人所稱雅克薩地所建造之堡塔當悉行毀壞，其所居之俄人當悉攜財產，退於河之北岸。

第三條：兩國間於過去一切之事，永當忘却，毋得記憶。

第四條：本條約締結之後，無論何國人，不得容他國之逃亡者及脫走之兵。若於他領土內脫走而來之時，應即捕縛，交付於所在之官衙。

第五條：在清領土內現居之俄國人民，及在俄國境內之清國人民，仍得居住原處。

第六條：兩國人民持有旅行免狀時，無論在於何領土內，得交通以營其貿易。本條約之正文，兩國全權委員，於記名蓋印後交換，以滿、蒙、漢、俄、拉丁五種文字，記其條文，鐫刻於石碑，建諸境界，永為兩國親善之標準。

Harold Lamb 原著

史耀古 譯註

僅是游牧部族的領袖，從未接受過農耕文明的薰染，竟能為五十多個國家建立了切實可行的法制典章，維持大半個世界的和平與秩序，達數世紀之久。他的西征更打開了東西的交通，交換了歐亞的文化，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難怪成為西方史家心目中「撼動天地的人物」（The Earth Shakers）

本書便是關於成吉思汗一生的故事，由美國傳記名家哈羅蘭姆（Harold Lamb）先生所撰寫。他蒐集了這一段時光裏輝煌壯烈的歷史事件和許多關繫的豐富史料，予以適當的分析、解釋、綜合，而以生動的筆法，把成吉思汗及

其周圍人物的個性勾活起來，對蒙古民族的性格、風俗、習尚以及其戰略戰術，典章制度也給予極細膩的描述，這種將枯燥而寂靜的史料付以生命，藉以提高讀者興趣的寫作方式，雖已為現今史學家所普遍採用，而本書作者運用的尤為適當。故原著既是一部內容豐富的史籍，也是最佳的文學作品。

本書原著者雖仍不免間或引用過去波斯及阿拉伯等西方史籍上對蒙軍戰爭的殘酷面誇大其詞的渲染字句，但大體上尚能超脫過去西方史家將十三世紀橫掃歐洲的蒙古旋風稱之「黃禍」或「撒旦的化身」等類陳腐狹隘的觀念。他也不再認為蒙古的興起，除了戰爭破壞之外，一無是處，而能客觀多角度的探討

揮淚話尺子先生週忌

蔡懋棠

趙尺子先生週忌將到，擬略談畢生為邊疆文化而奮鬥的尺子先生所從事研究的尚有未完的學問之一部份，作為悼念。趙先生著作等身，但最艱鉅又費時且耗其精力最多的莫過於「說文解聲」，尤其在晚年，當獲悉有難症的時候，恐在有生之日不能完成，更以夜繼日，忍着常人難受的病苦，手不離筆，不時地在寫。或許是因為太辛勤，所以終於不支病倒，撒手歸西。

筆者曾於二十年前，向趙先生函求「夏語三百語脫變為那些語文」大作而承予不時函教，更蒙予偏愛而成忘年的文字之交。筆者非語言學者，但是尺子先生不嫌筆者外行，時常面授有關比較語言學之智識及研究方法。因此筆者不知有幾次去拜訪克難街及大溪，在往返途中，趙先生對晚輩所授之訓言猶在耳中。

趙先生為了研究「六千年前蘇末語與中國語（蒙古語）、古文、甲骨、鐘鼎之比較」，特地由西德某一大學求得一九一三年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的「中國語和蘇末語文」一書的完整影印本（Chinese and Sumerian, BYC. J. Ball, M.A.; D. Litt., Lecturer in Assyriology in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Humphrey Milford 1913）。欲做其研究之正確的左證。此一影印本是托來華從事中國文化研究之布維納博士（Dr. Werner Burger，西德漢堡大學東方學院教授）得到手的。趙先生得了此一資料後，更相信他的立論沒有錯，很是高興。於是也就不眠不休的要趕完畢生巨著「說文解聲」。

到了去年初夏，趙先生召筆者到克難街住所，將此一影印本出示，同時叮嚀筆者儘速譯出中文稿，以便對照。慚愧，筆者學識淺薄，僅譯出十分之一。後來趙先生又囑筆者先從是書第二部份「蘇末語和中國語語首和語尾的聲音

，在觀念上實為一大進步。譯者本諸多年來潛研蒙古史的體會，認為此書很值得譯介，因以前國人所編著之「成吉思汗傳」已不多見，而由英文撰著譯為中文者，本人所譯尚屬第一部，亦可藉以參考外國學者對成吉思汗的看法。故於公餘細心翻譯，在原著內遇有專門名詞或有費解之處，均參考多種資料詳加註釋，以期讀者能有進一步的瞭解。譯者又多方蒐集了許多極為珍貴的圖表照片及大事年表世系表暨漢蒙古對照大汗嘉言等附錄，或可幫助讀者諸公更深一層的認識。最後敬請方家先進，不吝指教。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十一月 史耀古寫於台北

及其一致、相似的變化對照表」趕譯，且時常垂詢工作情形。筆者在課餘時，當然努力翻譯，却因賤疾常發而只對出將近二百五十字左右而已。雖然趙先生在「說文解聲」的研究工作上所立之學論，尚未得到公認，可是由於從事此一研究工作，連外行的我也相信趙先生的立論是正確的。於是趙先生更深信非趕快完成其巨著不可。

去秋在華岡學院開的中國歷史學會上，趙先生作專題演講時還稍提及「蘇末語與蒙古語之關係」，博得在席諸賢熱烈鼓掌（趙先生是在第一研究組演講的，主席是屈萬里先生，筆者幸忝末席，並作錄音）。

去年初冬，趙先生病劇，住入榮民總醫院時，在病床上還詢及筆者工作情形。到了病篤而筆者趕往探病時，趙先生已是呼吸困難，不能飲食了。筆者攜去的工作報告，亦無法閱讀，只聽了筆者說：「您的研究工作，定會由此書之佐證更為正確。」就莞爾點頭，緊握筆者雙手，久久不放。雖然筆者到目前還沒有完譯此一影印本，可是如果天假幾年給趙先生，一定會使趙先生達成宿願而解決曠世的大問題：「古代中國人是講夏語的，古代中國語文——甚至現代中國語文中尚存的蒙古語之影響」。

詳細的待日後再談。如今趙尺子先生仙遊將垂一年，其音容宛在，一代學人逝矣！不僅是研究邊疆學界之一大損失，筆者亦痛失良師，有茫茫然之感也。但筆者定將悲痛變成力量，完成趙先生之囑咐以慰在天之英靈。

又據趙先生屢次面告，有五十年不斷的日記需要整理，而這些日記所記載的亦是極有歷史價值的現代史的一面的寶貴資料。不知現在是那位賢達為其整理？

（65、11、30、夜半於寓所燈下。）

北部邊疆民族發展之演變史略

沈 咸 恒

遠在商朝武丁復興之年，時爲公元前一二九一年，即武丁在位之三十四年，書有記載「王師克鬼方」。

鬼方，爲北方之古種族名，亦名鬼區。鬼方與中國對稱，知其爲遠方，而不能實言其地之所在，有以爲在北者，「北方國也」。

近代，在一八七七年，即清光緒三年，有浙江省海寧人王國維著生，晚年以治殷墟書契文，著作等身，名重中外，國維爲學，能深思，著有「觀堂集林」，內有「鬼方、昆夷、玁狁考」，稱其族隨世易名，因地殊號，其見於商、周者，曰鬼方，又稱鬼方混夷，按混夷即昆夷，獯鬻、玁狁、匈奴皆同種，此爲史上明白記載之史事，尚可徵信也。

公元前一二二一年，即周武王十四年，紀有肅慎國來朝進貢。

肅慎，古國名，更古亦曰息慎、稷慎，至周始曰肅慎，以後兩漢時，名爲「挹婁」，南北朝時屬「勿吉」，隋唐時附「靺鞨」，後歸「渤海」，遼時屬「女真」，其疆域傳說不一，約言之，當今之松江省寧安縣以北，直至沿混同江南北岸之地，松江省，爲吉林省所析。

「挹婁」，古國名，「晉書，東夷傳」云，即肅慎之後，在不咸山之北，不咸山即長白山，東濱大海，西接寇漫汗國，北極弱水，弱水古籍所言甚多，此指夫餘國之弱水，在今吉林、遼寧交界地。

「勿吉」，古國名，後稱靺鞨，「魏書，勿吉傳」稱，勿吉國在高句麗北，舊肅慎國也，按勿吉，即今吉林省地。

靺鞨，種族名，「隋書，東夷傳」云，靺鞨在高麗之北，邑落俱有酋長，不相統，凡有七種，最強者有三，一爲粟末水靺鞨，後至唐代，建渤海國。二爲黑水靺鞨，後爲女真，宋時建金國。粟末水，即今松花江。黑水即今黑龍江。

「渤海」，古國名，渤亦作勃，爲唐武后時靺鞨粟末部酋長大祚榮所建，五代時，爲遼所滅，改名東丹。

「女真」，種族名，黑水靺鞨之後，唐時靺鞨來朝中國，太宗召問來使，言及女真之事，中國始知其名，其族向服屬於契丹，契丹稱之爲「盧真」，後避契丹主「宗真」之諱，嘗改稱「女直」。女真族，有生女真與熟女真之分，生女真居今松花江東南吉林省境內，熟女真居松花江西北黑龍江省境內。

以後契丹改稱爲「遼」，又由「金」滅遼，追蒙古族興，金又爲其所滅，其族漸替，其間不但與中原多事，且與蒙古關係密切。故雖爲東北民族之發

展，實與北部民族之發展，有所關連。

公元前八二七年，即周宣王元年，是年「玁狁」進逼京邑，宣王命房陵人尹吉甫北伐，吉甫奉命北伐，逐之太原而歸，詩經小雅所記「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即指此。太原古地名，一說，太原是說原之大者。

周之玁狁，古之種族，唐虞以上曰山戎，曰獯鬻，夏曰淳維，殷曰鬼方，後至秦、漢，則名匈奴也。

公元前六三七年，即周襄王十五年，此時已是春秋時期，書記有云「王命狄伐鄭」，次年狄入寇，王子出奔鄭，狄有事於中原，考之右書，狄爲北方之一種族「禮、王制」云，北方爲狄，春秋時有狄國。

公元前三〇七年，有胡、樓煩之稱。

按，胡爲北狄之國，今稱匈奴，通稱曰胡，中國之北疆也。毗連趙境。按樓煩，亦春秋時北狄之國，戰國時爲趙武靈王所滅，連接趙境，地在晉北崞嵐縣附近，盛產煤。趙武靈王以中國之車戰制度爲病，首改著胡服，並命士卒悉習騎射，勁卒爲三晉冠。

公元前二一五年，爲秦始皇帝之三十二年，匈奴有事於中原。

公元前二〇〇年，爲漢高祖七年，匈奴之冒頓，圍之於平城，兩年後，與匈奴和親。冒頓，古音讀爲「墨毒」，英武有大略，弑父自立爲單于。

公元前一七四年，是漢文帝六年，是年匈奴之冒頓單于死，老上單于立，次年進攻「狄道」，漢將李廣擊退之。李廣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號爲飛將軍，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士卒皆樂爲之用，惟命聽不得封侯，當時人惜之。

公元前一六一年，爲漢文帝改元後之三年，匈奴老上單于死，軍臣單于立，漢以周亞夫軍駐細柳，以防匈奴，後人稱軍營之有紀律者，曰細柳營。今經遼省河套以內之地，秦、漢時稱爲河南，又稱新秦中，常爲匈奴所據，五代及宋、金，被佔於夏、明時有韃靼之族居此，屢爲患中國。

此地後爲蒙古伊克昭盟鄂爾都斯各旗之牧地，鄂爾都斯以富見稱於蒙古，即因河套土地之腴美。黃河水至此，歧爲數道，水性平穩，從無泛濫之患，所謂「黃河百害，惟富一套」。軍臣單于，死於公元前一二六年，是年爲漢武帝元朔三年。漢武帝始於年號之前，冠以二字，在位五十四年，年號凡十一次更改，元朔是第三次之年號。

公元前一二一年，是漢武帝元狩二年，此時武功最盛，匈奴爲渾邪諸王，

漢武帝以衛青、霍去病北伐匈奴，大破之，一一九九年，霍去病，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瀚海而還，地已接近科布多。

公元前一〇〇年，爲漢武帝天漢元年，匈奴是「且鞮侯朝」蘇武使於匈奴，漢朝多失利。公元九九年，漢武帝天漢二年，李廣利出征匈奴，在武帝太初初年，李廣利出征西域，曾大勝，降大宛國，於公元九〇年，出五原，敗於匈奴，降而被殺。其孫李陵，善騎射，武帝時拜騎都尉，後以戰匈奴，力戰矢盡而降，單于立爲右校王，且鞮侯單于於公元九六年死。

公元七八年，爲漢昭帝元鳳三年，烏桓族犯境，烏桓，部落名，亦作烏丸，本東胡別種，漢初爲匈奴冒頓所滅，餘族走保烏桓山，因以山爲號，其後部族漸繁，散居於今冀、晉二省邊外，屢犯漢疆，到漢末爲曹操所破，遂散居遠徙於今嫩江之北，勢不復振矣。

公元六〇年，是漢宣帝神爵二年，匈奴握衍胸鞮單于立，又三年，匈奴五單于爭立。

公元五三年，是漢宣帝甘露元年，匈奴呼韓邪及郅支兩單于，各遣子入侍中國，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自己入朝。公元前三六年，漢元帝時西城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甘延壽斬郅支單于，陳湯後以貪賄徙邊，還卒。呼韓邪單于聞郅支單于死，大喜復入朝，願婿漢以自和，元帝以後宮良家子賜予，即宮女王嬪，即王昭君，一度改爲王明君，古樂府中有「昭君怨」，即指此。

公元前三一年，爲漢成帝建始二年，是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死，其子復株曾若鞮單于立，於公元二五年，復株曾若鞮單于來朝中國。公元二〇年，爲漢成帝鴻嘉元年，匈奴搜詣若提單于立。公元前一二年，爲漢成帝元延元年，是年匈奴車牙若鞮單于立，公元前一年，即漢哀帝元壽二年，向來中國朝。

公元紀元後一年，此時正在王莽篡漢，改號爲「新」，年號爲「始建國」，始建國三年，匈奴諸部入侵中國。

公元一四年，王莽改年號爲「天鳳」元年，與匈奴和親。

公元四五年，爲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匈奴、鮮卑烏桓，同入侵中國，四六年，西域附匈奴，匈奴勢大盛。四十八年，北國饑疫盛行，死耗已盛，匈奴分爲二。

一爲南匈奴，歸漢，雜居今山西省之北部，以後至魏時，又分五部，即晉時五胡之一，十六國中之前趙、北涼、夏皆匈奴族人所建。晉時匈奴赫連勃勃，據統城自立，國號夏，又稱大夏，自稱大夏天王，後爲吐谷渾所滅，凡三主，建國二十五年，起公元四〇七年，訖四三一年。

一爲北匈奴，居今外蒙及蘇聯境，東漢和帝時，曾爲竇憲所破，西史中，謂匈奴族於第三世紀末葉，征服阿雷奈族，占領俾爾加及多瑙兩河間之平地。第四世紀中葉，其酋長阿提拉時，勢力尤盛，屢攻羅馬、日耳曼諸族，皆

爲所迫，及阿提拉沒，勢頓衰，仍歸亞洲，後爲「柔然」所滅。

鮮卑，據後漢書鮮卑傳，「鮮卑者，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黃帝孫受封北國之後裔，東漢、魏、晉之鮮卑，其庭幕在喀爾喀，而封畛則遠及北海，今俄羅斯東偏之錫伯利部地，咸爲所兼併，此族在漢以前，本東胡之一支，匈奴冒頓破東胡，乃遷居於科爾沁，郭爾羅斯諸部一帶地，其後族勢日強，漸移居匈奴故地，西漢之末，始通中國，東漢以後，最爲強盛，後至晉時爲五胡之一。

東胡，種族名，古爲患愼之後，在匈奴東，故名，漢初爲匈奴冒頓所滅，遺衆居烏桓山，即號爲烏桓，今稱通古斯族。

公元八九年，爲後漢和帝永元元年，是年竇憲大破北匈奴，勒石燕然山而還，至公元九二年，竇憲專權用事，族黨益盛，及帝長大，憤其專擅，收其印綬。

公元一〇九年，即後漢安帝永初三年，南匈奴及烏桓、鮮卑均有事，旋又相安數十年，至公元一五五年，漢將張奐降服南匈奴，次年，李膺鎮服鮮卑部長檀石槐，旋遠走出塞，檀石槐，勇健多智，後漢時，立幕庭於彈汗山，奄有匈奴故地。至公元一八一年，檀石槐死，亂事稍息。至公元二一六年，已屆漢末，是年曹操自立爲魏王，三國鼎立，形勢已成，南匈奴單于入朝於魏，遂留居於鄴城。

公元二七一年，中國分久必合，至晉統一中國，匈奴右賢王反，至次年降晉。公元二七九年，匈奴人劉淵代父爲左部帥，劉淵充姓劉，家居晉陽汾澗之濱，知兵法，又擅武藝，輕財好施，俊傑競歸之，晉惠帝即位，予劉淵以匈奴五部大都督之職。

公元二八一年，是年晉武帝太康二年，鮮卑慕容部起，以後五胡十六國之前燕、後燕、南燕皆慕容氏所創。公元二八九年，鮮卑慕容廆，爲鮮卑都督，即「前燕」之開國祖，幼魁偉，雄傑有大度。

起於公元三〇四年，迄於公元四三九年，先後歷一百三十五年，史謂五胡亂華，先後建有十六國，人才輩出，有

匈奴族 劉氏、沮渠氏、赫連氏。

羯族 石氏。

鮮卑族 慕容氏、秃髮氏、乞伏氏。

氐族 符氏、呂氏。

羌族 姚氏。

五胡十六國之後，統一於北魏，以後之北國，史系分明，除五胡建國史，較爲複雜，契丹遼、夏、金、直至蒙古，各有專史矣。

評介「蒙古逸史」

劉學鈞

「蒙古逸史」一書，共計四冊，原係以蒙文撰著，原撰者不詳，其未譯成漢文前，國人鮮有知之者，而原書亦非排印發行，僅係手鈔本，其未廣為流傳，當可想見。民初陳錫氏據黃成坊口述筆譯為漢文，原稿存於中央研究院，坊間亦未見有鉛印本刊行，昔所流傳者僅為民國六年之油印本。因此，曾讀此書者亦為數不多。頃此間廣文書局翻印此書出售，誠為研究蒙古史事者之一大福音，惜乎售價昂貴，兼以該書局竟將「蒙文原著」四字，誤為「著者、蒙文原」（見封底版權頁），誠一大笑話，若是則英文原著之書，其著者當必為「英文原」矣！然則該書肆之肯於影印出版，亦實有益於邊政研究者，筆者不揣簡陋，特將該書介評如次，以供參考。

按陳錄字任先，又號止室，福建閩侯人，北京政府為首任都護使，充駐紮庫倫辦事大員。陳氏於民國四年十月四日自北京首途赴庫，於同月二十六日到達，陳氏敏而好學，注意史籍文獻，抵庫後，「嘗入蒙人家，探求書籍，見窮（按窮同穹）廬正中置佛龕，一燈熒熒，矮几陳供品，地上覆氍毹二三，備客坐而已，所謂書籍者恒不多見。蒙古昔尚武功，初無文教可言，宋元之交成吉思勃興，始創文字，從而講求者類多僧侶，猶歐土中古之世，各國文學樞紐咸在宗教中人，然遠不及其深造而昌明也。蓋荒寒廣漠之鄉，氣散而力弱，不能使之發達，其理然歟。僧侶向治經典間及曆象巫醫之學，其書又往往藏文蒙文，從未有刊行之本，間有一二先哲著述，轉徙傳鈔，有如秘笈，蒙人之視之亦不甚惜，行見與日月同其湮沒矣！黃生成好通蒙文，借鈔一書，名曰保權，作者意謂：『先烈威權，微斯作將無以保』意至善也。書中敘述中蒙關係及宗教變遷，特詳於有清一代，可為綏邊政故之龜鑑。因就黃生所述，泚筆譯之，既竟乃為編次目錄附綴按語，並名之曰：『蒙古逸史』」（見該書陳錄氏序文）。

準此，吾人可知「蒙古逸史」一書原名「保權」，意為蒙古「先烈威權，微斯作將無以保」。係以蒙文撰著，經陳錄帶往外蒙從官黃成坊氏口譯，而由陳氏筆譯而成，並將原書名「保權」改為「蒙古逸史」。此書原撰著者曾於卷首述明撰述動機，該書「著者曰：人為萬物之靈，不知反求根本，亦猶森林中之一動物已，苟數典忘祖，則又動物不若矣！祖父之源流，果置之「不研究，不啻被棄之兒，不自知其身所自來，寔不可痛！成吉思汗軼事及蒙古盛衰之歷史，傳者甚鮮，余不揣謏陋，舉聞見所及，編成此卷，名曰保權，以貢世之君子，……」。由於此段著者自白，可知著者撰此書之動機乃為追述祖、父之源流，以免後代子孫「不自知其身所自來」，用示不忘本也。

「蒙古逸史」全書分四章，其下不分節，但各分若干段落，首章為：「蒙古之立國及其變遷」，此章大抵自遠古述及滿清入主中國時之蒙古歷史；全章再分為八個段落，第一段落為：「由共載汗至李端察爾也速該把阿透兒」，此段大致引用「蒙古源流」一書之論，亦即蒙古人間接來自印度，並無若何新奇之處；第二段落為：「成吉思汗事略」，此部份所佔篇幅甚多，大多取材於「元朝秘史」及「蒙古源流」二書，但對蒙古國姓「孛兒吉斤」及「乞顏特」二詞有較奇特之解釋，此書稱：「鐵木真姓『孛兒吉斤』，蒙文又稱為『乞顏特』，猶言天神與人間女子配合而生之子也，『乞顏』之為義，言天上靈氣與人欲混合，『特』者相感之意。」此種解釋，實他書之所未見；第三及第四段落分別為：「成吉思汗三禮」及「成吉思汗子孫之世系」，所謂三禮，乃指三種蒙古禮俗之起源而言，其一為蒙古貴族命婦每以胭脂漬其兩額之禮，係始於孛兒帖，其二為蒙古官員盛服出門，必佩刀七之俗，係始於成吉思汗時代「烏查」之宴（全羊慶功之宴），其三為蒙古婦女服飾多一長帔之俗，係起於孛兒帖欲嚴男女之防而來。至於「成吉思汗子孫之世系」，多取材於一般史料；第五段落為：「喇嘛教及蒙古文字源流」，此部份所述蒙古文存，僅指已不適用之「蒙古新字」而言，但年代又不甚明確，是為不足。第六段落為：「蒙古建都北京」，此部份稱元世祖忽必烈建都北京，係遵照元太祖之遺命，如該書稱：「汗（按係忽必烈車臣汗）語察必可敦曰：『吾祖成吉思汗在位時，於弓鎗上常繪北京地圖，朕安可棄北京而不居？』」。第七段落為：「大明收回漢土」，此部份除述及朱洪武光復漢土、北逐蒙元建立明朝外，並陳述明永樂帝係朱洪武入京時，曾納元室遺妃，其時此妃已有身孕，既納乃生朱棣，即後日明成祖永樂，如該書稱：「惟其（按指元惠宗順帝）棄地出奔時，曾在北京宮中遺一蒙妃，名歡吉拉他氏，已有身三月，為明太祖朱元璋所納，妃朝夕憂慮，恒自計曰：如更七月而產，明太祖必疑為敵人之子，乃私自禱天，願子必十二月而生，庶可免禍，後竟果然，遂留養宮中，明太祖有一漢妃某氏，適同時亦舉一子，明太祖嘗夢兩龍闔於殿庭，東敗而西勝，翌旦命司星象之官卜之，曰：非龍也，即帝新舉之兩太子也，西方之龍為蒙妃所生，東龍則漢妃所出，西方之龍他日必大貴，以之繼承大統，子孫必昌，明太祖不聽，及長，置之邊陲，受封於歸化城，洪武在位三十一年卒，漢妃之子即位，越四年，蒙妃之子潛結羽黨，率兵六千人南犯，並招集邊氓為前驅，蒙人咸樂為之助，遂逐漢妃之子而篡其位，此即明永樂成祖也。」綜觀原書所述全無一是，茲按明史卷五

本紀第五載：「成祖啟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功純仁至孝文皇帝，諱棣，太祖第四子也，母孝慈高皇后……」，於是可知成祖朱棣乃是孝慈高皇后所生，現再看明史卷一百三十三列傳第一后妃一節所載：「太祖孝慈高皇后馬氏，宿州人，父馬公，母鄭媼……」於此可知明成祖朱棣乃是太祖原配馬皇后所生，馬氏宿州人，並非如「蒙古逸史」所稱之「蒙妃所生」。再則明成祖生於西元一三五九年亦即元至正十七年，其時明太祖尚未攻進北京，（按至正卅八年明太祖始攻入北京），何來蒙妃之說，足見「蒙古逸史」所說純屬無稽，但此說在蒙古族人間流傳甚廣，揆其心理，正如盛清時流傳清高宗乾隆為漢人之胤者然。第八段落為：「滿洲入主中國」，此部取材於一般史料，並無任何奇特之處。

該書第二章為：「內蒙古六盟歸附滿洲及其世系」，其下分段落分別敘述內蒙古卓索圖、哲里木、伊克昭、錫林郭勒、烏蘭察布及昭烏達等六盟四十九旗歸附滿洲之經過，共計六段落，大致與魏源「聖武記」及張穆「蒙古遊牧記」所載者同，至於其世系則不若大清會典理藩則例所載之詳細。

「蒙古逸史」第三章為：「外蒙古四部落歸附滿洲及其世系」，其下分五段落為：「喀爾喀名稱之緣起」、「汗山盟國圖什業圖汗部」、「克魯連巴爾城盟車臣汗部落」、「札克河源畢都里雅諾爾監札薩克圖汗部落」及「齊齊喀爾賽音諾彥汗部落」，此章首段落「喀爾喀名稱之緣起」部份，曾對「喀爾喀」一詞加以解釋，如該書第九十三頁稱：「……在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廟中，有某代御製碑一，內有句云：京師為全國首都，京師以北為國藩藩，內有六盟，外有喀爾喀部落，喀爾喀向為鞏固之屏藩云云；『喀爾喀』漢文意義猶言屏藩也。」茲按蒙古古語「屏風」或「屏藩」讀若 HARAHAR，與「喀爾喀」一音確屬相近，而此項說法出自蒙籍人士之著作，應尤屬正確，且此種認識亦為他書之鮮見者。此外，在同段落中又述及「喀爾喀」一詞之緣起，該云：「喀爾喀之名稱，始於蒙古國為漢人明太祖所侵之時，洪武元年，元惠宗自知大事已去（大事疑大勢之筆誤），退回蒙古。明太祖遣使賫以金帛，並與之約曰：以蒙古之地為界，彼此不相侵犯，共享太平。元惠宗允其請，遂以所居之地釐定界域，名曰『喀爾喀』」，此一說也。同時該書又引他書之說，認為「喀爾喀」一詞之緣起為：「又據某書云：成吉思汗第十六世孫格塔森札拉爾移居杭愛山後，始稱外蒙古為『喀爾喀』」，此說與張穆氏「蒙古遊牧記」所載：「……格塔森札札賽爾汗台吉留故土（按指外蒙古而言），號所部曰『喀爾喀』」相同，足證「蒙古逸史」一書之原著者亦曾博覽群籍。此章之其他各段落，分述外蒙古四部世系及歸附滿清情況，並無若何特出之處，但第五段落「齊齊喀爾賽音諾彥汗部落」，稱「賽音諾彥汗部落」，顯然有誤，茲據大清會典理藩則例所載為「賽音諾彥部」，並無汗號，賽音諾彥部之最高封爵為和碩親王，而「蒙古遊牧記」卷八更明載：「但以『賽音諾顏』名其部，以示別於

三汗」，足見「蒙古逸史」之誤。

第四章為：「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降生及滿洲對待外蒙政略」，此章共分六段落，分述一至二十代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政略，第一段落為第一代至第十五代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時代紀略（原書為紀略），此後每一代為一段落，茲按「哲布尊丹巴」原係藏語，「哲布尊」藏語意為「應被尊敬」，「丹巴」義為「教法」，全銜義為：「教法之尊者」（請參見黃金河氏所著「哲布尊丹巴與外蒙古」一書頁十三），係喇嘛教中對活佛之尊稱也，「蒙古逸史」一書首段落乃據一般史料稱：「黃教發源於印度，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自第一代至第十五代均在印度或西藏降生，與蒙古關係較淺……」（見原書第二二頁），一般著述對第一代至第十五代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本名及降生地，多未詳列，唯此書均予詳列，是為一大特色，茲將其列表如次以供參考：

代別	本名	降生地	其他記述
第一代	羅克新圖嘎瑪勒	印度	釋迦牟尼時代
第二代	巴爾畢珠佛	印度那琳德耳廟	為那甘珊佛徒之首領
第三代	那嘎布卓特巴	印度	呼畢濟丹汗時代
第四代	岡丹博夫勒	印度	察林達爾汗時代
第五代	羅碩木榮桑	西藏	為卓布阿地沙呼畢勒汗
第六代	達爾瑪旺楚克	西藏	為達巴台呼畢勒汗
第七代	鄂特沙勒邦	西藏	為巴延札木札呼畢勒汗
第八代	布倫岱木察	西藏	為楚林呼畢勒汗
第九代	（失傳）	西藏	
第十代	僧格巴達爾	西藏	為布特林卜呼畢勒汗
第十一代	達錫巴爾丹	西藏	為宗漢巴佛（按即宗喀巴）之高徒，曾創建大廟。
第十二代	吹眞加特	印度邊地薩克嶺地方	生於達賴喇嘛都札木
第十三代	渾嘎都勒楚克	西藏拉里地方	蘇之世
第十四代	哈吉帖薩楊	西藏海亞地方	約相巴爾巴里汗時代
第十五代	哲木尊達爾那達	西藏巴朗地方	開始到蒙古傳教並建造寺廟

以下各段落則分述第十六代至第二十代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止，其實第十六代應為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降生蒙古之始，其降生時為明崇禎年間，從此哲布尊丹巴即在外蒙古轉世，原書記至第二十代止，亦即在外蒙古降生之第五世，茲以在外蒙古降生之第十六代為一世，茲將一至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本名等列表如次（本表係錄自黃金河氏所著前書）：

世系	姓名	生卒年月	出身	年歲	重要事蹟
一世 (16)	羅布藏旺 比札木薩	明崇禎八年至雍正元年 (一六三 五一—一七 二三)	土謝圖汗 衮多爾濟 子察渾多 爾濟弟	91	一、庫倫設城 二、順治年間遣貢使 三、伯勒齊爾會盟 四、康熙二十七年喀部 內屬 五、卅六年還牧後宏揚 法教
二世 (17)	羅布桑丹 彬多密	雍正二年 至乾隆二 十二年 (一七二 四—一七 五七)	土謝圖汗 親王博多 布多爾濟 子額琳沁 多爾濟弟	34	一、建慶寧寺 二、分土謝圖汗部別立 賽音諾顏自是喀爾 喀有四部 三、設置定邊左副將軍 四、撤驛之亂 五、準部還平 一、呼畢勒罕轉世於西 藏
三世 (18)	伊什、丹 尼瑪	乾隆二十 三年至三 十八年 (一七五 八一—一 七七一)	西藏裏塘 巨族父丹 津袞布為 第巴之子 ，母芬布 為噶布德 龍齊之女 達賴八世 伯父索諾 木達錫之 子	16	二、建廣教寺 三、設庫倫辦事大臣
四世 (19)	羅布桑圖 巴坦旺楚 克	乾隆四十 年至嘉慶 十八年 (一七七 五一—一 八一三)	達賴八世 伯父索諾 木達錫之 子	39	一、土庫兩盟劃歸庫倫 辦事大臣節制 二、再宏揚法教 三、乾隆五十七年定金 奔巴瓶掣籤法變更 指認呼畢勒罕
五世 (20)	羅布桑楚	嘉慶二十 年	西藏富室	28	一、清代邊政失敗

六世 (21)	佚名	道光二十 二年至二 十八年 (一八四 二—一八 四八)	西藏牧驢 者之子蒙 人稱為最 不幸呼畢 勒罕	6	二、禮遇哲布尊丹巴日 衰 迎返庫倫奉登法座僅五 十九天即罹痘症死
七世 (22)	烏金策仁	道光三十 年至同治 八年 (一 八五〇— 一八六九)	西藏平民 密瑪爾子	20	一、商卓特巴與堪布諾 門罕漸專權 二、迎佛徒眾在途被劫 三、為車臣汗子所誘行 為不檢致庫倫大臣 頒令制裁 一、俄領餽贈兒童玩物 二、志剛爭晉見禮儀 三、柱斌整頓沙畢衙門 積弊裁減佛宮浮費 再爭往還體制 四、清末行政益失蒙情 五、俄人誘煽獨立經中 俄交涉恰克圖會議 終為俄人所乘 六、民八年自請撤消自 治 七、恩琴陷庫倫 八、赤俄製造偽政權迄 今
八世 (23)	博克多	同治九年 至民國十 三年 (一八七 〇—一九 二四)	達賴會計 之子	55	

上表所列六至八世，係原書所無者

綜觀全書雖分四章，計二百九十一頁，但係手抄本，其字數僅約三萬言，似嫌簡略，全書所記至清道光九年止，可知此書當成於清道光九年（西元一八二一年）以後，書中每段落之後有止室（陳錄號）按語，其為精當，間或且加以考證，陳錄以南人（福建）治蒙，且潛心治學，可見前賢之功成名就絕非倖至。

評介史譯「成吉思汗傳」

學 鏡

成吉思汗固我中華民族之偉人，亦世界史上成就最大、影響最深之偉人，因此自成吉思汗逝世後，撰述其傳記者大有人在，尤以西人爲多，然則多以有色眼光描繪此一曠世偉人，或則捏造史實以詆譭之，尤其以中東及西方之人爲甚，考其因由，實以彼等高加索民族（即習稱之白種人）羞於承認彼等曾戰敗於成吉思汗鐵蹄之下，而爲蒙古人之戰俘、奴僕，於是對成吉思汗一生史實乃任意加以捏造、詆譭，因此成吉思汗事蹟遂隱晦而不明；我國史料雖多，然我傳統文化之特徵在於重視王道，因此對「齊桓、晉文」之霸業，向不樂道，因之對成吉思汗君臨萬邦之英勇事蹟，遂鮮有爲之作傳者。清咸同以來，帝國主義者謀我蒙古日亟，國人乃對蒙古史料略事涉獵，迄今百餘年來遂頗見成吉思汗傳之著述，若李符桐氏、馮承鈞氏、李則芬氏、丁向賓氏、馬鋆氏等諸君子均撰有成吉思汗傳，筆者學淺亦曾於六十四年出版「成吉思汗傳略」乙書，至於西人之著作經逐譯爲中文者爲數不多，且多詆譭之詞，而中文著述所引史料，多採自我國文獻，亦未見有人將之譯爲外文者，是爲不足。

頃見美人哈羅蘭姆（Harold Lamb）氏所著成吉思汗傳一書，引用史料頗稱豐富，立論亦頗允當，按哈羅蘭姆氏原係傳記名家，初非研究歷史者，尤非精於蒙古史者，然爲撰著此書曾遠赴世界各地，廣事蒐集蒙古史料，並經多方考證，已少昔日西人歪曲、詆譭之通病，尤其介於歷史與傳記之間，可讀性極高，惜乎向未有中文譯本，未能使此一偉人之事蹟，普見於中土。比者史耀古君持其中文譯本初稿，央筆者爲之評介，乃得先睹爲快。按史君耀古係內蒙卓索圖盟吐默特右旗人氏，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任職於蒙藏委員會，勤於讀書，經詳讀初稿深感譯筆流暢，與原文相得益彰，兼以所增譯註甚爲詳實，益增其可讀性，乃樂爲之評介如次：

成吉思汗傳一書共分四部，另有前言、尾聲各一部，每部再分若干章，總計有二十二章，都十四餘萬言。前言部份名爲奇蹟，原作者雖旁引博徵西方人對成吉思汗之看法，但仍難免帶有宗教色彩，如前言部份曾引德皇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 of Germany）致英王亨利三世（Henry III of England）之書稱：

「韃靼之禍不啻是上帝的懲罰，上帝假他們之手懲罰基督教世界的罪惡。」而原書作者哈羅蘭姆氏亦於此處稱：

「而蒙古人自身也正是當年以色列失蹤的十個部落之後裔，他們曾供奉金牛，崇拜偶像，而被驅逐於亞洲的荒原上。」

類似如此極濃厚宗教色彩之語句，不一而足，然而原作者畢竟有異於常人之眼光，擺脫宗教非理性之約束，對歷來帶有宗教色彩之看法，予以極有力之抨擊，該書原作者稱：

「這種（按指帶宗教色彩之）見解真叫人發火……」
「只有一個辦法可以打破成吉思汗周身的所謂神秘。這個辦法便是把時鐘撥回七百年前的當時，並按當時大事年表所記載的老老實實的看成吉思汗。不看奇蹟，不以爲是野蠻的化身，而是直接的來看其人事本身。」
哈羅蘭姆氏雖非史家，而係傳記名家，但能有此種客觀之看法，其胸襟與氣度實已超越歷來西方史家之上矣！

第一部份共分七章，分別爲：「戈壁大沙漠」、「爲生存而奮鬥」、「蓬車之戰」、「帳前英雄」、「合蘭眞之戰」、「王汗之死」及「雅薩法典」。首一部份理應對蒙古源流略予提及，但蒙古源流本身即爲一極大之研究課題，而原書作者畢竟非歷史學家，故對此一問題乃略而不提，對原書作者而言，雖不失爲一聰明方式，但對讀者而言，實爲一大損失，譯者史耀古君乃於該書第十六章中，約略在譯註中加以闡釋，史君引新元史卷一：

「蒙古之先出於突厥，本爲忙豁論，譯音之變爲蒙兀兒，又爲蒙古，金人謂之韃靼，又謂達達兒。」

關於蒙古民族之由來，論說紛紜，但以成書較晚之新史，仍襲前人之謬，誤以蒙古爲突厥之後，實爲敗筆；近人黎東方氏在其所著「細說元朝」一書，評新元史之作者稱：

「新元史的作者柯紹忞，此起舊元史的主編人宋濂，也是略遜一籌。宋濂懂得孔子『斷自唐虞』的大手法，把成吉思汗的祖先只從字端察兒講起。柯紹忞有了蒙古秘史作爲參考，本有把歷史上推的權利，却不該盲目地抄襲波斯人喇錫德·埃德丁（Rashid ad-Din，舊譯「喇施特」）的『集史』，說『蒙古之先，出於突厥』。這與『蒙古世系譜』的著者把成吉思汗的祖宗說成印度人，同樣荒謬。」所幸史君在引用新元史之前，先申明：「蒙古人當然不是突厥人」，亦由此可見史君在引用史料、下譯註之時，頗爲小心謹慎。

首章「戈壁大沙漠」中，原作者曾將成吉思汗一生之戰略，託一蒙古族長者之口說出，從此譜成成吉思汗之戰史，筆法新穎極具意義，該蒙古長者說：

「我們的土地還不及大金帝國的百分之一」，又說：「我們唯一能與他們抗衡的原因就是：因爲我們是游牧民族，擅長於作戰

，慣於隨身攜帶我們的一切。打得過的時候，我們就搶，打不過時則藏。若是我們改變了遊牧的習慣，開始設立城鎮，我們便不會興盛。此外，寺院和廟堂適足以軟化人的性格，只有兇猛和好戰的個性才能統治人類。」

此段話與成吉思汗一生處事原則，極為脛合，亦為其他史料之所未見者，惜乎未能註明出處。是否原書作者綜觀成吉思汗一生處事原則，再以傳記手法，假託一族人長者口中說出，不得而知，姑存疑。但按後人所搜集之成吉思汗嘉言中，有頗為類似之語句，茲擇錄如次：

「勿參加任何宗教，勿追隨任何教條……」

「士兵在平時處民衆中，必須溫靜如乳牛，然在戰時擊敵，應如餓鷹之搏獵物。」

至於第一部份其他各章其文字之描述極為優美，而對事實過程之敘述亦極詳實，茲以第五章「合蘭真之戰」為例，按合蘭真之戰乃敘述王汗之子桑昆襲擊成吉思汗於合蘭真，成吉思汗由於事出突然，在無準備之狀況下，自然敗潰，過程原極單純，但哈羅蘭姆氏竟能以四千餘字之多予以敘述，而不使人有冗長沉悶之感，若非原書作者廣事蒐集史料善加描述，以及譯者史君之譯筆流暢，何克臻此？首第六章「王汗之死」，曾引元朝秘史或聖武親征錄之史料頗多，如合蘭真戰後，成吉思汗曾派人往說王汗，全係引自元朝秘史，但原書作者哈羅蘭姆氏稱：「鐵木真致書王汗」，按「致書」二字應有錯誤，查當時為南宋寧宗嘉泰三年，西元一二〇三年，蒙古尚無文字之使用，而克烈族亦之使用文字之記載，則「致書」之說，實無法溝通彼此之意見，按蒙古之創造文字晚到滅乃蠻部之後，是成吉思汗實不可能有「致書」王汗之事，不若元朝秘史所稱：

「成吉思汗差阿兒孩合撒兒、雪格該者溫二人，往王罕處去說。」較合情理。

至於原著所列「致書」內容，亦與元朝秘史所述相同（請見元朝秘史卷七），但史君譯時另行譯出，譯筆者固然流暢典雅，但總不若遂用元朝秘史原文更見樸實，或者以為秘史原文過於生硬，何不引用親征錄原文，區區管見未省史君以為然否？

第二部份共有四章，分別為：「大金帝國」、「伐金之戰」、「蒙軍北返」及「喀喇庫倫」，在第九章「伐金之戰」中，描述極為生動，充分運用文學之技巧，復又不離史實，如：

「最初幾番努力（按指圍攻遼陽），毫無斬獲。此時哲別諾顏和成吉思汗的小兒子拖雷一樣覺得不耐煩了，於是，計上心來，此一計謀雖未用在圍城之戰上，却曾為成吉思汗在平原戰上用過。在敵人眼睜睜之下，哲別諾顏下令拋棄輜重、車輛和補給，然後撤兵，佯裝成放棄圍城或懼怕援軍的樣子。這樣蒙古兵馬前兩天的時候慢慢地撤退，突然，一夜之間，飛馬而返，馬

不停蹄，劍不離手，次日拂曉大軍已達遼陽。金人還深信敵人已經撤退，正忙着擅輜重，運回城裏，因此城門四開，軍民混雜。不意蒙古軍馬突襲，大為驚慌失措。結果是遼陽城破之後跟着的大屠殺。」

此段過程彷彿「木馬屠城記」之重演，充滿戲劇性，「黑韃事略」曾有蒙古此種戰術之記載：

「或纔交刃，佯北而走，詭棄輜重，故擲黃白，敵若謂是誠敗，逐北不止，衝其伏騎，往往全沒。」

兩者所記相似，足證原著取材之詳實。

為偉人作傳記原非易事，如專述其豐功偉蹟，嘉言懿行，往往使讀者索然無味，如多談其私生活尤其對異性之態度等，往往又被認為失之輕佻，如何使偉人傳記莊嚴而不枯燥，趣味而不輕佻，如何調和其間矛盾，則非有高度文學技巧不能為功。原著者哈羅蘭姆氏則以其傳記名家身份，駕熟就輕，作最合適之安排，輔以流暢之譯筆，確已達到莊嚴而不枯燥，趣味而不輕佻之地步，是為一大特色，如在譯文第十一章「喀喇庫倫」中，提及成吉思汗對女子之鑑賞力，譯文為：

「而且大汗對女子的鑑賞力，並不亞於他鑑賞好漢子或千里駒的眼光。有一回，佔領了一個新城之後，有人對他形容一位面貌姣好、體態優美的女人，可惜不知家在何處，汗却不耐煩地說：『如果她真的漂亮，我目會認出她來。』」

類此筆調何其幽默，且無損於成吉思汗之尊嚴。

再者，「喀喇庫倫」早已成為廢墟，在廢墟砂礫中尋找當年勝狀誠非易事，因此，歷來對此城之描述多僅止名詞之考證而已，對當年勝狀多未提及，以文獻無足徵信故也，然而哈羅蘭姆氏却能旁引博徵，將此一歷史名城今成廢墟之喀喇庫倫詳於描繪，不啻昔日之勝狀重現於今日，不僅如此，更重提當日親見成吉思汗之禮俗，一則以襯托成吉思汗之威風，一則以補文獻之不足，其截長補短之技巧，令人讚賞不已，該書譯文有如下之記載：

「外邦人若是晉見大汗，即須呈備獻禮，獻禮通常在晉見之前，即由當差的衛士呈獻給大汗。然後晉謁者必須接受搜查是否攜帶武器，衛士也會警告他們小心別絆上了帳幕的門檻，若是小帳蓬，則莫觸及門。對汗講話時，必須跪着。晉見完畢之後，未得汗之許可，也不可擅自離開。……難怪東來傳教的魯不魯吉斯的威廉神父（Era William of Rubrugais）要說：『一進入韃靼之地，我就以為自己是一個異樣的世界裡。』」

此等描繪當更能增加喀喇庫倫城的肅穆氣氛。

第三部份共有五章，分別為：「花拉子模」、「蒙軍西征」、「西征首役」及「布哈拉之戰」及「哲別與速不台的千里轉戰」。此部份主要為描述蒙古軍第一次西征之情況。按蒙古軍之西征，實肇端於花拉子模濫殺蒙古商隊，因此

，蒙古軍與花拉子模之戰，實啓蒙古西征之序幕，在史譯成吉思汗傳第十二章「花拉子模」中，對花拉子模之地理環境及歷史淵源有極詳盡之交待，而史君之譯註亦頗收相得益彰之功。第十三章「蒙軍西征」，詳述首途西征之情形，逢山開路，遇水架橋，沿途備極艱辛，原書著者出身傳記名家，原本善於寫景，因此，此章文筆頗為細緻，作為遊記讀之亦無不可。

第四部份共有六章，分別為：「汗之夏獵」、「拖雷掃蕩科拉珊」、「東西交通之開拓」、「印度之戰」、「庫里爾台大會」及「巨星殞落」，編次為第十七章至第二十二章。此部份正為成吉思汗一生勳業之頂點，稍後即斃，因此第四部份亦具有相當重要性。

第十七章「汗之夏獵」，說明成吉思汗時代狩獵之習俗，雖名為狩獵，其實則為圍獵，此亦我國北方邊疆民族之一種習俗，晚至清代各帝仍盛行此種習慣，故有圍場之名。因此圍獵一事，在成吉思汗時代亦為一大盛事，歷來各書對此事往往一筆帶過，但本書則列有專章予以敘述，對研究當時蒙古人之習俗，極具價值，如本章譯文作：

「馬隊澎湃前進，將帥們則緊隨其後，開始了激出野獸的工作。戰士們既不准使用武器對付野獸，又不可讓任何四隻脚的野獸溜過他們的馬隊陣綫。……入夜之後，狩獵的工作就比較困難。經過第一個月的驅趕，在半圓形獵陣的前端，聚有無數的野獸出沒。所以入夜之後，兵士們須循進營地，點燃營火，派人放哨，……眼前有無數的四脚獸出沒——多少隻野性的眼睛四下裏發出森森的光芒。只有狼群嗥號，以及虎豹低沉而猖獗的咆哮，打破這曠野中長天夜幕的寂寥。……依照傳統的習俗，可汗要第一個下手。他一手執劍，一手挽弓。整個獵程中只有在這個時候，才許使用武器。……殺完幾隻野獸後，他（指可汗）便退出了場圈，升上一座小山丘，俯視整個戈台獵場。他坐在帳蓬下，注視隨後入場的諸王子和將校們勇敢的表现。這正是蒙古人的競技場，游牧民族的格鬥遊戲。不少人下場後，給血肉模糊地抬了出來，甚至丟了性命。」

元典章之判例法探索(四)

(六) 屬人主義 Personalprinzip

二十五年前（譯按：原文係一九六八年出版，如今一算即是三十三年前），箭內互氏發表了有關元代的蒙古、色目、漢人、南人的差別待遇之精細的論考，其後又有蒙思明氏著作一書，論及大約同一問題。箭內氏對這種區別作了

上引一段不僅將圍獵過程巨細無遺予以描繪，且文字亦極為優美可讀。

至於第十八章，則為另一次西征戰功之記載。至於第十九章「東西交通的開拓」，則為讚揚成吉思汗之功績，按東西交通既經開拓，必聯帶使東西文化交流，因此吾人若肯定成吉思汗曾經開拓東西交通，則必不能否認成吉思汗曾將東西文化化為一爐而融合之，成吉思汗之戰功使其開創歷史上空前之大帝國，然若與其融合東西文化之功相較，則尤遜一著，蓋文化對人類之影響，既久遠且廣大，故本章之敘述實為不可少者，本章原著頗採馬可孛羅氏之遊記，因此可讀性頗高，本章曾附有元太祖成吉思汗像，極為珍貴，在圖片之下譯者史君曾加註釋文字如次：

「成吉思汗像，為汗之「後人」，喀喇沁右旗親王爺，貢桑諾爾布所藏」。此段原著微有瑕疵，按喀喇沁部並非「元裔」，自非汗之「後人」，據清代邊政通考及蒙古游牧記所載，喀喇沁部係成吉思汗大臣濟拉瑪之後裔，姓烏梁海氏而非博爾濟錦氏，其非汗之「後人」亦明矣，此當係原著者一時之誤，白玉瑕疵在所難免。

第二十章「印度河之戰」，係記述成吉思汗追擊花拉子模太子札蘭丁至印度河岸之戰況，此段戰史，他書亦頗見記載，但本書附列有圖片多幅，極具參考價值。

最後一章「巨星殞落」，係描述成吉思汗逝世前後之情況，按原書採用成吉思汗薨於西元一二二七年之說，與我國史料所載吻合，本章曾載有成吉思汗之輓歌，史君譯文極為典雅而悲壯。

在全部各章之後，另有尾聲乙部，此部份記述成吉思汗駕崩後，蒙古民族之情況，並由譯者增列後代研究蒙古史事之著作，頗具參考價值。

現全書業在中國邊政雜誌連載完畢，並由史君重行整理，由桂冠圖書公司出版，除此出版界但知牟利爭相出版所謂「暢銷書」之時，桂冠公司肯於出版此一偉人傳，亦屬有魄力矣，而其發行人亦真有長遠之眼光。

岩村忍作
蔡懋棠譯

如下之議論。則：

「題為元代社會之三階級，即蒙古、色目、漢人之謂也。雖稱階級，却不加印度之階級（Caste）在彼此之間有峻嚴、明確之差別。然此三者，在元代社會中常有明顯之區別，色目決不能為蒙古人，而漢人又決不能為色目或蒙古人，且其受國家之待遇不僅在相互之間有多或少之不同之差別可看

，大體上其人種、言語、風俗習慣及歷史均分為不同之區域。若只稱之為身份則決不當也，或稱之為階級，似乎無不當歟！」（譯按：原文係古文體）（原注一）

蒙思明氏所持之論與箭內互氏之見解大約相同，不過箭內氏以漢人和南人視爲一，蒙思明氏却看做二。再說，箭內氏主要地站在政治上的觀點，研究此問題，但是蒙思明氏搜集了更多資料，從社會、經濟等面來考究此一問題，不過由法制史之觀點對此一問題的考察却是極其簡單而已（原注二）。

筆者對箭內互氏之精細的考察至表敬意，但對其所說上述之差別不是身份這一點，則不敢苟同。正如箭內氏自己所說的，若以人種、言語、風習、歷史、地域之不同即稱民族有別或可，可是蒙古、色目、漢人、南人之間的差別不一定就依民族分別的，這也可由同氏自己所舉之資料可以明瞭。再者，同氏避用「身份」之詞而說「階級」使其意思不明。如今筆者無意議論同氏用詞之適當與否，只想說元朝統治下的蒙古、色目、漢人、南人之別，綜合而想，視為含有種族、身分之社會集團比較合適。

至於外國人之進入中國，可能很早，這些外國人除了歸化中國而永住以外，對旅行者或暫住者之法律上的處理和待遇，自唐朝以來就已有規定。關於這個問題，桑原鷺藏氏有很詳細的論考（原注三），故不需筆者添加蛇足。至於元代的外國人所受之法律上的處境和待遇，因統治者是蒙古人且有各種各樣的外國人進入中國，所以成立了如上述之有明確之別的社會集團，使事態複雜了。雖然箭內互和蒙思明兩氏對元代的身份階級已有詳論，可是對如此社會集團之存在的結果所發生的彼此間之法體系的調整機關之「約會」的問題並沒有提及。在元代的身份階級裡有多的種族要素之存在，這是明白的事實，而關於這一點蒙思明氏稱爲「種族階級」是有根據的。可是蒙氏雖然稱「種族階級」却將漢人與南人分別而立了四種族階級，不得不說含有論理的矛盾。見於如此論考中的用詞之混亂——筆者本身亦即不能例外——並非諸位先進之思考有混亂所致的，那是因爲事實本身有了混亂的緣故。在前項中已經指出來，元朝的制度並不是有原理的構成的而是因爲常常因應當時的事情之必要，要把當時的問題以技術性方法解決而成立的結果所造成的。所以元朝的制度不具有論理的構成。（旁點原注）關於這一點，在考察元朝的諸制度時需要特加注意。

說，在有異民族混住且有身份集團存在的社會或國家之中，必有不同的法體系之間的調整之需要。若是異民族或是身份集團本身之內部發生了派系之爭或是犯罪時，事情則簡單了。但是如果在不同的民族或身份之間有上述之問題發生時，若是社會的構成簡單或是國家權力十分強，就可以採取軍方的屬地主義（Territorialprinzip）來處理。可是像元代那樣，有許多民族雜居，國家權力雖是強大，但是統治者的蒙古人與色目人之間既已有不同的法律，同時被

統治者的漢人在人口上佔有絕對多數的情況之下，那就不得不採用屬人主義（Personalprinzip）了。可是若要採取這種屬人主義，在沒有兩個以上的「部類」（譯按：原注Kategorie即等於Category，或可譯爲「範疇」歟）存在的時候，兩種不同民族或社會集團之間的派系之爭、犯罪等問題，則可用較強一方的法律使另一較弱者就範的罷。不可統治者的蒙古人另當別論，即是色目人也有許多種類，就是北方民族亦有包括漢人的，又另有住在華中、華南的漢人，真是極其複雜的狀態。蒙古人是以武力取了天下的統治者，所以原則上在任何地方跟其他任何種族之間發生的紛爭，只受蒙古固有法律之拘束而已，對其他種族——尤其是對漢人、南人又是通常享有優越的法律上的特權。

色目人是除了蒙古、漢人、南人以外的其他一切種族之總稱，所以其包括的範圍頗廣。因爲色目人佔有僅次於蒙古人的優越地位，因此常被稱爲「蒙古色目」做爲「漢人南人」之對稱。不過這並不是可以解釋爲色目人在法律上的身份跟蒙古人有同等的地位，就像漢人和南人因方便上被一括而稱呼一般，其數不多且種族上也包括了土耳其、波斯、阿剌伯、印度和歐洲及其他各民族在內的。又因在宗教上也包括了伊斯蘭教、基督教、印度教（Hinduan）等等，又因方便上和蒙古人一併被稱呼了罷。

對蒙古、色目之裁判管轄權，在諸制度尚未整齊的開國初期時代，跟對漢人一樣是由斷事官（札魯忽赤——譯注（1））執行。在這時代，蒙古人是例外的了，可是色目人是否亦由他們的固有法律裁判的呢？這就不清楚了。但是根據道桑博士（D. D. Osmon）的研究有如下軼事（原注四）。

有一天窩闊台汗和其兄察合台一同出去遊獵，在歸途中看見有一回人進水中沐浴。依蒙古習慣，禁止春夏在日晝水浴，故察合台欲以法律將他處死。可是窩闊台抑止立即處刑而延一天判決，同時另密派人到那有水澤地去投下一枚銀幣到水中，並遣人秘密告訴這個回人叫他在法庭上申辯，說是爲了尋找失落水中的銀幣，並非故意在水中沐浴。翌日當審問庭開了的時候，判官即依其答辯而派人去那有水澤地，果然找出了一枚銀幣。於是這個回教徒被釋放了。……云云。

右引故事，當然是爲了表示窩闊台（譯按：即元朝第二代皇帝，太宗）的仁慈而相傳下來的，當然了，大家都知道回教徒在做禮拜之前有沐浴的規定，可是這個規律却和蒙古法律有抵觸之處，於是想出如此便通辦法來處理的罷。由此一例推想，不妨認爲自早蒙古人就有要對異民族承認屬人法之傾向的了。元朝初期，當大宗正府的斷事官要裁判色目人的時候，想以色目人的法律——至少在考慮他們的法律——行事的。在那時候，大宗正府是掌管蒙古、色目、漢人的一切刑罰、訴訟的（參照「元史」八七、一）到了後來就有如下之規定（同上）。即：

致和元年，大都所屬蒙古人并怯薛（譯注（2））、軍站、色目與漢人相犯

者，歸宗正府處斷，其餘路府州縣漢人、蒙古、色目詞訟悉歸有司，刑部掌管。

蒙古人犯罪，當然由蒙古人裁判，這個原則是不變的。又對色目人亦有特設之法庭，在「元史」百官志（八九、三三）有如下之文，即：

都護府、秩從二品，居舊州城及畏吾兒漢地者，有詞訟，則聽。

由此可知確有差別待遇。若說元朝採取屬人主義之推想是對，那麼就不妨可以想像對各種色目人也設有各種個別法庭的。不過實際上所謂色目人，佔其壓倒性多數人口的是回教徒，所以委任精通伊斯蘭法律的色目人承辦即可。「元史」五〇，有如下一條，即：

諸哈的大師令止掌教、念教，回回人應有刑名、戶婚、錢糧詞訟，並從有司問。

這一條的記載可說是和「元典章」五三、一一所見的是同一內容的罷。即：

皇慶元年三月二十九日。福建省宣慰華江浙行省札付，准中書省咨，至大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譯注③）特奉聖旨，哈的大師只管他每。（譯注④）掌教哈經者。回回人應有的刑名、戶婚、錢糧、詞訟、大小公事，哈的每。休問者。交有司官依體例問者。外頭設立來的衙門並交付來的人每，革罷了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原注：蒙古古文直譯體）

右引中的「外頭」即是「他方」之意。「哈的」當然就是Qari，就是伊斯蘭律法學者也。正如有高嚴氏所說的，另引文中並無「取締」之意的詞句。（原注五）。但是現代中國回教徒之共同體（原注六）的指導者是「阿衡」（波斯語 aqand），在此以前是「伊媽目」（iman），因此在元代所佔的地位或許是等於「哈的」（譯注⑤）或近代的阿衡、伊媽目的歟！可是從右引之文看來，還是做為法律學家或法官解比較妥當。又有高嚴氏將「哈的大師」分別唸為「哈的」和「大師」，這當然是應該唸成一詞的。

右引文是禁止哈的大師掌管回人間的一切裁判而只限掌教哈經的命令。掌教就是指導禮拜，哈經就是讀誦可蘭經。發出如此命令表示在此令之前，哈的在色目人社會中掌管了與元朝司法機關獨立的司法。此事由近代中國的回教共同體之例推測（原注七），是決不可能的事情，只是在當時或是極有可能乎？

由右引之命令知道，即是表示色目人被禁止依伊斯蘭法律受審判。不過右引命令或許是將若哈的即可獨立地與官司無關，對色目人行使裁判的這種伊斯蘭的制度之全面的適用禁止而已，色目人之裁判仍然用色目人（也就以哈的）充當的，這是毫無置疑之餘地。又由右引禁令可知在皇慶元年以前，不受元朝任命一般的「哈的」對色目人以伊斯蘭法律行使裁判之事實。如是看來，既已如愛宕松男氏所指摘出來的以「元史」二四為始的及其他可見到的一句：

至大四年十二月，……罷回回哈的司屬。……

是否應該解釋為並非要廢止依據伊斯蘭法律裁判有關色目人之意思，而只意味

着要廢止專管哈的的官署呢？

關於元代色目人的問題，還有陳垣氏的考証（原注八），陳氏所搜集的資料極為廣博，但是在其社會史、制度史的考察尚有缺點，這實在遺憾之至。羽田（原注九）和愛宕（原注十）兩氏却持有和陳氏不同的見解，承認了蒙古人、色目人在元朝有文化上的獨自性之存在。正如後述，筆者也承認在制度上，蒙古人和色目人有高度的特權，同時與蒙思明氏所論又有不同之處，就是蒙古人和色目人之權利並非全在抑壓漢人為犧牲來強行，而是要想雖然承認服役者的蒙古人之優越性却是元朝願意以蒙古人、色目人、漢人三者並存之意圖所致的。

隨着上述拙見，願在此順便說一句的，是雖說「從其本俗之法」，此一原則之適用却也有其限度的。那是因為基於行政上之需要，當然要加予限制的。茲舉一例於左：（「元典章」五七、十六）

禁回回抹殺羊做速納（譯注⑥）。

「至元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如今直北從八里灰田地裏，將海青來底回回每，人宰殺的我不吃麼道，搔擾貧窮百姓每來底上頭」（譯注⑦），從今以後，木速魯蠻回回、尤忽回回每，不揀是何人殺來的肉，交吃者，休做殺羊者，休做速納者。若一日合禮拜五遍的納麻思上頭，若待加倍禮拜五拜，做納麻思回，他每識。」

右引文非常難解，同時亦有不曉之處。大概的意思是說帶海東青（譯注⑧）來的色目人，因為說他們不吃異教徒宰之獸肉而擅自殺食他人之飼羊。因此貧民受擾之苦難堪，於是發出命令禁止速納。不過在此令中尚是考慮了伊斯蘭的戒律，那是禁止吃食異教徒屠殺、烹調的食物，但是有萬不得已時可以在食後日做五次禮拜——即納麻思（波斯語 namaz）——之外再加做禮拜五次即可。定是考慮到有如此事實而發的命令罷。

對蒙古人的裁判管轄權並沒有委任於一般司法機關的事，已於上述，可以明白的了，但是願再詳細加敘。蒙思明氏引了「元史」迭木兒傳的一句為証（原注十一）則：

「大宗正府奏，果朝舊制，凡議重刑，必蒙古大臣決。」

蒙氏說此之中的「重刑」一定是指蒙古人的重犯，而說對蒙古人的裁判必定有特設的司法機關的罷。又引左舉一例為証（「元史」一〇二、八）則：

「諸蒙古人居官犯法，論罪既定，必擇蒙古官斷之，若行杖亦如是。」

蒙思明氏的這個推定實在確實。因左引之文可証明。

蒙古人員相犯重刑有司約會（「典章」三九、八。譯注⑨）

至元十二年二月。中書刑部據平陽路申，准米都歹奧魯萬戶府關，蒙古軍人自行相犯婚姻、良賤、債負、毆鬥、詞訟、和奸雜犯，不係官軍捕捉者，合從本奧魯就便歸斷，其餘干礙人命重刑、利害公事（譯注⑩）、強

竊盜賊、印造偽鈔之類，即係欽奉聖旨定立罪賞管民官應捕事理，合令有司約會，歸問完備，從有司結案。乞明降。得此議得，蒙古軍人自行相犯，若有蒙古奧魯人員，合與京兆、南京一體施行，如無管領奧魯頭目，止從官司歸問。具呈中書省照詳，批奉都堂鈞旨，送本部，准呈施行。

據右引，蒙古軍人若犯罪者，當可於所屬奧魯（原注十二）軍管區立斷其罪，若是重犯，即需由司法機關和其犯人所屬之奧魯長官約會議處。在此所說的「有司」，當然是蒙古人的有司。

蒙古人享有法律特權，又可由左引一例推測而知。則是「典章」四九、七、大德五年之例所示，免刺字之事：

諸盜盜初犯刺在臂謂已得財者，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項。強盜初犯刺項並充警跡人。官司拘檢、關防一如舊法。其蒙古人有犯、婦人犯者，不在刺字之例。

又在「元史」一〇三、一一亦有一例。即：

諸審囚官強慢自用，輒刺字蒙古人者，杖七十七，除名，已刺字者去之。

至於有關色目人的情形如何，在「元史」一〇四、二一有如下例，即：

諸色目人犯盜，免刺科斷，發付本管官司，設法拘檢，在限內改過者，除其籍，無本管官司可發付者，從有司收充警跡人。

由右引可知色目人亦和蒙古人同樣，可免刺字。但若無所屬機關可發付的民間色目人，就會被充為警跡人了。蒙古人却不會有如此事情，也就可知知道蒙古人和色目人之間的法律特權究竟是有差別的。也有如左之例，即：

八刺哈赤人等作賊刺斷（「典章」四十九、二十八）

大德十六年 月 日。御史臺咨，奉中書省劄付，近據來呈，審斷南北兩城兵馬司等處囚徒，內有作過一十餘次強盜賊。在前雖曾敗獲，自來不曾刺斷。亦有經斷者，却不曾刺字。詢其所由，為係應當八刺哈赤等，或係應當怯薛之人驅口（譯注①）。今以後，除出正蒙古之人外，其餘色目、漢人，諸人不以是何職役，但犯強盜賊者，俱各一體刺斷，具呈。照詳。送刑部照擬，回呈，讀得，前項應當八刺哈赤人等作賊，擬合欽依大德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奏准定例，除蒙古人並婦人免刺，其餘人員依例刺字，雖會詔赦釋免，亦合一體刺字。所有因做好事（譯注②）特奉聖旨、懿旨釋放，但賊人，臨時（譯注③）宜從都省處處區，相應。得此照得，刺字科斷通例，已經遍行各處，欽依施行，其餘俱准部擬，都省仰照驗施行。

右引之文係關於八刺哈赤（門衛）或怯薛的驅口之事，不過除正蒙古人及其驅口以外，一概都被列入要全部刺字之例。在大德五年之例，僅明記蒙古人及婦人不在刺字之例，却不見有關色目人之記載，但在「典章」四九，有一條，即：

「舊賊再犯，使出軍。色目人不刺字。」

却也說色目人不刺字，所以色目人是準用蒙古人之例的吧。可是前引之例中，八刺哈赤及怯薛的驅口究竟是否要刺字的問題，成為議論之的是值得注意。如果像蒙思明氏所說，祇以給與蒙古人、色目人有法律的特權為目的且僅意圖不平等和差別待遇，那麼這種特權範圍是否擴大到他們的傭人之問題就不應該會發生。可是從既已提出如此問題看來，事情就不像蒙思明氏所想的那樣簡單。據上引之例，八刺哈赤及驅口雖隸屬怯薛，到底還是被列入刺字之例了。因此總有如是問題之發生，定會有其原因的罷。依筆者鄙見，蒙古人、色目人跟漢人在法律處境上有差別之主因是各個之固有法律原來的差別所致乎？果真如此，則他們屬隸下之傭人亦該依據其主人之固有法律。這種解釋亦是可採的歟！右引大德六年之例，筆者作如是解。不過右引之例中，有：「除正蒙古人之外，其餘色目人、漢人，不以其是何職役，但犯強盜賊者，俱各一體刺斷。」之句，再有一句：「除蒙古人並婦人免刺，其餘人員依例刺字」，也都是會有問題的。筆者以為應該解釋為：只限於蒙古人屬下之八刺哈赤、驅口可免刺字，隸屬蒙古人以外之八刺哈赤和驅口則需刺字。若照字面解，色目人亦應刺字，如是則與大德五年之定例及同八年之例正面相抵觸。在大德五年之定例剛出了一年的翌年又是距大德八年之例僅有二年之前的大德六年，會出與上述各例相互抵觸之法例，這是不可想像的。這一點，筆者和有高巖氏之見解有異（原注十三）。

那麼蒙古人、色目人不在刺字之例的理由，主要的是他們固有法律中沒有這一種刑罰的緣故罷。蒙思明氏說這個事實只是基於征服者對被征服者所採用的差別待遇而來的，就稍嫌有欠妥之處。若說被征服者，色目人和漢人一樣，均係被征服者，故以此要說明色目人和漢人之間有差別待遇之理由，那就困難了。何況為何又要將漢人、南人之區別呢？箭內互氏在其著作「元代社會之三階級」中，詳細的指出漢人、南人被處於頗為不利地位之事實，不過他的說明似乎頗費一番苦心。同氏所舉「漢人受冷遇之理由」如下：

(1) 漢人對蒙古人之入關誓死抗拒到底。

(2) 對漢人老不放鬆警惕心。

可是上引理由，若做懸殊之冷遇的根據，愚見認為太薄弱。雖是如此，然在元朝的漢人地位比色目人，實在有顯著的不利，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對此一疑問，筆者不擬藉此詳述拙見，但以爲須考慮到如次各點。

(1) 蒙古人在未征服漢地之前，早已和西域有充分的接觸，所以不認為漢人文化是唯一最高之文明。

(2) 蒙古人的社會制度、經濟組織比中國有更多的地方是和西域方面共通的。

(3) 行政(主要的是財政)官吏早就採用跟漢人一樣或更優秀的色目人。愚見是說,蒙古人有意的冷遇漢人的想法還不如說在政治上或其他方面,漢人的活動範圍有顯著的縮小,於是自然的結果,元朝的色目人和漢人的地位就發生了差異。筆者倒願意作如是見解。有些例外的事實須另當別論,不是像筆者的想法對整個狀況之說明似乎比較更切實一點。

元朝在其法制上採用了屬人主義。結果,對漢人之待遇當然在原則上依據漢人法律處理,而「元典章」便是最有力之證據。正如安部、仁井田諸氏所指出的,見於「元典章」之類或是「元史」刑法志等現存之諸書的元朝實體法律之大部份就是基於中國傳統的法制而來的,像蒙古法的影響是極少的。此事,筆者已於前述(原注十六)這些法律是基於對漢人的法律之事實所成的。被征服者能夠獲准援用自己的法律之事實,只由這一點來看,已經表示着元朝並沒有在意識上要故意冷遇、彈壓漢人。如果和色目阿剌伯人常用種種手段——如以武力或經濟的差別待遇等方法——在其征服地要把當地的一切法律、制度強行伊斯蘭化的事實相互比較,就可以明瞭的了。但是筆者決不否定歸服征服者的蒙古人的一些色目人,享有特權和優遇,只是希望避免僅以個別的事實為題而將元朝對漢人給與不平等待遇之事加予擴大,做為全般的擴張解釋所發生的危險。

做為元朝對漢人之極不平等待遇之典型之例而常被引用的就是「元史」刑法志的如左一條,即:

「諸蒙古人與漢人爭而毆漢人,漢人勿還報。訴有司。」
這大概是根據「通制條格」三八以及為左引之例的。即:

蒙古人打漢人不得還(「典章」四十四、八)

至元二十年二月。中書省刑部准兵部關,承奉中書省劄付,照得,近為怯薛歹蒙古人員,各處百姓不肯應副吃的,不與安下房子。劄付兵部,通行合屬,依上應付去訖,今又體知得各處百姓,依前不肯應付吃的粥飯、安下房舍,致有相爭,中間引惹事端,至甚不便。仰通行合屬,叮嚀省諭府州司縣、村坊、道店人民,今後遇有怯薛歹蒙古人員經過去處,依理應付粥飯、宿頓、安下房舍,毋致相爭。如蒙古人員毆打漢人,不得還報。指立証見,於所在官司赴訴。如有違犯之人,嚴行斷罪。請依上施行。在「元史」刑法志中,只對右引之文斷章取義,只記為「蒙古人毆打漢人,漢人勿還報。」但是依據「典章」,此一規定絕不是適用所有蒙古人的,可由文脉明白。特別是對如此重要職位之蒙古軍人,漢人故意以同盟來拒絕供與食物、住宿以致彼此發生爭執,蒙古軍人就毆打漢人而村民亦就群起攻擊蒙古軍人等事情,始有些一法例之發佈。次舉「通制條格」二七、十一以二八、二十四所見之例做為上述事情之立證。

漢人毆蒙古人。(二七、十一)

至元九年五月十九日。中書省欽奉聖旨,聽得,漢兒人每多聚人衆,開打達達人每根底,那裏有這般體例。您每嚴加禁約。欽此。(原注「直譯體」)

另一條就是:

蒙古人的粥飯。(二八、二十四)

至元十年十月。中書省得知,蒙古人員因公在外經行去處,百姓不肯應副喫的,亦不與安下房舍。今後遇隨朝蒙古人員,因公在外經過去處,依例應副粥飯、安下房舍,蒙古人員却不得因非理而播擾百姓。

據右引二條,可以看出漢人對蒙古人之抵抗早已存在。不過對漢人有如此之抵抗而於至元十年發出之命令,却可以說相當穩和,在其末文明示只依例供與食物和宿舍帳可,且對蒙古人規定不可以用此命令播擾百姓。前揭至元二十年發出的命令大概是基於如此事態而有的。若是如此命令,近代的最開明的佔領軍都會發出的命令,並不稀奇。所以不能做為表示是蒙古人特別有意要對漢人行橫暴之證據。只用刻得密碼碼碼而使文脉不明(Context)之「元史」作資料來提出此一問題的論者之錯誤解釋,當然應該加予訂正。

次說漢人對蒙古人之犯罪是依蒙古人的法律處罰的問題。以征服者的蒙古人之立場而言,這是應當之處置。左舉之例便是。即:

漢兒人偷頭口一個也賠九個(「典章」四九、二一)

至元二十九年九月 日。准行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近於該,至元二十九年正月十一日奏過事內一件(原注:以下為直譯體),達達家偷頭口的賊每,根底(譯注④)斷沒九個,重的敲了(譯注⑤),輕的斷放。有漢兒賊每,不那般斷。有衆人商量說者麼道,聖旨有來。俺月兒魯那顏等衆官人每根底商量來,如今漢兒賊每,偷頭口呵(譯注⑥),也則依那體例賠了九個,重的敲了,輕的刺斷者,漢兒田地裏偷了諸般錢物的賊每,根底,依著在先聖旨斷呵,怎生麼道,商量來,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譯按:此一引用條文係與「典章」四九、二一,「偷頭口」判例之另一條「達達偷頭口一個賠九個」相對的,故有:「漢兒人偷頭口一個也賠九個」之判例記載。)

對於偷一個頭口(原注十七)要賠九個,這種處罰一直延行到近代。若偷多的和累犯則被處死刑。依右引文,乍見之下,似乎對漢人之處罰極重,就是「重的敲了」這一句也。可是這種刑法不僅是只對漢人採用的,是表示在特定的場合也用蒙古固有法律適用於漢人。再舉一例於左,即:

剽盜土居人物依常盜論(「典章」四九、十九——二一。)

延祐四年九月 日。江西行省准中書省咨、刑部呈、順德路呈、推官朱承德牒,廣宗縣獲得賊人吳九兒與逃賊董大禿兒,將王德義瓦房後牆剽開,窟穴偷盜訖財物,若依剽房子例斷遣,未審外路與大都是否一體。申乞

照驗。本部議得，札魯花赤奏准前例，蓋爲什薛歹、諸色人等隨從車駕，及野處行營之家，凡有資囊行李，盡隨車輶、賬房，居止去處又無城郭垣籬。遇有剽掠車之盜賊，所以重法繩之，使人不敢輕犯。今內外官府等，往往將州、城、村落、穿窬取財，伏轅、窃物賊徒，准依上例一體科斷，甚失朝廷立法之意。以此參詳，今後如有將土居人民房舍、行駕車輶，剽掠而取財物者，照依盜計贓定罪，強取者，以強盜論。具呈，照詳。得此，照得皇慶元年三月十三日奏過事內一件（原注：以下直譯體），也可札魯花赤，俺跟底與文書，根脚裏成吉思皇帝時分立札魯花赤阿，諸王、駙馬、各怯薛歹、各愛馬蒙古、色目人每，姦盜、詐僞、婚姻、駙良等事交管來。至元二十二年，漢人有罪過呵，也交俺管來。前者姦盜、詐僞、駙良等事歸斷，有明白與將文書來的。說將來有俺商量來，四怯薛、諸王、駙馬、外頭的達達、色目、兀魯思千戶每底姦盜、詐僞、自其間裏有詞訟勾當呵，交札魯花赤歸斷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除欽依外，今據見呈，都省除外，咨請欽依施行。

由右引之文，可知穿穴住居盜竊之罪，依蒙古法律要處重刑，但是此一習慣法是適用於蒙古人或跟隨蒙古人的色目人之特殊生活條件的，對於漢人居住之情形是不得適用的，只是承認了這一點罷了。因此如蒙思明氏所想的，元朝的法是不公平的，對同一犯罪之處罰，蒙古人、色目人輕，而漢人、南人重，總是嚴厲的說法是不能一概而論定的。若有不平等的地方，該是蒙古法律亦適用漢人而漢人法律就不適用或極少適用的這一點。筆者前述蒙古、色目、漢人、南人之區別是身份和種族爲合的一種社會集團的區別。箭內氏稱之爲「階級」，蒙思明氏即以種族爲重點而稱爲「種族階級」。可是蒙古、色目、漢人、南人間之如此區別却甚模糊。又如既已所述，元朝制度是很實際的、有技術性的，絕不是由理論構成的。因此這四種區別亦頗缺明確。箭內氏也已經指出（原注十八），在「元史」十三有如左一段。

至元二十一年八月，定擬軍官格例，以河西、回回、畏兀兒依各官品充萬戶府達魯花赤同蒙古人，女真、契丹同漢人，若女真生契丹西北，不通漢語者，同蒙古人，女真生長漢地同漢人。

箭內氏對這條之解釋是：

「依此記事，三階級之內容似乎並非無因時而有例外。即後半之文，其意義雖稍缺明瞭，試解釋之，即使女真、契丹人，若生西北即蒙古本土且精通蒙語而不諳漢語者，即給與與蒙古人同一待遇，女真生長漢地者則視同漢人。而且即使在此場合猶稱蒙古人、漢人，或只特限萬戶府達魯花赤之任命時歟！又不管理任何場合，是否有如此解釋之通行，並無明證。猶此文前半，雖係色目尚能同蒙古人一般成爲萬戶府達魯花赤之謂也。絕非言色目人與蒙古人同一之意也。」（譯按：原文係古文體。）

此一解釋是說，女真、契丹本來應該列入漢人之範疇的，有時候却跳越過中間一層色目的一段而可以被視爲與蒙古人相同。可是箭內氏之說不無疑問。生長在西北而不諳漢語說蒙古語者，仍然稱爲蒙古人，不但被任命爲達魯花赤，可能還享有跟蒙古人完全一樣的待遇的罷。如此思考比較妥當。這不僅是由推論蒙古人不拘於人種、宗教之別的一般性的事實而來的，又有如左引一條可以左証：

女真作賊刺字（「典章」四九、卅一—二）

延祐四年三月 日。行省准中書省咨、刑部呈、濟甯路申，賊人張不花狀招，年二十五歲，根脚女真人氏。招伏，通犯盜盜二次，不合，於延祐二年五月初六日，首賊魏驢兒同情，偷得事主張五家埋窖粟四石，不花分訖，石五斗，未曾食用。被捉到官，不花斷訖五十七下，疏放還家。一次不合，於延祐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夜，二更前後，受未獲賊首魏驢兒同情，偷事主周獵住豬九口，除將四口發賣到得訖，中統鈔六十六兩，首賊魏驢兒分訖鈔二十五兩，節次破使，不花被捉到官，招伏是實。得此照得，大德八年二月 日奏准盜賊一款通例於內，節該，除（原注：以下直譯體）漢兒、高麗、蠻子諸人外，俱係色目人有，合出軍的，明白問了無隱諱，令各路官、府官，依例發遣。欽此。除欽遵外，欲將張不花刺字配軍，未審女真同與不同色目，誠恐差池。除將張不花依例杖斷六十七下外，聽候乞明降。得此，爲不見女真是否同色目、漢人，除投。移准吏部關，照得，得至元六年三月 日，承奉中書省劄付，據隨路見任並各投下報設到達魯花赤，於內多有女直、契丹、漢兒人等。省府公議得，除回回、畏吾兒、乃蠻、唐兀人外，同蒙古人准許勾當（譯註06），於女直、契丹、漢兒人，擬合革罷，如有根脚，合於管民官內取用。奏奉聖旨，那般者。欽奉如此。仰欽依聖旨事施行。仍（譯註07），將見到部達魯花赤從實照勘，分揀各各員數，擬定申呈。奉此，關請驗。准此，本部議得，偷猪盜盜，張不花、女直人氏，若擬不同色目人，照得，大德八年 月 日奏准盜賊通例節該，除漢兒、高麗、蠻子人外，俱係色目。欽此參詳，前項賊人既是女直，不同蒙古。況兼有姓，難同色目。合與漢兒一體刺字，宜從都省，聞奏，遍行照會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議得，今後女直作賊，既非色目，依准部擬，與漢兒一體刺字，咨，請仰依上施行。

右引之例，可給文脈不清之「元史」之記事投射光明的罷。此例之問題在於盜賊張不花的盜盜事件該視爲色目人或漢人處罰的這一點。若以色目人處理，則可免刺字，若是漢人，當然要刺字。張不花有漢姓，名字却是蒙古名字。於是在前引的「元史」一三所見的記事之疑問，可知不待箭內氏提起，在當時就被論及了。也就是被任命達魯花赤的女直、契丹、漢人該如何處理的問題了。大概這些女直、契丹、漢人可援用見於「元史」一三的例子，以蒙古人身份被任

用的罷。於是此一（前引）之盜劫案件就發展到達魯花赤的受任的資格問題了。吏部的解釋被確認的結果，就成為見於左舉之文的解釋問題上來了，即：

「……除漢兒、高麗、蠻子人外，俱係色目人。……」（大德八年通例，「典章」四九、十一）

結果是回回、畏吾兒、乃蠻、唐兀等和蒙古人一樣，有資格做達魯花赤，但是女直、契丹、漢人就被判定不適了。同時案中人物張不花因不同於蒙古人，所以當然被認為是女直而包括在漢人的範疇之內，刺字。

由於上引之例文，知道「元史」一三的文章是不管其根脚（出身種族）如何，生長於蒙古而不諳漢語者——即是沒有漢人文化的就被視同蒙古人。所以女直既非色目或漢人，又在漢地生長的女直、契丹都被列入漢人的範疇了。再者，此案不僅如此，亦涉及到達魯花赤的任命資格問題了。右引「延祐四年」的例子，可以說對此問題之元朝的公式見解之最明瞭之表現，亦是極為貴重的資料。

茲當行將結束此項文字時，筆者想加言一、二。

筆者無意對箭內氏的「階級」或蒙思明氏的「種族階級」之用詞表示異議。只是對兩氏的用詞是否適當抱有疑問而已。不過這不是重要的事情。既有兩氏對此一問題作了詳細的論證，筆者還再提出這個問題的理由是兩氏忽視了的資料還在「元典章」存在，這也是其中之一，同時元代的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在法律上的處境有差別的原因，主要是基於元朝採取了屬人主義的政策所致的結果，並非有意的差別待遇政策所致的。再者，箭內氏、蒙思明兩氏以許多資料來證明的，漢人比起蒙古人、色目人很少參與元朝的政治、軍事機關的問題，也不是基於有意的差別待遇政策所致的。事實上是整體而言，對元朝制度是否合適的問題而來的。筆者倒寧願作如此解。

換句話說，在元朝制度下，漢人官吏是直接和人民有接觸的比較低級的職位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在跟傳統的漢人王朝不同構造的元朝之政治、軍事中樞要職，漢人是不合適的。這是筆者的愚見。

以上敘述以公法上的元朝之屬人主義。在私法上，當然是採用了自唐朝以來的原則「從其本俗上」為原則的了，但是私法上的屬人主義是描繪範圍以外的問題。

至於元朝的特殊又不同的裁判制度的「約會」應該是先瞭解上述的特殊的屬人主義以後始能闡明的罷。

接着將就「約會」試加論述。（本節本文完，待續）

原註

一、參照箭內氏「元代社會の三階級」，蒙古研究所收藏。

二、蒙思明「元代社會階級制度」，燕京學報，專號之十六。

三、桑原鷲藏「蒲壽庚の事蹟」，岩波書店版，50—65頁。
D. Ohson: op. cit. liv. 11, pp. 92—94。
四、有高嚴「文那に於ける外人の待遇」，史潮，三の三、一〇五頁。同「元代の訴訟制度」，蒙古學報，一、二九頁。

五、岩村忍「中國回教社會の構造」第二章參照。據筆者在華北的一部份及內蒙古所作的實地調查，當地的色目人並在一般的中國社會內混住，是以清真寺為中心的一定的範圍內 Segregate——隔離而住的，且構成了特殊的共同社會。此一事實可以使溯及到元、明、清各朝代的回教徒居住問題得到了光明的吧。在這種色目人的共同體社會中，其社會的秩序是由清真寺的教長擔任負責維持的。據筆者在包頭採取的例子是違犯色目法律的人，有時會由其教長之命令而被處體刑（笞刑）。由此可以推知中國色目社會構造的一端的吧。回教共同體的領導者是由現在持有「阿衡」資格的教長擔任的，可是以前曾經是由「伊媽目」擔任的。所以元代是由「哈的」擔任的，那是很容易想得到。但是像回回勢力強大的元朝時代，在各共同體內擔任此一職位的或許在「伊媽目」以外，由伊斯蘭法官的「哈的」承擔的也不一定。

六、又順便說，拉齊尼布斯基教授（Prof. Ratchevsky——譯按：不詳）把這條例文前半解釋為：Le grand maître des ha-ti (Kad) Se boneta a faire lire les livres Saints par les maitres (tchang-kiao) 是錯誤的。（譯按：右引法文，意為：「哈的大師是由掌教師父（tchang-kiao）念聖人經書的老師。」）請參照 Paul Ratchevsky, Un code des Yuan, 205, Paris, 1937——譯按：「元典章」之法文研究。）

參照前註。

七、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

八、羽田亨「元朝の漢文明に對する態度」，狩野教授還曆支那學論叢所收。

九、愛宕松男「元代色目に關する一考察」，蒙古學，第一冊所收。

十、蒙思明，前提書，三四頁。

十一、本書，第三部，第三章參照。（譯按：因誤記本期繳稿日期而延遲執筆翻譯，致使無暇查明。待下期補記，在此先乞原諒。）

十二、刺青、刺字就將強盜、盜盜幾次之類的文字刺於左右臂、頸、額等之刑。在「典章」中常見剷除此字之記載，其法如左所說，係用火燒消去或另刺別的紋樣使其模糊的吧。在「典章」、新集、刑部、一四、「例前除元刺字難補刺」有如左一般文字，即：

警跡人王萬四盜盜訖習遠楊進家花毯衣物。勾責得王萬四招供。先於至元二十七年，盜盜分宜縣劉十一苧麻。事發，刺訖左臂。至元三十年

- ，用艾火炙除……王萬四將先犯刺字用火炙去，刺成人頭龍形，遮蓋疤痕。
- 右 當然是指金的「和泰律」也。
- 右 有高嚴「元代之盜賊毆殺事件の研究」，史潮，十、一、七、八頁。
- 右 參照本章，第一節。
- 右 頭口就是指駱駝、馬、牛等牲口，而羊、山羊等，可能稱做頭匹。
- 右 箭內互，前揭書，二六五頁。
- 譯註
- (1) 札魯忽赤，又寫札魯哈赤，有如今日之法官。
- (2) 怯薛，蒙古語，番值護衛之義。元代稱禁衛之軍曰怯薛，怯薛之兵謂之怯薛歹（義為番士）。怯薛分三部，……詳見「辭海」上集卯集十六，上段。從略。
- (3) 原文為「至大四年十月初四日」，然「典章」原典為「……十一月二十五日」未知孰正孰誤。然據原典較妥。
- (4) 哈的大師只管他每……這「每」字當復數之意用。昔音與今字「們」音同歟？
- (5) 哈的，洋人唸 ha-ti 或 Kadi，蒙語也。
- (6) 速納，阿剌伯語（Suna），即「戒律」之意。
- (7) 上頭，在此當「因為如此，故」解。
- (8) 海東青，巴加爾湖附近出產的一種可用做獵鳥之猛禽。（「辭海」上冊，已集、九〇、第三段的解釋是「鳥名，鵬之一種，本草綱目李時珍曰：青鵬出遼東，最俊者謂之海東青。」按海東青之羽，可製裘，甚珍貴。）
- (9) 原文為：「蒙古人自相犯……」，然經查原典，為：「蒙古人員相犯……」，按是條文脈，似以原典較確。
- (10) 利害公事，當「嚴重的厲害案件」解。
- (11) 驅口，蒙古、色目人之奴婢，總曰驅口。見輟耕錄，元典章婚姻：「驅口不嫁良人，驅口不娶良人。」按：亦作驅口，並見元典章。「辭海」下卷、亥集、二四參照。
- (12) 好事，當「有國慶之類的大喜事」之意解。
- (13) 臨時，當「到那時候」解。
- (14) 根底斷沒九個的「根底」，當「對於如此之事」解。
- (15) 敲了，當「打死」解。
- (16) 勾當，當「公家工作或公職」之意解。
- (17) 仍，當「除此之外還有……」之意解。
- （以上譯註完，拙譯下期完結。）

讀書人的叢書
高水準的讀物

桂冠叢書新書

人類的帝王

——成吉思汗傳

哈維蘭姆原著特價46元
史耀古譯註預約34元

在十三世紀初葉，蒙古的戰神——成吉思汗奇蹟般的崛起於強敵環伺的艱險環境之中，他以武力統一了大漠南北，威震歐亞。其西征為歐洲史寫下了戰慄恐懼的「黃禍」；同時也打開了東西的交通，促進了東西文化的交流，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位西方史家心目中「撼動天地的人物」——成吉思汗一生輝煌壯烈的史實，為美國傳記名家哈維蘭姆所撰寫，經由精研蒙古史的史耀古先生譯出，使本書資料更為豐富，譯註更為詳盡。曾在中國邊政雜誌連載，轟傳一時。

六十六年元月十五日出版，預約至六十六年元月十日止，讀者直接郵撥（郵票通用），桂冠叢書一律八折優待。（如需掛號請加附郵資五元）

桂冠圖書公司

郵撥：一〇四五七九 電話：三〇二二八三〇
地址：台北市寧波西街一二八號二、四樓

西域塵談(二)

羽田明著
宋念慈譯

西域探檢時代

地圖上沒有的地方

上面我已把西域作了一個輪廓的介紹。本來從此是應該從歷史說起的。可是，還有一件事要先講一講。所謂西域或中央亞細亞這塊土地，說實在的，它直到最近還真是與前人未踏之境有關。總之，它是一個成為探檢對象的未知地區。

假如說探檢這件事，是以某種事物為目的，而踏入未知的土地，那在下文行將出現的張騫、班超、或玄奘三藏和馬可孛羅等，他們都可算是古代或中世的大探檢家了。但自科學調查之點來說，一般的探檢時代乃開始於十八世紀，現在我們當做問題研究的西域地方，乃自十九世紀，尤其是自它的後半期，纔被注意到。首先開始的是地理學的調查。

眼前，當然我們可以得到明記着大小河川和山脈的地圖，可是在一百年、不，即在五六十年前，地圖上仍有許多空白地帶。喀喇崑崙和崑崙山系的區別，既未明確，即流經塔克拉馬干沙漠河流的方向，也唯有憑諸想像而已。因為那是沒有航空照像測量之新技術的時代，所以必須辛辛苦苦地在地上行走，一個一個地加以測量。實行這樣地理學的調查，並以此為目的之探檢，乃首先由俄國人開始的。

俄國於一八四五年設立了帝國地理學協會。在這一協會名義之下的活動之中，首先把對西伯利亞的調查，活潑起來，接着，中亞、尤其是天山地區的調查，也得到了很大的成果。當時第一個可舉出的人名，即為謝米諾夫（Piotr Semenov (1827~1914)）。

有關於天山山脈中心部的伊息庫爾湖 Issyk Kul, L. 的一般正確知識，可說直到十九世紀半，向一無所知。這似乎令人想不通，可是唯有七世紀唐三藏玄奘大師的旅行記「纔是唯一最初可資信賴的資料」。

謝米諾夫於一八五六年到五七年之間，從伊息庫爾湖（現在中亞蘇俄境內）進入天山山系。他把當時最有權威的地理學家，德國的蘇波爾特所倡的天山火成說，即在天山頂上既有阿爾卑斯式的冰河，又有活火山之說推翻。他又發現了錫爾河的上游，證實楚（吹）河並非發源於伊息庫爾湖，並到處發現了動植物的新種。

對這番大探檢獲致偉大成就，而感覺與高彩烈的俄皇，給謝米諾夫名字上又加了天山斯基 Tienshanskii 一字，做為渾名。

謝米諾夫本身，其後再沒有做過這樣的調查旅行。但自一八七三年起，到一九一四年他逝世之前，他都擔任着俄羅斯帝國地理學協會總裁之職，他培育了普傑瓦爾斯基 Nikolai Przivalskii、羅包羅夫斯基、科茲羅夫 Korlov, Piotr Kurnitch、坡塔寧 Potanin, Grigori Nicolaevitch、格魯姆、格魯吉過羅 Grun Grzhimailo 弟兄等，俄國從事中亞大探檢時代的傑出之士，他給他們以鼓勵，導致成功。

西域探檢時代年表

- 一八五六—一八八
- 一八七一—一八五
- 一八九八
- 一八九九—一九〇九
- 一八九四—一九三五

斯拉金德懷德弟兄（德）
普傑瓦爾斯基（俄）
克烈敏茲（俄）
科茲羅夫（俄）
斯文赫定（瑞典）

- (1) 一八九三—一九七年，橫貫塔克拉馬干大沙漠，發見樓蘭遺跡，自崑崙山脈、青海地方，通往鄂爾多斯。
- (2) 一八九九—一九〇二年，自喀什噶爾、葉爾羌東進，自樓蘭探檢西藏中部湖沼地帶。
- (3) 一九〇六—一九〇八年，發現外喜馬拉雅山脈，查明普拉瑪普特拉和印度河的河源。
- (4) 一九〇九年刊行「外喜馬拉雅」，一九一七—一九二二年刊行「西藏」九卷。
- (5) 一九二七—一九三五年，組織「西北科學考察團」，橫貫戈壁沙漠，自哈密、吐魯番到烏魯木齊。
- (6) 一九三三—一九三五年，用汽車探檢自蒙古前往新疆之道路，他的報告書已刊行將近四十冊。

一九〇〇—一九一三

- (1) 一九〇〇—一九一一年，自喀什調查和闐附近的天山南路。
- (2) 一九〇七年出版「古代和闐」。
- (3) 一九〇六—一九〇八年，自白沙瓦探訪和闐、磨朗、樓蘭。
- (4) 七年，調查敦煌千佛洞。
- (5) 一九一三—一九一六年，與第二次採取同一路線，由天山南路東進。到黑城子 Khara-Khoto（又名黑

一九〇〇—七

一九〇四—一四

一九〇二—一四

一九〇六—一九

一九〇九—一〇

一九二二—二五

一九三一

一九三五

水城)，歸途調查吐魯番、哈刺和卓及阿斯塔納墓地。

(4) 一九三〇—三一年。

格林衛待爾(德)

(1) 一九〇二—三一年，(2) 一九〇五—一七年。

盧·可克(德)

(1) 一九〇四—一五年，(2) 一九〇五—一七年，(3) 一九一三—一四年。

大谷探險隊(日)

(1) 一九〇二—一〇四年，(2) 一九〇八—一九年，(3) 一九一〇—一四年。

伯希和(法)

額爾登堡(俄)

渥那(美)

阿勒(法、西特洛因汽車調查隊)

臺克曼(英)

探檢家中的探檢家

「有件事情拜託，我死之後，務必把我埋葬在伊恩克庫爾湖畔，波浪所打不到的地方」。這就是我在前面首先提到的普傑瓦爾斯基(一八三九—一八八八)，在他逝世前一日，向圍繞在他病牀周圍，身穿探檢服裝的友人們所說的話。繼謝米諾夫之後，創造了俄國新探險時代的許多人士之中，普傑瓦爾斯基可稱得上是探檢家中的探檢家。

他生於斯摩棱斯克，是一名陸軍軍官，但却有志於探檢工作。由於志願，他跑到西伯利亞東部服務，恰好當時烏蘇里江流域為俄國佔領，於是他便開始了調查工作，這也就是他從事此項工作的第一步。

他對中亞的探檢，始於一八七〇年，他的第一次探險(一八七〇—一七三)，是從蒙古開始，經過甘肅、青海，而達西藏北部。第二次(一八七六—一七七)則是從西面越過天山，順塔里木河而抵羅布淖爾。在此停留將近兩月，作成了有關當地動植物以及居民等，非常寶貴的觀察記錄。由於他報告說羅布淖爾為一淡水湖，因而引發了有名的羅布淖爾論爭。結果，由於赫定所主張的此湖周期地變換位置的說，而告終止，此話容後再說。

第三次(一八七九—一八八〇)是縱貫準噶爾平原，三度渡過天山而入甘肅，指向西藏之拉薩。但以未得達賴喇嘛之許可，故拉薩之行未得實現。旋於稍經休息之後，又踏上了第四次探險的征途(一八八三—一八八五)。

此次他所選擇的路線，是目貝加爾湖方面縱貫蒙古，由青海向西藏，再度調查羅布淖爾周遭，而出至和闐，沿和闐河而橫貫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再越過天山而出至伊恩克湖，這真可說是一件空前的大遠征。其間，無論對黃河水源地的調查，或沿和闐河而橫貫塔克拉玛干等項探檢，無不獲致貴重成果。

一八八八年，普傑瓦爾斯基又踏上了第五次探檢的征途。出發地為伊恩克湖東方的哈喇叩爾。但當他在此集合之時，忽因病猝逝。在隊員的照料之下，他走完了未滿五十歲的獨身生活，依照遺囑，埋葬於伊恩克湖畔。他所發現的野生馬，即被命名為普傑瓦爾斯基馬。崑崙山系之中，也有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山脈。這一哈喇叩爾城市，也因他而得名。普氏可說完全是一位平民探檢家。尤其是有關這一亞洲的內陸地帶。後來之人，除斯文赫定之外，幾乎無人可與之比並。

帕米蘭山中的殺人事件

當時環繞中央亞細亞的國際情勢，正是俄英兩國的對抗。

謝米諾夫在天山探檢方面獲致重大成就的一八五七年，屬於東印度公司的斯拉金德懷德 Schlägintweit 弟兄三人，爬越喀喇崑崙山，前往土耳其斯坦。此時長兄的阿多爾夫，恰被爆發於喀什噶爾和葉爾羌方面的回民叛亂所捲入，途中慘遭殺害，剩下的兩位弟弟，仍繼續調查，帶回了全部田野筆記四十三冊，這些筆記以在各地的地理學的測量、與對動植物的觀察記錄為中心。

一八六八年，有一位曾在印度長期服過軍務的J、M、黑渥德氏，當他罷官回國之際，計劃着要作一番土耳其斯坦的調查旅行。他接受了本國皇家地理學協會在測量器材和資金的援助，他把喀什噶爾和葉爾羌方面的調查，一切都達成了目的。

可是他遭到了意外的噩運。當他等待進入俄境許可之時，他到了帕米蘭地方。他在給他祖國的通信之中，曾提到前年克什米爾軍所幹下的殘虐行為，他不知道報導這項消息的新聞，為當地的克什米爾人所看到。某夜他被侵入了他睡眠帳幕的暴徒所殺害，並把他高高地吊在樹上。

英國另外還有一件倒霉的事情。在孟買做過官的凱利 A. D. Carey，曾於一八八五至八六年，做過探檢旅行，他在東土耳其斯坦縱橫步行，獲有地理上的許多新發現。在十九世紀之中，英國人的探險旅行，他的成就真有達到巔峰狀態之觀。當時有一位同他左右手的冒險人物，那就是後來定居於葉爾羌、名叫德爾格萊修 A. Dalgleish 的商人。他也是於一八八八年，據說是為了商業上的關係，在喀喇崑崙山的達坂之中被殺。

我決不是說英國人的探檢工作，都遭遇了這種慘事而告終。它獲致了很大的成果。現在所講的凱利隊固然如此，即在此前也還有一個名叫福爾賽斯 J. D. Forsyth 的探檢隊。

六十年代之初，新疆省一帶曾發生回教徒之亂。尤其是與印度很近的喀什噶爾和葉爾羌，是從土耳其斯坦方面侵入，並陰謀在叛亂之中樹立政權的叛賊阿古柏別克的根據地，英國也企圖和這一新政權，建立友好關係。在此目的下，前往擔任接觸工作者，即以福爾賽斯為首的使節團。

福爾賽斯先與俄國政府交涉，不對天山北路築路等項，邀得俄國同意，準備非常周到。這團體於一八六九年會一度出發，但當時適聞阿古柏到北方作戰，故而中止，至一八七三年秋再度出發時，全團人數竟高達一三一人之多。一行於翌年春歸返印度，使節團除了本身工作之外，各隊都分頭到塔克拉馬干沙漠周遭各地，作了探訪。一八七五年所刊行的使節團旅行記，在當時可稱得起是有關這一地方之自然、歷史、政治經濟情勢，最卓越的記述報告。

自十八世紀以來，繼續進行開拓西伯利亞和俄領中央亞細亞的俄羅斯帝國，在地理學的調查探險方面，無人可以否定它在亞洲內陸地帶，是居於一步領先之地位的。而在國際關係方面，經常企圖和俄國對抗的英國，動輒引起如後世所傳的悲劇事件，也是事實。其間，這一未知之境的面紗，已被人一塊一塊地揭開。可是，上述的德爾格萊格來修殺人事件，它不意竟成了西域探險史上新時代的契機。這就是考古學的時代。

樺樹皮上的寫經

一八八九年的夏季，在印度服役的一位英國軍人鮑爾 Power 上尉，乘一年休假之便，前往帕米爾山中作狩獵旅行，他走到了葉爾羌。某日，他接到了由印度司令部發來的秘密指令。文裏說的是教他搜尋並逮捕殺害德爾格萊格的兇手。

他開始了行動，於搜索兇犯之餘，由喀什噶爾阿克蘇來到了庫車。他在那裏稍事停留期間，據一位來訪的當地人說，友人有一到附近埋藏沙漠裏的城市挖寶的，他除了一本書之外，別無收穫。鮑爾上尉於是拜託那位當地人，將原書借來一看，他雖覺得它像似用印度文所書寫，可是他不瞭解書中所寫的究竟是什麼。因為對此發生了興趣，故將原書買過，因而想到那沙漠裏是否還有其他東西，懇請領到發現地點一看，但被謝絕。

那名殺人犯於穿越帕米爾逃往撒馬爾罕，被鮑爾所僱用的手下印度人，在該城的市場找到，交由當地的警察逮捕，他在拘留所中畏罪自殺，問題因之解決。在諸傳兇犯的弟兄行將報復之際，鮑爾將在庫車買到的出土書籍，塞在行李的一角，平安返回克什米爾。時為一八九〇年十月。

這本書後來被稱為鮑爾文件，成為十九世紀最重要的發現物品。這是用古代印度北方的婆羅門字體的印度（梵文）語，在樺樹皮上書寫的所謂貝葉形式，內容是佛教經典，經專家的鑑定，為四一五世紀之物，因之引起世界學術界的一大轟動。恰好，緊接鮑爾之後，法國的探險隊於一八九二年，又於和闐附

近發現了同樣的古老經典，它被鑑定為公元二世紀的古物。在這塔克拉馬干沙漠周遭地方，因其乾燥性的關係，在佛教本土的印度早已失傳了的古代經卷，因埋藏在沙子裏而得保存至今，於是中亞探險的考古學時代便開始了。

因受到鮑爾文獻等發現的刺激，當時旅居喀什噶爾等地的俄英兩國人士——他們多為領事館員和傳教士與商人——也同此開始了蒐集古代文獻的工作。當地居民也彼此競相挖掘出賣給他們。這些人是彼得羅夫斯基、韋勃、馬卡特尼、和戈德弗雷等，他們並用蒐集人姓名而出版了一個專輯，俾供專家研究。

自從十九世紀以來，有一個與人文科學有關的最大國際學會之一，經常不斷地召開國際東方學會議，原則上每四年由各國輪流召開，最近的一九六七年，第二十七次會議，是在美國召開的，其第二十二次會議，是於一八九九年，在羅馬召開，當時最受歡迎的節目，即為此等自西域出土的古代文獻之研究報告。來自各國的代表，提出了種種發掘探集的報告，在議席上當然也交換了種種饒有興趣的意見。最後，用大會名義，對俄國政府做成了呼籲繼續克烈敏茲 D. Klementz 考古學調查的決議。因為俄國的學士院會員克烈敏茲，就在這會議的前年，在吐魯番方面，初次實行了有組織的考古學調查。

斯坦因考察隊

有關地理學的調查，直至該一時期，仍為俄英兩大勢力的對抗局面。在考古學調查方面，英國也不會坐視俄國隊，步步搶先而袖手旁觀。故當時在印度服務，且對考古學具有素養的斯坦因乃被派出。

斯坦因 Sir Aurel Stein，一八六二年生於布達佩斯，求學於德國大學及英國牛津大學。一八八八年，應印度之聘為拉合爾（現屬巴基斯坦）東方語言學校校長，曾至克什米爾調查。一八九九年，當其在印度教育部工作時，由於鮑爾文獻之發現，而引起對古代文獻、以及埋藏於沙漠的城市等等傳說，極端引起了他的科學探求意念。

他被派前往西域調查，前後共歷三次。第一次進入土耳其斯坦，時在一九〇〇年六月，與一名喚巴布拉姆新的印度測量技師，由克什米爾的斯利那加出發，越過喜馬拉雅。拉姆新以前也有過調查土耳其斯坦地理學的經驗，其後每次調查都與斯坦因共同行動，在斯坦因考察隊中，是一位不可缺少的負責人。

斯坦因的第一次考察，是在和闐附近沙漠中的寺院廢址，和由此往東的尼雅廢址破屋，這些都經過他最初有組織的發掘。埋藏在沙漠中幾千年的許多美術品和古代文獻，都經他手而重見天日。一九〇一年四月，行將離開和闐市街的斯坦因，暫與拉姆新分手，祇他一人攜帶着裝滿發現資料的十二個大木箱，穿過帕米爾，經俄國返回倫敦。他這次所獲致的成果，正與俄國調查隊在北路吐魯番所獲致者，不相上下，深得來自全世界各方面的讚譽。

自是以來，他又在第二次（一九〇六—〇八），第三次（一九一三—一六

一之中，從和闐開始又進行了沿南路發掘尼雅。安得悅、且末、磨朗等有名的遺跡，像前文所述，他對於發現傳播希臘文化的痕跡，都獲致了獨特的成果。此外，如在下文行將談到的有關羅布淖爾樓蘭遺跡之調查，最後又繞行北路調查吐魯番，凡此都屬斯坦因在確實的考古學調查之中，所獲致的業績。第二次調查了敦煌千佛洞，因古代文化遺產寶庫之被發現，頓使敦煌名滿天下者，也是他的功勞。

斯坦因原為匈牙利人，於第一次考察之後，獲得英國市民權，以後又因功而榮膺爵士的稱號。一九三〇年，本擬再作最後一次，第四次考察，但行抵烏魯木齊後，為中國地方政府所拒，故無功而返。這樁迄未能仔細處理的北路調查工作，實為他更加衷心嚮往之事。

斯坦因一九四三年，於旅行阿富汗途中，客死於喀布爾，享年八十二歲，遺體長眠於喀布爾市郊外國人墓地之中。

嚮往沙漠的熱情

斯坦因於第一次考察中，發掘尼雅遺跡之一九〇〇年初，在其更東的羅布淖爾方面，也有了驚人的發現。那就是被認為是具有夢幻傳奇小說般反應的樓蘭國遺跡之發現。指揮這次發掘工作者是斯文赫定博士。

赫定一八六五年生於瑞典的斯德哥爾摩，較斯坦因小三歲，自烏普沙拉大學畢業後，入英國劍橋及牛津兩大學學習地理。早年有志於探險，而後來他的探險工作，事實上也是以地理學的調查為中心。可是，與其說他是一位地理學者，無寧說探險家的名稱更為適合，在這種意義下，如以之與斯坦因相比並，無寧說將其與俄國的偉大探險家普傑瓦爾斯基相比，更為恰當。

一八九〇年，他參加瑞典國王所派遣的西伯利亞使節團，於遍歷布哈拉，薩馬爾罕等土耳其斯坦各地之處，歸途到伊克克湖畔，憑弔普傑瓦爾斯基之墓，據傳這位偉大的探險家普傑瓦爾斯基，就是他本身畢生所懸的目標。他不但畢生所探查的範圍，不亞於這位先輩，即在畢生獨身未婚方面也是相同的。

他第一次考察，時在一八九三年至九七年。從塔什干起越帕米爾至喀什噶爾，他在葉爾羌河與和闐河之間，經過九死一生的奮鬥，東西橫貫了塔克拉馬干大沙漠，走過前人未踏之境。類似這種可算幽葬的行爲，從前普傑瓦爾斯基也曾沿着和闐河，縱貫過塔克拉馬干大沙漠，毫無疑義，這件事是常常縈迴於他心目中的。

其後，他也到了普傑瓦爾斯基最初曾經仔細調查過的羅布淖爾，於是他就藉着談普傑瓦爾斯基報告書的機會，參加了成為地理學界重大話題的羅布淖爾論爭。

前文也曾約略提到，所謂這項論爭，即普傑瓦爾斯基於其第二及第四兩次在此地探查的結果，認為羅布淖爾比以前中國清廷所說者，約在一緯度之南，

他並主張這湖並非鹽水湖，而是淡水湖，當時在地理學方面，尤其有關中國地理問題最具權威的德國學者李希霍芬，從文獻上的資料，反駁普傑瓦爾斯基，說他所指者是另一個湖，因此而引起了爭論。

斯文赫定也算是李希霍芬的弟子，在這第一次調查和後來的第二次調查時，他也都會前往，據他調查的結果，對注入羅布淖爾的塔里木河河流的變化和水位，建立了是以約一六〇〇年為周期，塔里木河的末端，像鐘擺一樣南北交相移動的學說。是以普傑瓦爾斯基的測定固屬正確，但它不久又像他的預言一樣，向北移動了。

他的這項預言，不意竟為他自己所指揮，下文行將提到的中瑞考察團的一員，於一九二二年發現塔里木河向北方移動之事實，最後終於達到了親眼確認之戲劇性結論。

赫定的第一次考察，是從羅布淖爾遺跡，西藏東部到青海方面，再北上經鄂爾都斯到達北平，到此，大旅行乃告完畢。這項旅行記於一八九八年就已發行，共兩卷，英文本一三〇〇頁的大冊，出版於倫敦，做為一位探險家，他一躍而舉世聞名。

其後，更有第二次（一八九九—一九〇二）和第三次（一九〇六—一九〇八）的考察，尤其以填滿西藏高原之地理學的空白部分為目標的工作，有時竟不得不改裝易服，以便達成目的。

第三次考察所獲致的成果，在地理學上特為重要，他在這次裏發現了外喜馬拉雅山脈，並成功地發現了印度河與布拉馬普特拉河的河源。他的題名為「西藏」的報告書，全部九卷，被地理學界公認為調查中亞地理學的一個巔峯之作。

此後赫定在一個短暫期間，遠離了中亞。中國發生了辛亥革命，緊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戰又接踵而起。他想在這時代裏，再度前往中亞一行，這次他又有了與前不同的新構想，我將於下文再談。

德國隊的成果

話還要說回來，當斯坦因完成了第一次考察，歸返倫敦的翌年，一九〇二年，上文提到的國際東方學者會議的第十三次會議，在德國的漢堡召開。

斯坦因所携回的資料，已經大致整理就緒，及早提出了報告。全世界的許多東方學者，當然事先早已風聞，可是這時纔真正面對了真實的報告，大家對這項新發現資料的意義，無不表示驚歎。結果產生了一個名稱既長，而規模也相當龐大的共同研究體制，那就是「中亞和遠東歷史學、考古學、語言學、民族學國際聯合調查會」。

今後的調查，各國不再是胡亂的競爭，而是要做為一個國際的共同事業，齊心努力了，這樣的國際研究體制，祇要想知道現在的南極調查工作，便差不

多了。在本世紀的當時，對於埋藏於西域、中亞沙子下面未知的歷史資料所寄與期望之遠大，有如此者。

一個初步事業的考察團，便在這國際合作的協議之下，由德國派出。以佛教學者格林衛爾爾 *Albert Grünwedel* 為團長的德國考察團，最初即以自北道的庫車起，和吐魯番為目標。此後德國人的調查，均在北道的這一方面獲致成果。在古文書類之外，尤其對於各地千佛洞之美術史的調查，以及將剝掘下來之壁畫，帶回歐洲工作的成功，極為各方所注意。

繼格林衛爾爾第一次調查（一九〇二—〇三）之後，第二次（一九〇四—〇五）是由盧克 *Albert August von Le Coq*，第三次（一九〇五—〇七）則仍由格林衛爾爾為領隊，續在同一地點作精密調查，而最後一次的第四次調查（一九一三—一四），正待盧可克出發展開工作之際，俄德兩國邦交頓呈緊張。他們即由現地撤退，裝箱的發現資料，甫經過兩國國境之後，第一次世界大戰，即告爆發。

德國所蒐集到的東西，其後悉數送至柏林，所幸於第二次大戰中還都平安地逃過了戰火，現在分別存放於東西兩個德國，多半的古文書類，保存於東柏林，而古美術品則保存於西柏林。

德國考察團在庫車、喀喇沙爾（焉耆）、和吐魯番方面，繼續做了精力充沛的調查，在各地區都分別獲致了劃時代的成果，而於一九〇六年，斯坦因向南路出發作第二次調查，同年法國又派出了一少壯的中國學者伯希和 *A. Pelliot*，到迄今尚未做過認真調查的喀什噶爾地方，做為最初考察的目的。

伯希和隊的行動記錄，以及類似報告書的東西，直至最近纔見發表，有關喀什噶爾方面寺院遺址的發掘調查，其他國家的探險隊，也未曾正式着手加以調查。在庫車與吐魯番方面，對德國隊，也都是在此彼此互相留意對方工作情形，而進行作業，當他們行抵烏魯木齊時，傳來斯坦因在敦煌有了偉大發現的消息。伯希和立刻發揮了中國學者的本領。他趕快跑到敦煌，他從斯坦因業經到手，但已毀損的物品之中，得到了許多古代文書，和古代寫本。

伯希和的此項工作，在敦煌方面的收穫，似有比其他方面的考古學調查，尤為有名之嫌，但它確也具有足以震驚世界上研究中國的學者之處。

當時的俄國也未曾袖手旁觀。科茲羅夫 *Kozlov*，*Piotr Kuzmich* 第二次探險（一九〇七—〇九）即在這時舉行，他在甘肅西部、額濟納河方面，發現了西夏國的黑水城（或稱黑城子）城址，調查的結果，收穫很大。尤其是德國隊在北道的活躍情形，恰當俄國着手工作之時，它自然不會坐視，無動於衷。於是由學士院會員額爾登堡 *S. Oldenburg* 所率領的一隊，便於一九〇九年到一九一〇年開始進入工作了。在德國隊相當弄壞的原處，他再加以徹底調查，凡所獲得的資料，現均存於列寧格勒耶爾密塔博物館（*Museum of Ermitaj*），和亞洲民族研究所中。

一位特異人物

一九〇三年四月，當完成了吐魯番調查工作，走上歸國之途的德國考察團格林衛爾爾一行，行抵庫車附近時，聽說當地有兩名日本人。他們是日本文谷探險隊隊員渡邊哲信和堀賢雄。堀賢雄在日記裏寫道：

「明治三十六年，四月十一日。……十一時三十分左右，從人報告說有三名佩蘭乘四輪馬車抵此。當他們住進色來時，我們二人前往造訪，一見即知為德國人。當即彼此互祝旅途平安……。」

所謂佩蘭即歐洲人，色來意為旅店，均為當地的維吾爾語，這三名德國人，亦即格林衛爾爾等是也。這些德日兩國人，共同進餐，足足談了兩小時以上，並互相交換了情報。

在這種情形下，本世紀初，各國競相派遣探險家前往中亞之時，日本政府或學者們，對此並非全無所知。然結果能列名於此種國際性活動者，實因有大谷探險隊之故。這就是京都西本願寺的第二十二代法主大谷光瑞所派遣的探險隊。

明治時代有名人物之一的大谷光瑞，為一懷抱大構想的特異人物。他所做過的許多事業，現在固然知者甚少，但對當時的一般國民，却是震驚一時的。譬如對亞洲全域的學術調查，就是其中的一件。這件事真可稱得起是亞洲全域的，舉凡中國內地，由四川雲南起，北自西伯利亞、東北、蒙古起。南至東南亞、西藏、尼泊尔、緬甸、印度、錫蘭、更及於本文所說的西域地方，他自己也幾次親自出動，在他的指令之下，派遣了許多人四出活動。所以說大谷探險隊的稱呼，廣義地說，應該係指此等調查的全體而言，在此我們所談的，僅限於其中的中亞調查。事實上，這也是他的最有名的工作。

大谷探險隊於一九〇二年起，至一九一四年之間，共作了三次——有時也可說是四次——有關中亞的調查。

第一次於一九〇二年八月，自倫敦出發，其中包括着當時二十五歲的大谷光瑞在內，渡邊哲信和堀賢雄，都是此次的隊員。大谷光瑞在倫敦留學之三年間，充分地瞭解到自鮑爾文書發現以來，歐洲對中亞的熱情。於是當他看到斯坦因有了那樣的成果時，便毫不躊躇地加入了調查西域的行列。

他們從倫敦出發，經俄國和西土耳其斯坦，而越過帕米爾，自此進入喀什噶爾。從此留下渡邊與堀賢雄兩人，其餘之人則翻過喜馬拉雅，而前往印度，留在該處工作之二人，足在和闐、庫車、和吐魯番等處調查了一年有餘。其在庫車丁谷山千佛洞的調查工作，實居德國調查隊之先，因此，事實上亦即居於任何國家之先，做成了實測圖。然該項資料事後竟致遺失，不知去向，一九〇四年二月，當他們抵達西安時，恰值日俄兩國發生了戰爭。

日俄戰爭結束之後，稍事休息，旋自一九〇八（明治四十一年）年到其次

年，又派出了第二次探險家，隊員是橋瑞超和野村榮一郎，當時的野村年方弱冠，而橋瑞超則僅十八歲，故在世界的探險史上，也是非常少年的探險家。

少年探險僧

明治四十五年六月十六日和十七日的東京朝日新聞，萬朝報和報知新聞，都以顯著標題報導橋瑞超法師經過五年佛跡探險，發現了埋藏在地下之珍寶的消息。會為第二次大谷探險隊隊員的橋瑞超，他又會繼續參加第三次探險隊，進入土耳其斯坦，即於該年六月五日返抵京都。

起初他和野村於一九〇八年六月，參加第二次隊，由北平出發，首先橫貫戈壁沙漠，進入蒙古北部，更西行攀越阿爾泰山，十月末，達天山北路的烏魯木齊。十一月從吐魯番方面着手，在約近一年的時間，從事於調查塔克拉克馬干周遭的遺跡，一九〇九年歲暮，越喜馬拉雅山而進至印度。

野村雖來到印度，但以在西域方面，尚有若干未竟工作待辦，故有意再度返回，然未得英印政府之允許。另一方面，當橋瑞超返回倫敦，聽說野村對再度進入西域表示死心，他遂挺身自代，以準備實行第三次大谷探險隊的考察工作。橋瑞超在倫敦盤桓期間，曾會晤斯坦因和斯文赫定，並得到很多指點，準備完成之後，即於一九一〇年（明治四十三，宣統二年）八月，自倫敦又登上了他個人的第二度西域探險之行。其時他還未滿二十歲，僱用的英國隨從霍布斯，十八歲，他們在彼得堡（現為列寧格勒）所僱用的俄國人翻譯員纔十七歲，這一少年三人組織就此進入了中亞。

他們在彼得堡完成了最後準備，經由西伯利亞抵達烏魯木齊，已是十月十

蔣主席在國民黨十一全大會政治報告全文

重要
文獻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蔣經國，十一月十三日上午在中國國民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大會中提出政治報告，全文如下：

主席、各位先進同志、各位代表同志：

這是一次承先啓後的會議

經國深知：本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此時召開，是一次繼往開來、承先啓後的會議。

本黨八十多年來，革命開國，護法討逆，北伐統一，剿匪抗戰，每一次歷史

九日。自此即開始了土耳其斯坦的調查工作，不過在此我尚無餘暇來介紹他的行動。他出了一本書名為「中亞探險」的旅行記，書中除了報告學術成果之外，還談了些探險旅行的故事，例如雇員霍布斯途中客死時的情形，橫貫塔克拉克馬干沙漠的情形，在充滿驚險情形下進入西藏高原的經過，接着中國爆發了革命，消息傳來，單獨變裝騎馬遁入敦煌，與吉川小一郎會合等場面，均為饒有興趣的記述。

這次的中國革命，即建立了中華民國的辛亥革命。這次革命不僅波及內地各省，餘波也影響到新疆。其間橋瑞超與日本的連絡中斷，列為行踪不明。吉川小一郎就是在這種情勢下，被派出擔任搜索和救援工作的。

一九一一年五月由日本出發，而於十月抵達敦煌的吉川小一郎，即在當地實行搜索和等待，翌年正月，和橋瑞超平安地會合。

完成了和橋瑞超連絡任務的吉川，於送還橋瑞超後，便在因革命，各地都飄盪着不穩的空氣中，他仍以烏魯木齊為據點，到吐魯番、庫車、喀什噶爾、和闐等地，為大谷探險隊作了一整年的最後調查。

至於橋瑞超之事，世人向多有知之者，然對吉川的調查，則恒被忽視。但其所蒐集之資料，雖在大谷收藏集之中，亦多居重要部分。

他最後將所得物品共裝成八十六大包，僱用駱駝一百四十五頭載運，在太陽旗的保護下，於一九一四年元月自烏魯木齊出發，當年五月抵達了萬里長城附近的張家口，七月十日，抵神戶港。至此，大谷探險隊的全部行動告終。

橋瑞超現已作古，惟吉川小一郎現尚健在。

任務，所信仰、所依靠的，先是總理，後是總裁。今天要完成總理總裁的遺志大業，復國建國，自然要奉主義為無形之總理，奉遺訓為無形之總裁。但是此後的三民主義國民革命，要靠全黨同志、海內外同胞，各出其心力、血汗、生命，使黨員的奮鬥、國民的奮鬥大結合，造成每一炎黃子孫大智、大仁、大勇的大結合，來爭取黨的最後光榮勝利。

國民革命的憑藉

領袖

大家知道總理領導革命開國，是在滿清專制壓迫，帝國主義侵略，重重壓

力之下出現的。總裁領導北伐，統一全國，更是在帝國主義卵翼軍閥割據，共產國際唆使共匪篡竊，重重壓力之下突破的。而八年對日抗戰，則是在日本軍閥逞其瘋狂的暴力凶焰、匪幫、俄共、漢奸、叛逆，相互勾結破壞，重重壓力之下得到勝利的。總理、總裁，都是終其一生，堅苦奮鬥，突破一切困難，轉失敗而為成功。今天大家固然還在面對著共產匪幫的凶險邪惡，和共產同路人的陰謀破壞，再加上自由世界人心的混淆迷失，重重壓力、詐術、權變的陷阱，但是，總理、總裁的精神，始終「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我們絕對有把握，有勇氣，一樣能衝破困難，一樣會得到成功。

黨魂

中國國民黨對中國之命運，自來就是懷抱著強烈的責任感，和純潔的使命感，所以我們所憑藉的黨魂，亦就是黃花岡七十二烈士革命開國的精神，是黃埔學生以五百枝槍北伐統一的精神，是四行倉庫八百壯士英勇抗日的精神，是太原五百完人誓死反共的精神，是金門古寧頭和八二三砲戰以寡擊衆的精神。而與此互相輝映的，是臺灣志士連雅堂、丘滄海、羅福星、余清芳、翁俊明……以及霧社山胞們、反抗日本暴政的民族大義，特別是在大陸軍民致力於臺灣光復之後，復興基地一千六百萬軍民同胞又一齊回轉頭來，從事基地建設、獻身反共大業、矢志發憤光復大陸國土的精神，就正是大家對國民革命奮鬥到底綿延永生的黨魂的發揚光大。

主義

在領袖、黨魂感召之下，我們還有一個重要的憑藉，就是三民主義。我們的民族主義，根據的是倫理的天性，所以總理說：「如果說到我們的民族要滅亡，要失敗，大家自然不願意。要本族能夠生存，能夠勝利，那才願意，這是人類的天然思想。」民族主義，固然主張民族要強盛，但是反對強凌弱，衆暴寡，並且還要濟弱扶傾，把對外的不平打成平。

至於民權主義，根據的是人權思想，便是「公天下的道理」。總理確認今天「是民權的世界」，並強調民權的真諦，是人民有權，政府有能。他說：「余之民權主義，第一決定者為民主，而第二之決定，則以為民主專制必不可行。」

而民生主義，則尤其是根據人類生存生活的需要，所以說「歷史的重心是民生」。大家知道，資本主義日久產生的流弊，是富者愈富，窮者愈窮，資本主義國家一些識時務的政府和憂時之士，就不得不設法用重稅政策，配合社會福利政策，來抑低富人的財富，照顧窮人的生活，朝著我們民生主義的方向來發展。至於共產主義，更是在蘇俄一開始試驗，就弄到饑饉、死亡、恐怖、民不堪命的局面，結果也就迫使俄共不得不採行所謂新經濟政策，並不得不進一步修正馬列主義的經濟結構，但是由於他們思想體制的關係，這個死結是絕對解

不開的。今天不管是資本主義國家，共產主義國家，都在或左或右、或多或少的加以修改，這就正是如總理所指出的，二十世紀不得不為民生主義擅場之時代。

中共奸匪冥頑不靈，一心一意要以大陸同胞作為它試驗馬列主義的奴隸牛馬，並悍然於波蘭、匈牙利過去爭取自由民主的當口，支持蘇俄武力鎮壓；於法共、意共……要求擺脫馬列主義箝制的同時，獨獨它恬不知恥以馬恩列史的孤哀子自炫自大。共匪實在是今天世界人類最大的反動逆流，最大的凶頑首惡！我們的三民主義，却正是人性的指標，二十世紀人類的共同歸向。我們有了這樣廣大人心的憑藉，且「以有為之人，據有為之地，而遇有為之時」，我們可以堅決的相信，一定能夠擊敗敵人，實現三民主義於全國。

大陸災禍痛切肺腑

儘管共產匪徒在大陸上進行了二十七年鎮壓、抄搶、鬥爭、打殺的血腥罪孽，早已把大陸塑造成了充滿恐怖猜忌、普遍落後愚昧的社會，也就是早已把大陸塑造成了超出人類想像、超出人類忍受極限的大地獄。可是大陸同胞，絕對不向暴力低頭，絕對不向極權屈服，即使是在毛澤東屠殺餘氣之時，就已經爆發了以李一哲大字報為代表的思想的反抗，爆發了以天安門十萬群眾為代表的行動的反抗，今天周恩來、朱德、毛澤東已經相繼倒斃，大陸的大尊權、大分裂、大動亂，就正在搞出一場血腥的、罪惡的大屠殺！再加上不久以前瘡痍未復的華北、滇西、陝南、川北、歷史上有數次的天翻地覆的大地震！和河南、山東一帶黃河的七次大決口！而共匪却還在企圖藉天災以加重它所謂「反左」「反右」奪權的人為的大災禍，大陸同胞如何忍受得了！我們基於血肉相連的同胞愛和責任感，人人為之痛切肺腑！

澄清國際上對共匪陰謀的迷幻

很奇怪的是，今天國際上大多數人都把大陸共匪看成所謂「激進派」和「溫和派」兩派，甚至於一看風色，鬚鬚誰要當權了，就趕緊給他加上一個「溫和派」或者「中間派」的幻想，以自欺欺人。實則誰要是真的當權了，另外一些匪首，也就會趕緊給他加上「造反」「搞政變」或者「走資派」「左傾機會主義」什麼的一類罪名，來找他揪鬥，以誅鋤異己。所以這一小撮頭目和那一小撮頭目之間，只有掌權和奪權的鬥爭，只有「翻案」「倒把」「算舊賬」的鬥爭，只有「八億人不鬥、行嗎」的鬥爭，什麼「溫和派」「走資派」、什麼「左傾」「右傾」路線，都只是揪鬥打殺的藉口，它們的本質一樣的是玩弄馬列主義的「毛思想」「毛體制」，一樣的是要愚弄自由世界、埋葬自由世界的！

共匪的兩種障眼法

還有必須指出的，是今天共匪故意擺在國際人士前頭的「一石兩鳥」的障眼法——

一種是說美俄兩大超級強國，最後非打一場核子戰爭不可的——所以使得美國一方面既要和蘇俄搞「和解」，一方面又希望「聯匪制俄」。顯然這正是陷美國於匪俄、美俄、重重矛盾蔽障之中，也就是在為美國種下危機禍根。

另一種是說俄共、匪共，兩大人類蠢賊，早已陳兵邊境，最後是非演變成爲射擊戰不可的——實在這只是共匪要利用這樣的一種態勢，來一方面投美國「聯匪制俄」之所好，一方面又挾美國以自重，以恫嚇蘇俄。

共匪的兩項陰謀

更深一層說，共匪玩弄這種手法，是想借刀殺人，假手美國，以抵制蘇俄，讓共匪逞其和俄共在共產集團中糾纏爭霸的大慾，讓它成爲「第三世界」頭目的大慾，它口口聲聲喊「反霸」，其實它是做賊的喊捉賊罷了。再說它根本只想躲在美國背後罵張叫陣，而斷不肯去爲美國跟蘇俄打頭陣的。這是共匪想拖垮美國、嫁禍美國、中程和遠程的謀略。自然美國也很難想像地會去甘作共匪的擋箭牌，以冒美俄兩敗俱傷的危險；何況共匪狡詐多變，在重要關頭，更能採取最惡毒的陰謀詭計來對付它想埋葬的「美帝」！

共匪另一個主要着眼點，就是想借刀殺人，假美國之手，來削弱我們中華民國的力量，孤立我們的國際關係。也就是要迫使美國自己去破壞其集體的體系，自己去破壞其自由國家間對美國自由正義的信賴，自己去破壞美國最後的安全保障，讓你自己搞得「天下大亂」。這就是共匪近程的「既聯合又鬥爭」——統戰的手法和謀略。

共匪所想毀滅的敵人

再明白些說，今天共匪有兩個必須毀滅的敵人，一個是中華民國，另一個自然是美國。中華民國的存在，威脅它對內的統治，是它的「心腹大患」。因爲它深知大陸人心是我們所擁有的龐大資產，而這却正是它最恐懼的「負債」。中華民國一天存在，它就有一天的恐懼，所以它無時無刻不在處心積慮，要去此「心腹大患」而後已。至於美國當然是它的「頭號敵人」，這個敵人不打倒，那豈是它的「天下」？而且確實是只要毀掉了美國，它就等於贏得了整個世界。可是它自知絕對沒有力量毀掉美國，也根本無法以武力來對付美國，所以它要出這樣「革命的兩手」，企圖驅使美國墮其預設的陷阱之中，以達其「埋葬美帝」的目的。

實在，總裁在上一次十大大會中就曾經指出：「美國如其在戰略上，不了解蘇俄和共匪的策略，始終採取被動消極的戰略，甚至以美國和自由世界的安全作賭注，以謀求一種屈從的、自欺欺人的虛偽的和平，那不到幾年時間，美國

就一定要在戰略上，處於不可想像更進一步的被動挨打的劣勢」。現在事實的發展都已經證明，正是如總裁所指出的，美國在這六、七年當中，就是在搞「以談判代替對抗」，但是不論從彼此的哲學思想、政治制度、雙方的需要和利益來說，美匪雙方都是截然不相容的！要知道匪共最後的目的，乃在消滅它一直喊打——就是最近也還在喊打的明天的頭號敵人——美國。

自由世界相互依存的關係

自由國家彼此之間，原是相互依存、相輔相成的。自由世界各項集體安全體系，和共同防禦條約，受益的，原不只是體系中的某一特定國家，或者條約中的某一特定方面，而是這個結盟或條約中影響的全體。所以作爲自由國家領導者的美國，必須視此爲一種相互依存的資產，而絕非負債！更不好爲了明天的敵人的挾制，不惜削弱今天自己的盟友，而姑且以此作爲敵人的賭注，搞個有名無實的極不正常的「關係正常化」，以爲只要這樣就足以「聯匪」，就足以「制俄」。事實的演變，恐怕將是恰如聖經中所說的：「你要的是餅，他給你的是石頭；你要的是魚，他給你的是毒蛇！」這實在將延長一切被奴役的人們的苦難，是擱起了歷史的沉重負債！自然，現在美國仍然是超級大國的強中之強，我們切望他真能從此放棄和解，而代之以「以實力謀求和平」的主動。否則，自由世界，就會像聖經哥林多前書中所說的：「若吹無定的號聲，誰能準備打仗呢？」

解決中國問題的途徑

經國以爲今天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是中美兩國，聯合亞太地區國家，來爭取並確保世界今後的和平。雖然中美兩國，處於一東一西，但是同爲今天自由世界——特別是亞太地區的兩大民主支柱，而且我們是基於人類正義的信念，也是基於過去合作的事實，基於今天同盟的關係，和美國始終一致的。不管今後如何變化，深信只有三民主義的中國，才是美國——自由世界的領導者——誠摯純潔的友人；也只有三民主義的中國，才是亞洲、非洲、中南美洲……不甘屈服於俄共匪共威脅之下所有國家的誠摯純潔的友人。自然，在中國方面，無可旁貸的責任，就是由我們中國國民黨、中華民國政府、敵前敵後八億同胞，始終「堅守民主陣營，齊「光復大陸國土，來重建一個三民主義的中國，亦就是在亞洲確立一個維護和平正義、濟弱扶傾的心臟國家，從此即足以使俄共和整個共產集團爲之龜縮，亦使所有自由國家自此安枕。所以只有中美兩國各盡其維護並確保自由、和平、正義的責任，然後才能使全世界、全人類分享民主自由的幸福。

國民革命的光輝史頁

誰都不能否認，八十多年來，我們全黨同志，在總理總裁領導之下，不斷獻出了對主義的信仰，對領袖的赤忱，對國家、對人類的良知熱愛：

——先是，結束了滿清王朝的專制，創造了主權在民的新中國，也清除了帝制自為的餘孽，確立了劃時代的偉大的建國思想體系，在亞洲打出了第一面民主國家的大旗；

——不久，又討平了軍閥混戰的局面，抵禦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侵略，激起了亞洲、非洲「以先覺覺後覺」民族自決的勇氣；

——而且首先揭穿了共產主義的罪惡，堅持自由正義的戰鬥，嚴正的分辨出自國家和共產集團彼此之間的壁壘，導致了反共產、反奴役的先戰之戰；

——特別是一貫的捍衛民族文化，堅持民主憲政，提供了實踐民生主義經濟建設的成就，就正補救了資本主義的流弊，清洗了共產邪說暴行的流毒，證驗了這纔是人心人性必然的出路。

歷史的事實是絕對歪曲不了的，分割不了的。黨的革命任務，過去、現在、未來，也都是一貫的。本黨不但決定了中華民族的歷史，實際上也改變了人類的歷史，並為確實貫徹三民主義國民革命任務，而苦撐堅忍，從無一時一刻懈怠中止，我們中華民國是有信心，有力量，來擔當自由、民主、正義的柱石的。

革命民主政黨的屬性和事實

我們的黨是革命民主政黨。革命民主，初看髣髴是兩回事，深切體認之後，就明白這根本是一不是二。因為本黨是一個無私無我，全國全民的黨，是堅決反對一階級專全民政之政的共產黨的。中國的出路，必須訴之於全中國人的良知；中國的命運，必須全中國人自己來掌握；革命是我們確保民主的責任，而民主則是我們始終一貫、生死以之的目的。也可以說，我們在民主進程中，需要革命的精神；在革命進程中，要求革命的民主；我們是為民主而革命，也是為保障民主而繼續革命的。

而且在此革命奮鬥之時，我們仍然堅決實踐民主憲政——自然不是漫無原則的民主，實在這已經沒有理由不為全人類之所讚揚；

我們為民主而革命，而且八十多年來，堅守道德原則，這種革命的精誠，更沒有理由為人們之所曲解！

然而，今日我們在堅持民主當中，還是要不斷忍受「求全之毀」的中傷誣譏；

在堅持革命當中，仍舊要被孤立於道義之上，要面對種種「橫逆」的挑戰。所以我們憂患的意識，是重重相加的，是相繼不絕的，這實在需要大家具有絕大的革命勇氣，和堅定的革命道德。環顧今日世界，始終堅守原則的，實在

是太少太少了！只有我們中國國民黨，我們中華民國政府，不問任何橫逆之來，也不問任何衝擊危險，我們從不放棄自己對歷史、對時代的良心，從不改變自己一貫的原則，並為堅持原則，不惜忍受一切打擊，也就是甘受至苦極痛，以堅守自己這種正見、遠見、定見的原則，確實做到了一如總理所說的「不為勢屈、不為利誘」，只見一義的革命民主政黨黨人魂的氣節。

基地的建設和備戰

今天我們在基地的建設和備戰，就是為的堅持國民革命進程中革命民主的使命和自立自強的基本原則，更具體些說：

——是一切作為，必須切合民衆的利益和需要；
——是一切作為，必須切合復興建國計畫的遂行。

政治建設

在政治建設方面，我們的基本態度是主張把政策、計畫、作為、作法，誠懇的公之於全體國民之前，也就是要把國家大政至計這本帳，攤開在大家面前，使大家了解，我們所擁有的究竟有多少資源？有多少力量？以及其影響如何？前途如何？更重要的一點認識，即民衆是我們的主人，我們是民衆的公僕，黨和政府是根據民衆的意見來辦事的，而不是要民衆「聽黨的話」來辦事的。換句話說，我們樂意聽到民衆的責難，因為客觀的責難，可能就是讓我們補救缺失的金玉諍言，原就是民主政治的正常運行。這就是執政黨樹立開放性的政治常規、理性的民主秩序的基本態度。

民生建設

在民生建設方面，我們的作為，是以總理「建設之首要在民生」為前提，以總裁「均富」的指引為目標的。大家了解，民生主義是主張節制資本，但反對消滅資本；主張平均地權，但反對消滅地權。所以民生主義的目的，不是均貧，而是均富。可是先富後均，容易蹈襲資本主義的流弊；先均後富，就必定會延遲國強民富的腳步。而共產邪惡則是只求均貧，並認定均富是不可以容忍的。我們今天民生建設和國民經濟的指標——均富，就是要於富中求均，於均中求富，均和富沒有先後，而必須同時並舉。所以我們要以各種平易的、合理的經濟手段，求國家資源的有效發達運用，求低收入者的所得提高，求奢侈糜爛風氣的自我壓制，這種理性的擴充和物慾的分限，就是「建設之首要在民生」的首要作為。自由基地社會貧富的所得級距，最高百分之二十與最低百分之二十之間，二十年來，已由十五與一之比，縮短到了四、四與一之比，循此漸進，一定會走上民生主義的盛軌，那亦就是一個最安全、最乾淨、最健康和最發奮的社會的來臨。

文化、心理、社會建設

在文化建設、心理建設、社會建設方面，我們認定這三者是互相關連的。

總裁曾經具體地提示：「在方式上，要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同時並進；在內容上，要思想教育、生活教育、倫理教育、職業教育，同時並進；在時間上，要短期訓練，與基本教育同時並進。」今天的文化建設、心理建設，最根本的着眼點，就是要從根恢復我們民族的固有智能和固有道德，從根恢復我們民族的自信心和責任感。亦就是要以倫理、民主、科學的精神，貫注於文化建設和心理建設。要以「新生活運動」的再貫徹，「復興中華文化運動」的普遍實踐，來加快文化建設的推展，和心理建設的鞏固。實在這亦就是社會建設的張本。因為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救助、社會發展、社會風氣，以及國民充分就業……原都是以廣慈博愛的文化，與堅確不移的心理為動力的。在此，我們還要肯定的尊重知識智慧，肯定的維護人性尊嚴，肯定的堅持倫理道德，肯定的確保人民一切自由權利，使我們這個開放的社會更開放，自由的社會更自由。

國防建設與戰備

在國防建設與戰備方面，這二十七年的歲月，是給了我們寶貴的建軍備戰的時間。我們的國防建設，原是為的保障民生；而民生建設，亦就是同時為的充實國防。我們早已經有能力自製重武器，並不斷更新裝備，但是我們不製造核武器，而且我們一定要有無畏於核子戰的心理準備，要有出全力以消弭核子戰的精神擔當。我們深知以至仁伐至不仁的革命戰爭，精神更重於物質，信仰更重於武力，我們有團結的民心，有昂揚的士氣，今天每一動訓精練的國軍將士和後備軍人，就都有偉大的自立自強、救國救民的抱負，到時候一定會為國家民族「打最先一仗，立最後一功」，發為壯烈的掀天揭地的行動。

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真義

總裁指示我們，反攻復國戰爭，是要以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來配合，以三分敵前、七分敵後來呼應的，這實在就是認定了反攻復國之戰：

是全民的——是所有中國人所有各民族都反對那一小撮共產匪偽頭目的；
是全程的——我們的革命任務是必須貫徹到底的；
是全面的——原是不分於海內外、敵前敵後的；
是總體的——一切軍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有形無形的戰力，都必須一齊動員的。

我們是一個無私無我全國全民的執政黨，國民黨萬一失敗，那就是任何中國人都無法自外的萬劫不復的失敗；國民黨如果成功，那就是全中國、全民族一治而不復亂的成功。大家可以確信，本黨絕對不會失敗，而且一定會獲致最後的成功。外國人說，中國問題，讓時間來解決，讓中國人自己來解決。我們

要說，中國問題應該讓海內外中國人的心來解決，人心愈經考驗，就愈明白大忠大奸的分別，和是大非之所在。共匪批鬥愈激烈，屠殺恐怖就愈多，偽政權就愈會很快的瓦解崩潰。我們三民主義愈貫徹，民主自由的生活就愈圓滿，仁與暴的針鋒相對就愈益強烈。

實在，今天反共產奴役、反極權統治最激烈的，就是受夠了他們欺騙、迫害、揪鬥、打殺的共黨、共軍、共幹。他們亦就等於是當年廣州、武昌……的「新軍」志士，所以 總裁認定七分政治、七分敵後比重的指示，是絕對正確的。再說，所謂三分軍事，原是對政治而言，單就軍事來說，絕對是非用上百分之百的全力，打不倒敵人的，而且還會有失敗的危險。所謂七分政治，也只是對軍事而言。以政治本身來說，更非用上百分之百的全力，達不到「攻心為上」的目的。總理說：「今日非我同人，持一真精神、真力量，以與此困難戰，則過去之辛勞，將歸於無效。」這一點是大家必須清清楚楚明白辨別的。

對大陸同胞的召喚

雖然毛賊的倒斃結束了毛賊罪惡的時代，我們復國的勝利成功，可能提早。但是「毛思想」「毛體制」底下的凶狡匪徒，一樣還會負隅頑抗，不可能一擊就倒的。因此絕對不容許我們輕敵！絕對不容許我們抱着虛妄大意的心理！並且要進一步認清重慶大陸、光復國土是本黨史無前例的重擔，要有準備付出鮮血，要有準備苦戰惡鬥，最後才會贏得勝利和成功。

在此我要鄭重聲明：

不論共匪反覆掙扎出來的頭目是誰，我們認定任何第一號共匪頭目，就是我們的第一號敵人，除開陣前槍彈的接觸，絕對沒有另外的接觸！

不論將來自由世界關係如何變化，我們一定堅守民主陣容，堅持自己的革命人格，絕對不和共產集團搞任何權術的、瓜葛的關係！

我們堅決反對國際上任何違背我國國家政策的「安排」，我們絕不會在所謂「善意」與所謂「保證」之下苟安喘息，我們自始至終，堅持我們光復大陸國土的使命和勇氣，不達目的，決不終止！

我們確認大陸同胞奮起自救，就是反共；共軍共幹除奸抗暴，就是反正；我們對反共反正的志士仁人，一律給予事實和旗號的承認，並主動、迅速、充分支援，合圍會師。即使反共而一時不能公開反正的，我們也一樣視為友軍，密切保持聯繫合作。本黨在敵後佈建的工作同志，即將隨時出現在精神黨員的周圍，為你的精神加盟安排接應。我們確信，愛國的良知，是完全相通的。

我們保證，光復大陸任何一省一縣包括邊疆各地，立即廢除共匪思想的、政治的、經濟的一切控制、壓榨、和恐怖、迫害！
現耕的土地，不歸還原地主，並廢除匪的所謂「公有制」；「人民公社」的

土地，按實際耕作人來分配，這土地就是現耕農自己的財產。
現在的房屋，不歸還原屋主，房屋也不再是「公有制」，所有住戶，就是這房屋的所有人；

現在工作的工廠，不歸還原廠主，匪的所謂「國營工廠」除有獨佔性的，不得不由國家經營，但仍照顧勞工權益外；其餘工廠都由民營，並由正在工作的勞工，合理分配股權。「公私合營」的工廠，也比照辦理。使工廠勞工擁有一份所有權。

凡是被共匪「下放」「勞改」「整肅」到邊疆、到集中營的民衆和共幹，一律依各自的志願，從何處來，回何處去，並沿途給予照料，妥善安置。

更明白些說，本黨一貫的主張，是「資源歸大眾所有，建設歸大眾所享」。也就是任何人都有處理自己財產的自由，都有選擇自己工作的自由，都有接受教育不被歧視的自由，都有和家人聚居不被分散的自由……也就是任何人都享有中華民國憲法上的一切自由。

這不是空言，而是本黨對大家莊嚴的保證，這不止是召喚，而是本黨對大家披肝瀝膽的赤忱，和對革命復國大業負責的誓約。

對海外同胞的關切

誠然，本黨對大陸同胞有其無限的懷念和責任！本黨對海外二千萬僑胞，也同樣有其無限的懷念和責任！多年以來，海外僑胞對國家提供了心力、物力、財力的貢獻，也打擊了共匪對海外的統戰陰謀。但是政府爲僑社服務，爲僑胞謀福利，却未能善盡其責任於萬一，特別是對中斷了邦交的地區，我們越發感到愧疚！可是海外僑胞，回國服務、投資、就學的，還是愈來愈多。尤其每當國家慶典，更是扶老攜幼，回到自己的祖國來，認爲這裏的泥土都是香的，這裏的人情味都是濃得化不開的。我每當看到僑胞們遠道歸來，興奮與慚愧，就同時湧上心頭！「華僑爲革命之母」，每當革命困難的時候，會愈益了解這句話是千真萬確的。

對自由基地同胞的勉勵

現在特別要在此提出的，是自由基地一千六百萬軍民同胞，一齊和執政黨，和中央政府，血肉相連，肝胆相照，同甘共苦，一致奮起的事實！大家不但忍受了二十七年來不斷的衝擊，而且能突破任何一次人家都認爲承受不了的衝擊，顯現其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精實壯大的韌性和毅力。

大家也經過了二十七年的不斷考驗，證明三民主義是強國富民唯一道路，不但總理實業計畫的精神，在十項建設中，已經具體而微地實現了，並且在此之前，就已經創造出了一千六百萬人口的國際貿易額，大過於大陸八億人口國

際貿易額總和的事實。

大家更充滿了二十七年血濃於水的憂患感，胼手胝足地參與了所有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軍事的建設，這是世界上誰也不能否認的鐵一般的事實。

這不是神話奇蹟，這是臺、澎、金、馬自由基地一千六百萬軍民同胞憑藉決心、毅力、智慧、血汗換取得來的。這一千六百萬民族功臣，在歷史上佔有最重要的一部份，也正在開啓更重要的一部份！大家是真正的承擔了革命復國偉大的、沉重的責任。

今天只要自由基地一千六百萬軍民同胞，海外僑區二千萬同胞，接應並結合着大陸八億同胞，盡到作爲中華民族炎黃子孫的責任，盡到對人類禍福良知的責任，就必定能使中國脫離共產的災難，使中國確實成爲自由世界的中流砥柱。

對黨員的期許

當然負有更沉重的使命感的，是本黨全體黨員同志：誰都知道！

我們黨員不是來自某一階級，而是來自全體中國國民；

我們黨員入黨，不是根據什麼「成份」，而是根據他的革命抱負、服務熱忱和對主義的信仰；

我們黨員每一個人有他的工作、義務，和必須對國家民族奉獻的願力，而沒有任何特權；

我們黨員都有歷史在緊跟着他考查，同志們心目中只有先烈的影像，不存有任何的名譽地位的假象；

我們黨員在群眾中不求突出，在工作上必須領先，把人家推成榜樣模範，自己却要甘居人後，肯犧牲享受，而且能享受犧牲；

我們黨員必須具備激熱的革命精神，也要具有充分的民主素養，不虛矯、不沮喪、不譁衆取寵，也不自以爲了不起，大家共同提撕激發，來恢宏志士之氣。

造成一富強之新國家

黨員同志們！大家都要以復國的尖兵自居，以建國的工人自命，以革命的聖人高自期許。也就是要把革命精神發揮到最高度，把革命目標放到最大處，把民眾利益、社會福祉放在最前面，激發自己的每一分光和熱，滙爲長江大河一樣的新生命。總理說：「真中華民國由何而生？就是要以革命黨爲根本，根本永遠存在，纔能希望無窮的發展。譬如一棵大樹，只要他的根本存在，那怕秋冬時他的枝葉凋落，一到第二年春天，他就會發生新的枝葉，還是一年

茂盛一年，我們中華民國算是一棵大樹，我們革命黨就是這樹的根本，所以我們要格外留意，將這根本好好培養。」今天大陸同胞，雖然還陷身於匪偽黑暗之中，但是中華民國生命之樹，一樣在自由基地挺立，而且長得枝葉繁茂，蔭及大陸，使在黑暗之中的大陸同胞，能夠看到希望之光鼓起奮鬥的勇氣，這是中國國民黨全體黨員精神凝聚、力量集中的表現，也是結合自由基地、海外、大陸、革命愛國力量，誓萬死，排萬難，來「造」一世界至進步、至莊嚴、至富

反共復國行動綱領

中國國民黨暨國內外志士仁人，積年累月努力於反共復國大業，已喚起了大陸同胞，在反共產、爭自由，反極權、爭民主的共同目標下分進合擊，掀起了新的抗暴高潮。

在中共所謂「階級專政」、「階級鬥爭」、「不斷革命」的暴政下，大陸同胞歷經反覆被欺騙、掠奪、壓榨、和批鬥，遭受永無休止的摧殘迫害，因而相率奮起，從生活到政治，從思想到行動，從大陸各地方到僑都天安門，對中共展開了壯烈的反抗和攻擊；中共內部的覺悟人士，也先後加入了革命行列，形成了任何中共反動勢力頑固教條所不能阻擋的革命洪流。

中國人是具有悠久歷史、光輝文化而歷劫不屈的偉大民族，深知撥亂反正自救救國之道；現又面臨國家民族興衰存亡的關鍵時刻，唯有中國人自己起來消滅中共暴政，光復大陸國土，才能重建統一、富強、民主、自由的現代國家。中國國民黨一本辛亥革命以來開國建國的革命精神，特提出反共復國行動綱領，決與全國同胞共同奮鬥實踐。

奮鬥目標

- 一、國家統一——貫徹反共國策，光復大陸國土，復興民族文化，維護世界和平。
- 二、政治民主——實行民主憲政，保障全民平等，尊重人性人權，建立法治社會。
- 三、經濟自由——保障自有財產，尊重個人權益，增進人民生活，實現全民均富。

行動要領

強、至安樂之國家」的真憑實據。我們產生道德勇氣的基礎在此，產生繼往開來，承先啓後的信心的根源亦在此。

同志們！讓我們一齊來面對「總理 總裁在天之靈宣誓：我們一定肩並肩、心連心、緊緊的團結起來，對復國建國大業負責到底，對歷史絕續、對世界人類禍福、負責到底！」

一、動員復興基地軍民，努力建設，充實戰備，強化敵情教育，擴大政治作戰；尤須團結一致，面對大陸、握機制變，積極結合大陸人民開展反共抗暴革命運動；並及時從海上、空中、敵前、敵後，採取實力支援與軍事行動，以消滅中共暴政，光復大陸國土。

二、團結海外僑胞、學人、留學青年和到達海外的反共義士，結合大陸抗暴人民爭取自由、民主、救中國；並聯合國際反共力量，粉碎共黨及其幫兇的統戰陰謀，積極支援參與反共復國革命行動。

三、全面加强敵後工作，積極策動敵後的組織與民衆，特別加強敵後青年運動，對中共展開文化的、思想的、政治的、經濟的和武裝的鬥爭；並全力結合一切自發的反共抗暴力量，組成聯合戰線，建立全民反共救國大同盟，共同爲爭取本綱領的徹底實現而戰鬥。

四、策動大陸同胞及中共覺悟人士向我精神加盟、行動歸隊；凡爲本綱領奮鬥或具有共同意志志願者，均自動成爲中國國民黨的精神黨員。大陸光復後，保證其有參與革命建設的權利。

五、鼓勵、支援、獎勵大陸、海外中共黨、政、軍人員起義立功或投奔自由，絕對保障其安全與應有的權益地位。大陸光復後，除共黨之元兇首惡外，一律不殺、不鬥、不究既往；並對原屬之中共軍人，以及「復退軍人」和「民兵」，妥予安置照顧，同享平等待遇。

六、支援大陸人民爭取永遠免於被清算、鬥爭、批判、侮辱、告密、監視、勞改、下放、公審、打殺等恐怖，大陸光復後，保障人民享有食、衣、住、行、育、樂，以及升學、就業、宗教、婚姻、教養和家庭團聚、敦親睦鄰等充份自由。

七、運用大眾傳播、學校教育、及革命行動等方式，徹底清除並根絕馬列共

產主義思想毒素及其所產生的一切政策、制度與生活方式。建立符合中華民族文化精神與全民意願的民有、民治、民享三民主義新中國。

八、聯合大陸人民起而推翻中共極權專制的政治、經濟、社會等結構；在大陸各地方建立反共革命政權。大陸光復後，即本「國是決之於公意，政權公諸於全民」的原則，舉行普選，修訂憲法，實行民主憲政體制。

九、廢除中共劃分階級成分、實行階級差別待遇、及階級鬥爭、階級專政、階級特權的官僚專制制度。大陸光復後，提倡崇尚民族和睦相處，發揚民胞物與仁愛互助的美德；尤當確立法治精神，權利義務一律平等。

十、廢除中共集體經濟制度，實施兼顧國民生的自由經濟政策，使農、工、漁、牧等生產成果歸生產者享有，人人均可自由生產、自由消費、自由買賣、自由運銷。

十一、廢除中共摧毀中華民族精神的文化政策與教育制度，取消中共控制人

民閱讀、研究、著作、出版權利的一切規定。大陸光復後，政府與人民合作、整理並闡揚民族固有文化，引進世界進步學術科技，獎勵民間興學、出版、與創造、發明。

十二、廢除中共關閉社會的隔離封鎖政策，支持大陸人民爭取新聞、言論、遷徙、行動的自由，以及接受現代學術思潮，與出國旅行、升學、就業、創業等自由。

十三、廢除中共強加於邊疆民族的暴政，保障邊疆民族的應有權利，尊重其宗教信仰與生活方式。大陸光復後，本民族平等之原則，依其意願，制定其自治制度，扶助其高度發展。

十四、聯合各反共政黨、社團，和國內外反共愛國領導人士，暨大陸各種抗暴組織，武裝力量，及各地區反共政權與各民族代表，適時舉行會議，共同研商反共復國大計，爭取復國建國大業的最後勝利成功。

中國國民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本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至今，為時七年，在此七年之中，黨和國家遭逢了巨變與考驗，尤以我偉大領袖 總裁 蔣公，不幸於去年四月逝世，使國家有如大海操舟頓失舵手之憂危。端賴海內外同志同胞，在 總裁革命精神感召下，化悲痛為力量，奉遺囑為指針，鞏固了領導中心，堅忍圖成，積極奮鬥，故雖國際逆流洶湧衝擊，我們始終屹立不搖，繼續穩步前進。

本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實具有繼往開來的重大歷史意義。大會審度革命情勢的發展，特發表宣言，提出我們對世界反共形勢的展望，對解決中國大陸的基本主張，以及對國人自強奮鬥的行動要求。

一、展望世界反共形勢

這是一個充滿危機與苦難的時代，也是一個充滿希望和光明的時代。雖然誰也不能預料，國際共產集團還要造成多大的禍患，民主國家要到何時才能從苟安、和解的迷夢中徹底徹醒過來；人類還要付出多大的代價與犧牲，才能消除共產災難，重建世界秩序；但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可以作證，這一場鬥爭的最後結局，人性一定戰勝暴力，民主一定擊敗極權，自由一定消滅奴役。過去數年，由於若干民主國家幻想以「和解」代替「對抗」，敵友不分，是非莫辨，使自由世界遭受一連串的挫敗。尤以越南、高棉與寮國淪入鐵幕，赫爾辛基會議，使蘇俄穩定了在東歐的勢力範圍，以及安哥拉事件的發生，致令很多民主國家徬徨恐懼，對自由陣營失去了信心。

所幸最近情況顯示，民主國家尤其是美國，已經從挫敗中得到了慘痛的教訓。在亞洲，美國於越南淪陷後已由退却轉為堅定，阻止了亞洲局勢的繼續惡化；中南半島與東南亞國家已放緩其中立化的脚步，加強了反共的意志，而泰國則再度出現了反共的政權。中東、非洲與中南美洲的國家，多能認清今日的共產主義，實遠較昨日的殖民主義，更為險惡可怕；美國與歐洲國家對於解決非洲的種族問題，正採取開明進步的措施，免其為國際共產勢力所利用。在國際關係方面，世界各國對於自由陣營的信心，正在逐漸恢復加強之中。有識之士也已深知，軟弱與退讓，適足以鼓勵敵人大胆造亂，加速擴張；而阻遏敵人擴張與維護世界安全和平的唯一有效辦法，是必須保持強大，並強化盟國間的合作，以實力的行動來表明堅定的決心。

今後國際局勢波譎雲詭，變化尚多，我們應以更積極的努力，來發揮中流砥柱的作用。

二、中國大陸問題之解決

今天，世界重心在亞洲，亞洲問題在中國，中國問題在大陸。匪共勢力控制中國大陸，不僅是中華民族的最大災難；同時，也揭開了亞洲悲劇的序幕。韓戰爆發和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越戰的蔓延以及其可悲的失敗，越、高、寮的淪陷，東南亞與亞洲大陸危機的加深，都是中國大陸悲劇的延續與擴大。因此，如果大陸不能脫離共產勢力的控制，則亞洲的自由國家，

其結局不是捲入戰爭，便將各個被滲透顛覆，而美國亦終必面臨最嚴重的直接威脅。

反之，如果剷除了大陸上的匪共勢力，使中國重歸統一與自由，則一個三民主義自由的新中國，便可構成亞太地區的最大安定力，重建穩定的亞洲秩序，使全球性的共產威脅逐步退入低潮，為人類帶來光明與希望。由此可知，剷除大陸上的匪共勢力，乃是改變亞洲和世界局勢一個重要的轉捩點。

(一)大陸反共革命情勢的發展

這些年來，很多民主國家都不了解大陸的真實情勢，誤以為匪共對大陸的統治趨向穩定，已是一個不可能再發生改變的事實。有了這種錯誤的看法，於是產生了錯誤的對匪政策。事實上，大陸陷匪以後，人民對匪共暴政的不滿和反抗，不僅從未中止，而且日趨猛烈。匪共內部所以不斷爆發鬥爭，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原因，乃是共產暴政違反了民族歷史文化與大陸人民的共同願望，受到人民反共怒潮的衝擊，於是其內部由紛歧而分化，由分化而分裂，不斷爆發愈趨愈烈的權力鬥爭。

從二十多年前的「大鳴大放」運動，中經「燕山夜話」、「海瑞罷官」、「李一哲大字報」，以至於最近爆發的天安門反毛事件，已經充分證明：大陸人民包括覺悟的共黨份子有幾個共同願望，其最顯著者為：一、民族的獨立平等，反對任何外國的控制支配；二、政治的民主和法治，反對任何專政極權；三、經濟的自由與生活的改善，反對共產的奴役壓榨。這些共同願望也就是中華文化與三民主義所匯積而成的革命潮流。

在大陸八億人民所匯成的反共浪潮衝擊之下，任何殘餘匪共，都無法挽救其必定敗亡的命運。毛澤東倒斃之前，已感掙扎無望，日暮途窮；毛死之後，屍骨未寒，就更爆發了驚人的比饑饉還更殘酷的奪權鬥爭。現在，以華國鋒為首的匪共實行奪權，整肅了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等，只是毛死後匪共各派進行奪權鬥爭的一個開始。我們敢於斷言，今天以華國鋒為首臨時湊成的班子，不但決不能使局面維繫下去，而且必然又要為了奪權而互鬥。同時，今後殘餘匪共的任何派與任何人，也決不能再拼成一個穩定的權力中心。

今後大陸局勢的發展，一方面將是殘餘的匪共各派，要更加瘋狂的進行奪權鬥爭，鬥得匪黨中央由難換而徹底瓦解，地方頭目由各佔山頭而相互砍殺。另一方面，代表大陸八億人民共同願望的反共與非共勢力，將在匪共各派相互砍殺無已的奪權鬥爭之中，加速滋長壯大，形成全民革命的洪流。

(二)民主國家對中國大陸問題應有的認識

面對大陸反共革命情勢的發展，民主國家應將眼光放遠，要從支持中國人民推翻共產暴政，使大陸脫離共產勢力的控制，以求解決各國自身問題，亞洲問題和世界問題；決不可無視大陸八億人民求生存自由的反共願望，違反人道主義的道德原則，反而勾結中國人民的公敵——匪共，助紂為虐，造成難以

估測的嚴重後果。

事實證明，民主國家運用聯匪制俄的戰略，不僅並未能使匪、俄雙方抑制其對外擴張，且反而使他們的對外擴張更加積極，形成劇烈的擴張競賽。匪共與蘇俄具有相同的思想、制度與侵略企圖，同樣都是民主國家的「潛在敵人」，埋葬自由世界是它們持有的終極目標，所以無論匪、俄之間的關係如何，都同樣構成對世界安全和平的重大威脅。因此，民主國家必須堅持道德原則，明辨敵友利害，加強同盟關係，發展強大實力，始可逐步解除共產威脅；決不可將國家安全與世界和平，寄託在匪、俄間變幻難測的矛盾衝突之上。

中國人民的反共怒潮，不是任何力量所能抗拒阻擋的，而我們的黨和政府，則是導引大陸同胞前進的磁場和燈塔。所以民主國家要爭取中國人民的永恒友誼，就應該勇敢的站到中國人民的一邊，給予中華民國政府以精神的鼓勵和道義的支持。

剷除共產暴政，拯救大陸同胞，乃是我們不可諉卸的責任和不可改變的目標，亦為扭轉亞洲和世界局勢的重大關鍵。今天只有中國大陸問題，沒有所謂「台灣問題」；而中國大陸問題的真正解決，唯有使大陸脫離共產勢力的控制，重建三民主義的統一中國，其他任何想法，都是短視的和切實際的。

三、對大陸同胞的保證和期望

二十多年來，大陸同胞在匪共恐怖統治之下，忍受迫害、奴役、飢餓的煎熬，我們大家內心所感受的痛苦和關切，不是言語所能形容的，我們無時不以己溺己飢的心情，服膺 總裁蔣公領導，忍辱負重，生聚教訓，從事不屈不撓的奮鬥，期能使大陸同胞早日脫離苦海。現在毛澤東已經斃命，匪共更已經陷於分崩離析的絕境，大陸同胞等待「變天」的日子已經到了！

毛澤東是一切罪惡的化身，是中華民族永遠不能寬恕的歷史罪人。五十多年來，他破壞了國家的統一和建設，摧毀了八年抗戰的成果，殺害了數千萬善良的同胞，拆散了無數的溫暖家庭，摧毀了民族文化、社會道德與宗教信仰，剝奪了八億大陸同胞的人權自由，將大陸變成了人間的現實地獄。同時，毛澤東一夥還更榨取了人民的血汗，犧牲了人民的生命，去對外進行滲透、顛覆與擴張，製造暴亂，發動戰爭，攪得大陸「一窮二白」，亞洲擾攘不安。

今天毛澤東雖已倒斃，但是，他遺留下來的罪惡，還需要中國人民予以澈除清洗。在這個關鍵時刻，深望所有愛國的中國人，一致聯合起來，剷除匪共餘孽。

大會願向大陸同胞提出如下的保證：

○對於大陸上所有反共的人士與集團，不問其過去立場為何，一律承認並尊重其合法的權利地位，更當給予一切可能的有效支援。對於在反共鬥爭中犧牲的志士，當比照國軍將士，從優表彰撫卹，並照顧其家屬生活。

③在適當時機，我們本「國是決之於公意，政權歸之於全民」的原則，共商國家的重建問題，共同致力國家的和平建設。

④本黨爲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奮鬥八十餘年，以實現民族主義爲首要目標。我們在剷除大陸匪共過程中，決不容許任何外國干涉阻撓；如果中國的領土受到侵犯，主權受到損害，我們必堅決爲維護國家民族獨立自由而奮鬥到底。

⑤大陸光復時，對共黨份子除元凶首惡外，一律不殺不鬥，不究既往，並且立功受獎；但爲根絕民族的災禍與人民的苦難，共產思想制度必須徹底剷除。

⑥大陸光復時，釋放所有獄囚，解散勞改場所，取消階級成分與政治歧視；取消對人民擇業、婚姻、遷徙、旅行、信教等一切管制；恢復法律秩序，維護個人的人格尊嚴，保障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⑦大陸光復後，農地歸現耕農所有，解散「人民公社」，廢除「公有制」。房屋不歸還原業主，保障現住人的利益。工廠實行公營或民營，分配職工股權。

⑧解除匪共對知識份子的一切歧視與束縛，恢復被下放青少年的自由，並輔導其升學就業。輔導退、復、殘「軍人」就醫、就養、就業、就學。

⑨大陸光復後，加強邊疆經濟建設，扶助少數民族，俾獲充分發展；尊重其文化、語言、宗教與習俗，並實施高度的自治制度。

同時，我們還要對大陸同胞提出以下的期望：

①希望大陸同胞緊緊抓住這個重要時機，團結起來，對匪共展開最堅決的鬥爭。更希望大家認清楚，匪共的殘餘各派，實際上都是一丘之貉，任何派系得勢當權，都是以暴易暴，絕對不會真正改善人民的生活，解除人民的苦難。

②希望共黨幹部認清共產思想與共產制度，乃以個人爲權力的中心，必然要造成反復無已的奪權鬥爭，要不斷的鬥得千萬顆人頭落地，無論你們站在那一邊，最後都難逃被鬥被殺的命運。你們更要認清楚，共產的思想政策路線，只能帶來恐怖、奴役、貧困與飢餓，造成人民的無窮苦難，所以大家要趕快明辨利害，棄暗投明。

③希望共軍與民兵同胞，認清共產黨的猙獰面目，不要再做匪共壓迫人民的工具，殘殺自己的同胞；也不要再做匪共任何派系奪權的工具，替少數匪首賣命。你們要趕快站到廣大人民的一邊，掉轉槍口對準人民的真正敵人——匪黨的元凶首惡，爲你們的親友與骨肉解除苦難。

四、重建大陸的基本主張

大陸光復後，政權重歸於全民，建立「人民有權，政府有能」的民主政治。政府全心全力爲人民服務，人民權利受到法律的絕對保障；永絕專政極權！實行耕者有其田與平均地權，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平衡社會財

富分配，普遍推行社會福利政策；建設現代化的農業與工業，開發資源市場；保障人民經濟生活的自由，使人人均能充分享有其創業與勞動所得的成果，永絕奴役掠奪！

建設平等、和諧、開放的社會。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不容有任何特權或歧視。除共產主義毒素外，恢復思想、學術與言論的自由。發揚中華文化精神與優良道德傳統，以仁愛代替仇恨，以互助代替鬥爭。維護倫常關係，保障家庭制度，鼓勵社會合作，保障正當競爭，永絕恐怖迫害！

大陸重建的首要工作，在全力發展經濟建設，使人人今天活得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有更好的希望，由溫飽漸趨於富裕，由無產者變爲有產者。

國家的真正強大，應以人民的福利爲基礎，絕不可憑藉武力與蠻武主義，更不可將強大的武力，建築在人民的無窮苦難之上。因此，大陸光復後，國防武力的發展，應限於自衛之所必需。

我們絕不容許招搖核子災禍降臨在中國土地之上，所以我們不但在台灣不製造核子武器；大陸光復後，更要努力發展原子和平用途，以造福於人民。

國家需要建設，人民需要和平。光復大陸後，我們願與各國和陸共處，相互尊重彼此的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決不以武力或武力威脅，作爲解決國際爭議的手段。

對於維護世界和平與伸張國際正義的國際組織及其工作，大陸光復後，我們仍本一貫方針，願意積極參與，並願給予最大的支持與合作。

總之，我們重建大陸所要建立的，是一個三民主義的中國，是一個自由進步的中國，是一個維護亞洲和世界安全和平的中國。

五、自強奮鬥的行動要求

中國反共革命的成敗，不決於國際形勢如何變化，乃決於中國人民能否堅持自立自強的奮鬥。

三十八年大陸局勢惡化，我們在國際間幾已陷於完全孤立。但是，在總裁強領導之下，依靠自立自強的奮鬥，從自助以求人助，我們終於渡過了最黑暗的時期，衝破了最危險的環境，很快的又在基地站穩腳跟，挺立前進。

依靠自立自強的奮鬥，三十八年我們殲滅了進犯金門的匪軍，鞏固了革命基地的安全。四十七年，我們在空前猛烈的台海戰役中，粉碎了敵人進犯台、澎的企圖；而俄共、中共之間的矛盾，也因此更加表面化和尖銳化。

政府遷台，確保復興基地，賴全體同胞的共同努力，突破了艱苦環境，憑着自立自強的奮鬥精神，在政治、經濟、交通、土地改革、財政金融、文化教育、社會與國防軍事各方面，毅然採行各種革命性的措施，致力於三民主義的建設，造成長期的安定、進步與繁榮；而台灣經濟的持續成長，更被世人譽爲開發中國家的成功典型。



智慧藏



智慧藏

我們毅然推行了十項建設，使經濟基礎更趨鞏固，工業化程度更為提高，國力更加充實。同時，在國際能源危機與經濟衰退的浪潮衝擊之下，我們減少了所受的損害，加速了經濟復甦的進度。

這些事實證明了一個真理，此即自立自強的奮鬥精神，乃是安全、進步、繁榮與勝利最可靠的保證。

(一) 推展大陸敵後工作，加強動員措施

二十多年的生聚教訓，使我們的力量不斷充實發展，粉碎了敵人的軍事進犯，擋住了國際間各種逆流的衝擊。現在，匪共暴力統治，正趨土崩瓦解，大陸反共浪潮，日益奔騰澎湃，我們黨、政、軍各方面的工作，都必須集中力量，一致指向光復大陸的目標。

總裁指示我們，光復大陸的戰略指導原則，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三分敵前，七分敵後」。所以，我們一方面要更求加強「三分軍事」與「三分敵前」的行動準備；另一方面應以最大的努力，積極推展「七分政治」與「七分敵後」的工作，加緊結合大陸上的反共同胞與覺悟的共幹共軍，展開敵後的反共鬥爭，從敵人的內部來瓦解敵人，從大陸上的奮鬥來光復大陸。

為求迅赴事機，有效支援策應大陸上全面反共革命，必須加強動員措施。在軍事方面，應更求充實戰備，提高戰力與持續戰力，加強三軍聯合作戰訓練，充實後備兵員。當前的軍事任務，應由保衛基地安全，轉為有效支援及光復大陸的行動。

同時，在政治、經濟、交通與社會各方面，亦應加強動員應變準備，力求適應支援大陸反共革命的需求。

(二) 加速經濟發展，均衡財富分配

經濟是支持軍事的力量，也是政治社會的最大安定力。政府推行十項建設，已使台灣經濟邁向一個新的階段，今後必須緊接着十項經濟建設的推進，有效的實施六年經濟計畫，加速改善經濟結構，提高工業化程度與國民所得；尤須多方開拓國際經濟關係，確保經濟的持續成長。

政府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並繼續進行以直接稅為中心的財稅政策，不斷擴大社會福利措施，對於促進社會的均衡發展，改善低收入者的生活，已收良好效果。今後我們要實施平均地權，進一步改進財稅政策，發展社會福利，在均中求富，在富中求均來實現民生主義的理想。

此時此地，尤須培養國民儉樸節約與儲蓄美德，革除浪費奢侈的不良習俗，以厚積國力，發展國勢。

(三) 革新政治建設，推展國際合作

國際共產勢力的一貫戰略，在鑽探民主政治制度的空隙，進行滲透顛覆，分化破壞，藉假自由來毀滅真自由，藉假民主來埋葬真民主。因此，我們不僅應該提高政治警覺，對匪共陰謀採取有效的防範措施；更應充分發揮民主政治

的優點，而杜絕民主政治的流弊，為現代民主政治開拓新的境界，塑造新的典型。

我們的黨政工作，要往下紮根，深入羣衆，從積極為人民服務，來鞏固革命的基礎。我們要健全地方自治，發展地方建設，以厚植民主政治的根基。我們要維護法治尊嚴，建設公平合理的社會生活秩序，使國民均能循正當的途徑謀求發展。我們要革新政風，嚴肅法紀，拔擢人才，建設誠實負責的政治，公正廉明的政治和團結合作的政治。我們要建設現代化的行政，運用科學的精神、制度、組織與工作方法，提高行政效率，力求便民利民。

在各國相互依存關係日益密切的國際社會中，我們要隨時正確把握敵、友各方面的複雜利害關係，善用自身的各種影響力，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友好力量，發揮主動積極的精神，打擊敵人的弱點，克服各種困難阻礙，推展多方面的國際合作。對外工作各有關方面，尤須充分發揮團隊精神與統合戰力，在整體的政策、戰略與計畫之下，分工合作，協調一致。

我們更應使國際間對於大陸人民反抗共產暴政的事實真相，以及匪共的陰險狡詐、殘酷暴虐及其必歸敗亡的命運；尤其對於如何解決中國問題，才能挽救亞洲和世界的危機，都能深入的了解，都有正確的認識，以修正其對我政策的偏差。

(四) 發揮精神力量，精誠團結爭取勝利成功

精神是一切力量的源泉，人人必須加強精神重於物質和人心勝過武力的革命認識，激發「以少勝多，以寡擊衆」的大無畏精神，冒險犯難，勇往直前。我們絕不能輕忽敵人的惡意而苟安，也絕不能依賴友人的善意而倖存，更不可指望任何國際變化來解決中國大陸問題。我們要準備流自己的汗，流自己的血，以破釜沉舟的決心，完成復國的大業。

我們要認清，今天復興基地的同胞，均屬同舟一命，禍福與共，大陸上的匪共一天沒有根絕，則我們對大陸同胞對國家民族所負的責任，就一天不能解除。因此，大家必須提高警覺，無分彼此，緊緊的團結在一起；以無比堅定的行動，來粉碎敵人一切離間分化、滲透顛覆的陰謀；以無比勇敢的奮鬥精神，來爭取共同的勝利與成功。

海外各地同胞，愛國反共，堅苦奮鬥，當此旋乾轉坤之際，更須發揚「革命之母」的光榮傳統，揭破匪共禍國殃民的真相，粉碎其「認同」、「回歸」的統戰陰謀。精誠團結，在意志上凝結萬衆為一心，在行動上集合萬衆為一體，對匪共展開最堅決的鬥爭，為中華民族開創偉大和幸福的前途。

同志同胞們：剷除匪共與光復大陸的時候已經在望，讓我們與大陸同胞挽着有力的雙手，踏着堅定的腳步，在反共復國的革命大道上快速前進，不達目的，決不中止。

編後記

這次中國國民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十一月十二日召開之後，經過一週間熱烈緊張的報告、研討、決議與選舉之後，已圓滿閉幕。這次大會有許多成就，大會宣言，每次均有，今年配合蔣主席的政治報告和反共復國行動綱領，則覺工作方針、目標和步驟，均顯得踏實而有號召性。大會過後，黨政各主管單位，應該有一番徹底檢討和規劃，以期反共復國工作能積極而具體的展開，最主要者，作領導工作者能號令推動部署工作，使人人都奮發圖強，不尸位素餐，坐領乾薪，使每一單位都能發揮整體工作中一環的作用，而不致成為整體的累贅，到年度終了時無法交待，祇作一番寫字樓的報告，敷衍了事。目前共匪內部動亂日趨嚴重，正是天予我以可乘之良機，我們讀罷這幾篇文獻，不禁興奮與惕勵，惟望它不僅止於是一篇具有歷史性的文獻，僅被束之高閣，而是行動的日程表。俗語說：「牆倒要眾人推」，共匪這座朽牆，雖已搖擺在風雨中，呈現了頹勢，但仍需外力及時的一擊，這正是十一大大會後，負責黨政工作者的責任。今年雙十國慶，海外歸國僑胞約達兩萬三千餘人，較往年又有增加，而蒙藏新疆同胞，自海外組團歸國慶祝者，範圍更廣，情緒更為熱烈。其對政府忠貞熱愛情形，溢於言表，他們承認唯有中華民國政府纔是他們的政府，也深信唯有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纔有力量推翻共匪暴政，解決中國全體人民的痛苦。張德先生關於蒙藏同胞組團歸國致敬情形，報導極為翔實。

關於尼布楚條約，是我國與俄帝間有關邊界爭執的第一次條約，名為勝利，實為蹙地，清廷為顧及內亂未平，且以天朝大國自居，容俄羅斯有一貿易棲止之地，故甘以額爾古納河為界，豈知數百年後，俄帝竟藉此等基地威脅中國之生存。周祖元先生「有關尼布楚條約的簽訂」一文，研析該一事件之前因後果素詳，為研究該一歷史事件不可多得之傑作。本刊有此榮幸刊登，至表感謝。關於尼布楚條約，一九七四年版之「蘇俄大百科全書」，竟將一九五四年版有關該項條約的說法，完全推翻，純屬一派流氓強盜口吻。於此可徵所謂「中俄邊界」糾紛癥結之所在了。

成吉思汗為世界歷史偉人，史耀古先生所譯大汗傳記，曾在本刊連載，頗獲好評，現該文行將刊印單行本問世，且增益圖表，茲由譯者親撰序言，另由蒙史研究專家劉學鈞先生撰寫書評，詳為品鑑，實相得益彰，劉先生亦著有「成吉思汗傳略」一書，由蒙藏委員會出版，考證翔實，為近年有數之佳構，爰並及之。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出版

中國邊政季刊

第五十六期

發行人：周

昆田

社長：宋

念慈

兼主編：宋

念慈

發行者：中國邊政協會

地址：台北縣新店十二張路107巷49號
電話：九一一五二六五

印刷者：孚佑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襄陽路三十七號五樓
電話：三八一六〇六五